



DUZHE

读者®

■ 上岭裁缝

■ 终曲无终

■ 被消解的爱情

■ 山长水阔情谊长



ISSN 1005-1805



9 771005 180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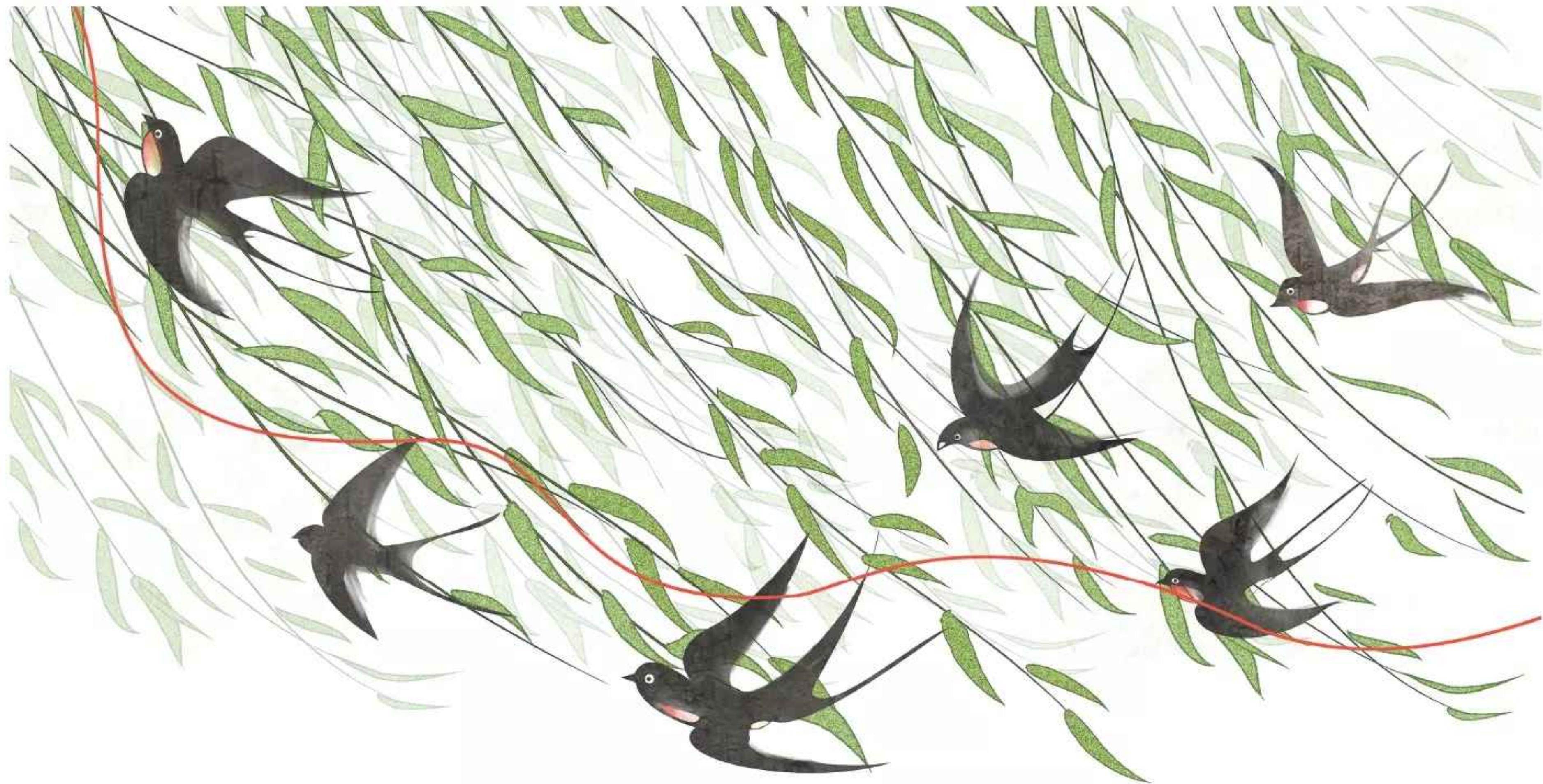
读者微信



读 者

2023 · 1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 774 期 一月上



用一种植物，去形容江南，我会选柳。江南的女子婀娜，风情万种；江南的山水旖旎，细腻柔和。用一种植物，去描绘人的一生，我也会选柳。柳初生蓬勃，开枝散叶，遇水即安；终了时，枝叶枯败，孑然腐朽。

我们青春繁茂，在柳下缠绵，细语呢喃，明月皎皎。欧阳修这么古板的人，也不免动情地说：“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当我们暮年沉沉，柳絮随风翻飞，像零落的羽毛，怎能不让人感怀？唐代诗人薛涛说：“他家本是无情物，一任南飞又北飞。”战乱中流离的陆游，回到沈园，偶遇唐婉，泪湿衣襟，在墙上题写：“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在柳絮飘飞时，遇见故人，相当于在柜子里突然找到多年前的信，一个人在烛光下一遍一遍地读，而窗外大雪纷飞，身旁的炉火正慢慢熄灭。

折柳赠君，是告别的意境。栽柳等待，是人生的至苦。君别时难，见更难，在门前池塘边，栽一棵柳树，柳丝垂荡，一年又一年，柳树苍老如白云，等待的人还没回来。柳树渐渐成了离去之人的替身，风流倜傥，清雅淡泊。等到替身老去的那一日，等待的人已白发苍苍。

柳，在春天的语境里，和旷野一样无际：杂花幽暗的堤岸，木桥上远眺的归乡之人，春燕斜斜地低飞过稻田，近处的山峦抹上一层黛色，溪水慢慢弯过一个峡口。柳丝浮起浅绿，被风抚弄。

（巢 痕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草木：古老的民谣》一书）

柳

◎傅菲





读者[®]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创刊于 1981 年

主管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刘永升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出版日期 每月 10 日、25 日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发行范围 国内公开发行

社长 总编辑 宁恢
 常务副社长 侯润章
 副社长 副总编辑 张涛 王袆
 潘萍 陈天竺

编辑部

执行主编 李霞 贾真
 美术总监 刘全镛
 责任编辑 南衡山
 编辑 周广挥 李永康
 杨洁 张妍
 美术编辑 刘全镛
 版权 尹莲 2130213
 制版 祁国宏
 电话 (0931) 2130196/2130198

经营部

发行总监 雷洋 2130168
 发行经理
 王燚 2130171 夏玉柱 2130125
 颜慧雄 2130113 雷博 2130132
 韩蕊 2130159 马国森 2130161
 广告经理 伊宁 2130173
 传真 (0931) 2130411

综合部

副主任 王丹 2130328
 行政助理 姚宏霞 2130425
 稿酬 叶丽琼 2130258
 邮购 白熠峰 2130250
 陈志明 2130329

目

2023年第1期 (总第774期)

专题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 | | | |
|----|---------|------|
| 68 | 山长水阔情谊长 | 杜佳冰 |
| 1 | 柳 | 傅菲 |
| 4 | 上岭裁缝 | 凡一平 |
| 7 | 满天星光 | 冯至 |
| 10 | 木镇的屋檐 | 耿立 |
| 28 | 离骚 | 黎紫书 |
| 55 | 哭声 | 水野叶舟 |
| 60 | 当下 | 张晓风 |
| 72 | 时间的裂变 | 何怀素 |

人物

- | | | |
|----|----------|------|
| 12 | 终曲无终 | 想听歌的 |
| 21 | 窗台上的巨大身影 | 沈东子 |
| 52 | 游戏人间 | 徐鹏远 |

杂谈

- | | | |
|----|--------------|-----|
| 8 | 一只蜘蛛一生织几张网 | 吴晓波 |
| 16 | 没意思的故事 | 刘心武 |
| 32 | 何处高楼雁一声 | 黄昱宁 |
| 35 | 戳人痛处 | 丁时照 |
| 41 | 人生是一首含着微笑的悲歌 | 书杰 |
| 48 | 跑步的阿甘 | 郁喆隽 |
| 64 | 爱人的秘密花园 | 任蓉华 |
| 66 | 为什么我们会越活越抠 | 毛利 |

话题

- | | | |
|----|-------------|----|
| 24 | 被消解的爱情 | 刘擎 |
| 42 | 教育不是模仿成功的甲方 | 王芫 |

人生

- | | | |
|----|------------|------|
| 18 | 托举 | 艾苓 |
| 29 | 脸颊 | 小川糸 |
| 30 | 病房里的“铁路大哥” | 馒头大师 |
| 38 | 红薯粉条 | 李若 |
| 46 | 地板记 | 陈年喜 |
| 62 | 康德姐 | 小杜 |

生活

- | | | |
|----|-------|-----|
| 22 | 人生便利店 | 刘墉 |
| 33 | 美哭了 | 郑海啸 |

半月刊（一月上）

次

生 活

- | | | |
|----|------------|-----|
| 34 | 慢一点，再慢一点 | 岑 嵘 |
| 40 | 随壶净 | 马未都 |
| 49 | 九字读书法 | 冯 唐 |
| 61 | 期权和现金，孰轻孰重 | 崔 璀 |
| 71 | 热爱 | 沙 子 |

文 明

- | | | |
|----|---------------|---------|
| 27 | 一块石头上的修为 | 河森堡 |
| 44 | 再说曹操 | 易中天 |
| 50 | 绿色荧光蛋白的前世今生 | 鬼谷藏龙 |
| 58 | 古代盔甲为何多是黑色和红色 | 冷兵器研究所 |
| 59 | 古人为何瞧不上绿色 | 讲历史的王老师 |

悦 读

- | | | |
|----|-------|-----|
| 15 | 言论 | 罗 琪 |
| 36 | 幽默与漫画 | |
| 56 | 语丝画痕 | |

意 林

- | | | |
|----|--------|------------|
| 15 | 始乱 | 杨 葵 |
| 17 | 何处更寻光明 | 史 航 |
| 17 | 蚕 | 志村福美 |
| 45 | 古园 | 路易斯·塞尔努达 |
| 49 | 琥珀象 | 范 眇 |
| 51 | 夕阳诗人之歌 |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 |

点 滴

- | | | |
|----|----------------|----------|
| 9 | 汪曾祺的固执 | 汪 朗 |
| 11 | 泪水使我们想起身体里有一个海 | 李汉荣 |
| 23 | 心眼 | 尤 今 |
| 26 | 用思考去感觉 | 费尔南多·佩索阿 |
| 26 | 牵手 | 草 予 |
| 31 | 时间的冤家 | 贾行家 |
| 43 | 盐 | 韩 江 |
| 47 | 思乡之画 | 羊 白 |
| 54 | 重任与玩笑 | 阿 乙 |
| 65 | 伤心人 | 潘向黎 |
| 67 | 依然爱文学 | 李雪涛 |

封 面

- 温蒂的房间（插画作品） 欣 路

联系我们

电 话 (0931)2130258
传 真 (0931)2130422
文摘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原创投稿 ycjp@duzhe.cn
通信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 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读者大道568号

品牌发展部

主 任 温 彬 2130321
副 主 任 李艳凌 2130278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4007631166
通联邮箱 duzhetianyuan@duzhe.com
电商总监 韩学斌
副 主 任 李秀娟 王玉柱
电商客服 4001005353



读者读书会



读者京东旗舰店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进入“订阅”频道，关注《读者》

定 价 9.00 元
广告发布登记号 6200000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上海市汇业（兰州）律师事务所
(0931) 4524528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数字形态出版的及语音版《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已按相关规定交由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转付，敬请没有收到稿酬的作者与该协会联系领取。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珠市口西大街120号太丰惠中大厦1035室。邮编：100050，电话：010-65978917，传真：010-65978926，e-mail：wenzhuxie@126.com。

他打量着这块布，十分仔细，像在观察飘在村子上空的一片云。这块白底碎花的棉布宽三尺，长三丈，它铺展在案台上，把案台完全覆盖住，还绰绰有余。案台是由卸下的门板和条凳加砖块搭成的，靠近门口。光线现在还好，因为靠近门口，碎花棉布显得明晃亮丽，像春天的草地。

这是雇主女儿嫁妆的全部用布，也是男方彩礼的一部分。它们能做些什么呢？衣服是要做的，起码得有一件上衣，然后做一床被套，余下的布能做两个枕套的话那是最好了。雇主是这么要求裁缝的。这样的要求显然让裁缝为难，或者说是对裁缝的挑战。他边打量边琢磨，眼睛睁一会儿，闭一会儿，看上去不是因为困，而是在用心。缝纫机安放在案台的旁边，剪刀、尺子、粉饼和烧炭的熨斗等也已经摆出来，但它们现在都一动不



上岭裁缝

●凡一平

动。熨斗是冷的，远远没有到派上用场的时候。

裁缝来自上岭，叫樊加雨。他瘦条儿高个儿，看上去十分清秀，一身干净、合体的衣服，体现、印证着他的性情和手艺。

樊加雨打量和琢磨半天后表示，雇主的要求，他全部能做到。

雇主的女儿迟迟不肯出来让他量体裁衣，成了最大的问题。她躲在里屋，母亲在里面已经劝她很久了。母亲肯定强调了裁缝已经请到家的事实，望女儿迁就妥协，不要失礼。但拿裁缝说事显然不起作用，女儿软硬不吃，拒不配合。

雇主，也就是女儿的父亲大为光火。他的额头上青筋暴起，摔烟的动作很是凶狠，像要将一颗钉子一锤到底。女儿拒绝让裁缝量体裁衣，是她对这门亲事的进一步对抗。出嫁的日子一天一天临近，而待嫁的女儿一天比一天抵触和抗拒，这怎能不让父亲头疼和恼怒。但除了头疼和恼怒，他无计可施。

裁缝安慰雇主，说：“没关系，我可以等。”

裁缝是今天下午才到的。缝纫设备昨天就抬过来了。从上岭村到三并村，距离不算太远，却要走小半天，因为山高路陡。裁缝难请，请得来的裁缝自然不用操心缝纫设备的搬运，这些通常都由雇主负责，裁缝只需要随身携带简单的行李和重要的小部件就够了。樊加雨是早晨从上岭村出发的，轻便却不熟路，因为这是他第



一次来三并村。他爬山下坳，不停地喘息，就像一条出水上岸后缺氧的鱼。山村的规矩，除了红事白事，一般是不会劳裁缝大驾的，也就是说，除了为新人做嫁衣和为老人做寿衣，裁缝是不会轻易登门服务的。亲自登门的裁缝就是贵客，享受的待遇是雇主家力所能及做得到的最好的。这一点樊加雨已经感受到了。雇主一家人对他尽心侍候，百依百顺。他现在知道雇主叫覃光旺了。

裁缝的耐心和安慰，让覃光旺平静了些。他一心一意做饭菜去了。

裁缝在村中出现，吸引了村子里的大多数人。他们纷至沓来，请裁缝为他们做衣裳。请求的人衣衫褴褛，情真意切，他们手捧的新布，都是为家中的老人做寿衣的。

裁缝深知他没有十天半月，离不开这个村庄。

吃晚饭的时候，樊加雨终于看清、数清覃光旺一家共有九口人，上有双全父母，下有五小。所谓的五小，是就辈分而言，覃光旺最大的儿子，已经三十岁了，与樊加雨一样大。大儿子之后，还有二女二子。

待嫁的女儿是大女儿。她出来吃饭了。

在暗淡的煤油灯映照下，她娴静、温婉，像池塘里的一朵睡莲。她端着的碗里只有半碗饭，是玉米饭，由加量的玉米粉和少量的水煮成。她偶尔夹菜，但夹起的菜，不是送往奶奶的碗里，就是送往爷爷的碗里。今天的菜里有肉，苦瓜

炒腊肉。如果不是裁缝的到，菜里就不会有肉。肉恐怕还是借来的，看得出来覃家人十分珍惜，舍不得吃，都让给了客人和老人。

她偶尔偷偷看一眼裁缝，飘忽不定的眼神，不知是幽怨，还是期许。

通过与覃家人的言谈以及观察，裁缝意识到，覃家女儿覃秀容不肯让他量体裁衣，是因为不肯出嫁。她不肯出嫁是因为她的哥哥，她残疾的哥哥尚未娶妻。她心意已决，要等哥哥娶妻后她再嫁。

知道真相的裁缝心动并心软，对覃秀容说：“不过，你迟早都是要嫁的，还是让我提前把你的嫁衣做好吧。”

覃秀容说：“不。我的彩礼要留给我哥，一样都不能动。”

“那么，你哥有合意的对象吗？”裁缝问。

她说：“有了。就差彩礼没有送。”

父亲覃光旺说：“是个寡妇，还带着一个孩子。说是没有彩礼也可以。”

她说：“不可以。”

母亲说：“当年你爸娶我，也是一点儿彩礼都没有的。”

她说：“那把彩礼退回去好了，我不要。”

“你不嫁了？”父亲说，他又生气了。

“不嫁就不嫁。”她说。

裁缝夹在中间，不知道怎么办了。

这一夜，裁缝宿在覃家。他睡在堂屋的小竹床上。在还算暖和的被窝里，他却睡不

着，不停咳嗽。覃家九口人，这是不是三并村最穷的人家？大女儿已经不小了，有二十六七岁了，再不出嫁，就老了，上岭裁缝反复地想。

第二天天亮，覃家便有人登门了，是来找裁缝做衣裳的。人们拿着布，有的扶着或抬着自家的老人，请裁缝量体做寿衣。除了布，人们还拿着食物、多余的布票和少量的钱，作为给裁缝的报酬，以及裁缝寄宿在覃家的给养。

裁缝优先给老人们量体，一一记下尺寸、姓名，就让他们回去了。这些老人都八十岁以上，给他们做的一定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衣裳了。裁缝看着他们离去的身影，思绪被越拉越远，久久才收得回来。

布块层层叠叠，堆积在案台和堂屋的竹床上，颜色单一，像学生同一科目的课本或作业本。

布块开始展现在案台上，裁缝拿着粉饼，在布上画线。白色的粉饼在他细长的手上灵活地移动，像一条愉快的小鱼。布上渐渐显露出衣服的模样，像一幅画。画好后，他开始剪裁，右手拿剪刀、左手拿布料，娴熟地沿着线一路咔嚓咔嚓裁剪起来。

覃家人看得目瞪口呆。覃家请来的裁缝，正在为别的人家做衣裳。

每剪完一件衣裳，他就先折叠起来，放好。接着剪下一件。

覃秀容默默地有心无心地看着，像一个不会水的人在岸边看人游泳。裁缝现在是她秀



目流盼下的游泳者。他在她的眼睛里游刃有余、巧夺天工，如镂月裁云。从他手上剪出的一片片布，像一条条服服帖帖而又生动活泼的鱼，让她心欢。

裁缝剪完第二件衣裳的时候，她出手帮忙了，主动将剪出的布片折叠、摆放好。裁缝没有客气，看她不用指导，就能将参差不齐或大小不一的布片依次有序地折叠，露出诧异和满意的神情。

他准备说话，却先咳嗽了。咳嗽停止后，他对她说：“想学裁缝吗？”

她点点头，又立即摇头。

他把剪刀递给她，她不接。

“很简单的，照着布上画的线剪。”他指了指案台上新铺开的一块布说。

“剪坏了我赔不起。”她说。

他说：“剪不坏。坏了也没关系，我会修补。”

她看了看他，仿佛从他诚恳的神情里获得了勇气和信心，便接过剪刀。

她沿着布上画的线剪去。起初颤巍巍和怯生生的，像农夫第一次犁地，裁缝不得不扶住她的手，手把手地教她和纠正。

有裁缝的扶助，逐渐地，她感到手不生了，剪刀也稳定地沿着线将布剪开，像登山者拴着保险绳一路攀爬。

其实裁缝早已放开手了，只是在旁边护着，她感觉不到而已。

她终于剪完一件衣裳的布，放下剪刀，发现手心有汗，悄悄将手伸往后背，把汗

擦了。她看着裁缝脸上的笑容，也露出了笑容。

接下来已画好的布，还是由她来剪。裁缝已经不用亲手指导，只是站在她身旁，偶尔提示一下剪裁的线路和前后顺序。后来他索性走开了，到屋后去，看覃光旺劈柴。

覃光旺气势汹汹地劈柴，像与柴有不共戴天之仇。这个九口人家的一家之主，看上去顶天立地。

他对放下斧子的覃光旺说：“你有一个心灵手巧的女儿。”

覃光旺看着裁缝，知道裁缝说的女儿指的是谁，但眼神里仍有些纳闷儿。

“她帮我干活，学裁缝，可以贴补家用，做得好的话，说不定可以为你大儿子说好的这门亲事置办彩礼。”裁缝说。

覃光旺眼睛瞪圆，闪着亮光，说：“你的意思是，秀容出嫁，我大儿子娶妻，两边都不耽误？”

裁缝说：“如果你同意，我就收她做徒弟，把我的裁缝手艺全部教给她。”

覃光旺没有多想，说：“同意。”

裁缝回到堂屋，发现覃秀容又剪上一块新布了。他等她把这块布剪完、折起，然后他将另一块布摆到案台上。

覃秀容发现，这正是她彩礼中要做嫁衣和被套的那块布。这块重新展现的布，布上的碎花，此刻看上去却像血。伤感和愁绪又浮现在她的脸上。

覃秀容说：“我不嫁人了。”

裁缝手上已经拿着皮尺，

说：“我给你量一量上身。”

她疑虑，想躲闪。

裁缝说：“我没有太多时间，要尽快教会你。”

“这块布，还有其他彩礼，我要退回去了。”

“学会了裁缝，你赔得起这块布。”

她不躲闪了，站在那里，像一棵青翠的树。

柔软的皮尺在她的身上伸缩、缠绕，像一条蛇爬上了树。她温顺地接受着、配合着，但瘦削的肩、微挺的胸情不自禁地颤抖着。裁缝一边量，一边报着尺寸，然后把部位和尺寸都记在本子上。

量体完毕，裁缝把粉饼交给她，教她如何在布上画线。她之前看过裁缝画线，一点就通，一画就会。剪就更不是问题了。她裁剪自己的衣服，像给自己梳头、盘发。

接下来就是缝纫了。

他首先教她认识缝纫机。针杆、线杆、旋梭、梭套、梭芯、针板、踏板等各个部件，一一为她介绍，在讲解作用及功能后，再教她如何使用。

他仅仅示范了一次，她便开始缝纫了。

“蝴蝶”牌缝纫机运转起来，像一架运送水的老水车。她细心并灵活地操纵着它，逐渐得心应手。机头上的针尖像鸡啄米似的发出嗒嗒嗒的声音，像音乐传遍寂静的山村。穿过针眼的线准确地缝合分离的布片，渐渐组成一件衣裳。

这是一件美丽的碎花衣裳，她亲手裁剪和缝纫的衣裳，最终穿在了她自己身上。



穿上新衣裳的她，精神、妩媚，像换了一个人。裁缝樊加雨手拿两枚大圆镜，让她前后左右照镜子。她看着镜中的自己，不敢相信自己竟然那么美。她将目光抬起，投射到镜子后面的裁缝樊加雨身上。他现在是她的师父了。

“你的裁缝手艺是谁教的？”她问。

“祖传的。”他说。

“将来，你要传给儿子。”

“我没儿子。”

“女儿呢？”

“我一个人过。”

她的目光忽然柔软、松懈下来，像断了的线。“为什么教我？我是外人，还是女人。”

他笑了笑，说：“我想让更多的人穿上新衣裳。”

“我听见你咳嗽，是在我家着凉了。我去煮姜汤给你喝。”她说，转身要走。

他拦住她，说：“不必了，我还有一些东西没教会你。”

后面的几天，他继续教她，给她传授全部的技巧。

她学习的时候，经常心不在焉，说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她对他说：“你不成亲，是因为没有配得上你的女人吗？”

他说：“边角料积累起来，不同的颜色搭配，可以缝合成好看的枕套。”

“我记得你说过我好看。”

“寿衣的袖子一定要长，盖过人的手，而且寿衣不能用纽扣，要用带子来系，晓得是为什么吗？”

“我嫁给你，你要不要？”

“袖子不盖手，就是露指，手露在外边预示子孙将成讨饭的人。用带子代替纽扣，预示多子多福。这都是为子孙好。”

“我嫁给你，你要不要？”

“我很快就要走了，走了就不再来了。”

他要走了，离开三并村。临走，他对她说：“缝纫机留给你。剪子、尺子、粉饼、镜子、熨斗，统统都留给你。”

“我不要。”

“裁缝怎么能没有缝纫工具呢，就像耙田没有耙怎么行？”

“我要了这些工具，你怎么办？你没有了呀。”

“我还有。”

“这么贵重的东西，为什么要给我？你教会我裁缝，我却没什么东西给你，能报答你的，你又不要。”

“你继承了我全部的手艺，就是报答。”

后面的一句话，她没听清，或者听清了，没有立即领会。

直到多年以后，她带着丈夫和儿子第一次来到上岭村，找寻和报答裁缝未果的时候，方才领悟了和裁缝分别时他说的那句话。

上岭村的人告诉她，裁缝樊加雨死了好多年了。他生来有病，是遗传的，所以不敢成家，没有子嗣，空有一门手艺，没有传人，于是手艺失传了。

她听了，潸然泪下，泪珠滴在她特意穿着的碎花衣裳上。

(红豆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岭恋人》一书，本刊节选，李晨图)

满天星光

◎冯至

我把这满天的星光，
聚拢在我的怀里，
把它们当作颗颗的泪珠，
用情丝细细地穿起——
穿成一件外氅，
披在爱人的身上！
还有那西边的
弯弯的月儿，
也慢慢取了下来，
去梳她那温柔的头发。

我们赞叹着古代的仙人，
我们吹着箫，
我们吹着笙，
我们的音调密吻，
我们御风而行，
我们到了天空，
天的最上层——
将外氅打开，
另把这满天的星斗安排！
重把笙箫合奏，
超脱了世上的荣华，
同那些浮浅的悲哀！

(天街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昨日之歌》一书)



一只蜘蛛一生织几张网

●吴晓波 口述 ◎吴晓波频道

整理

前两天在楼下的小花园里散步，路过一株桂花树，本来想走近看看树上有没有长出花苞，结果，陡然发现一只黑黢黢的蜘蛛，它正在织网。

那天我闲来无事，索性停下来，静静地看它织网。看着看着，我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问题：蜘蛛一生到底能织几张网？

我不知道答案，于是上网查了一下。没想到这个偶然想到的小问题还真的给了我一些启发。

资料上说，在自然界中有46000多种蜘蛛，而且不同蜘蛛一生织网的数量是不同的，大致可以分为3种。

有的蜘蛛一生只织一张网，比如球蛛和漏斗蛛。它们选定一个角落开始织网，网织成后，它们会不断进行修补。这张网会越织越大，越织越厚。从生到死，球蛛和漏斗蛛的生命基本就在这张网中度过了。

有的蜘蛛一天就能织一张网，比如园蛛和金蛛。它们织完一张网后，就换个地方继续织新网。

还有第三种，它们属于游猎型蜘蛛。这类蜘蛛平时不织网，只在发现某个地方有自己可以捕捉的猎物时才会织网。当捕猎任务完成后，它们就会离开，继续在其他地方游荡，寻找下一个值得织网的地方。

我查到这些资料的时候会

心一笑，不只是因为体会到大自然的丰富奇妙，还因为我想到，如果把一只蜘蛛的一生和一个人的一生来类比，二者似乎很像。我不禁想，如果我是一只蜘蛛，我会是哪一类蜘蛛呢？这其实是一个人生和哲学命题。

不同的人生态度会产生不同的“织网”行为。

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说，人是悬挂在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从年少起就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应该怎样度过，这个问题会催生目标与理想。当目标和理想确定后，他将为之奋斗。

这个为梦想奋斗的过程就

是一个人编织属于自己的意义之网的过程。它将带来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是，这张网会成为你的人生价值所在，构成你人生意义的全部。

而另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你每天勤勤恳恳地吐丝织网，你越勤奋，吐的丝越多，你被这张网局限得也越严重。你通过织网去捕捉猎物，而你最终又成了这张网的猎物。这似乎是一种人生的无奈。

讲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我写过《大败局》，写过《激荡三十年》，讲的都是中国的商业历史。几年前，两位导演大老远地飞到杭州来找我，对我说：“吴老师，我们都读过你的《大败局》，里面讲到





父亲汪曾祺年轻时写的文章里面词儿多得很，真是才气纵横，你看着都费劲。你要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汪曾祺全集》里的那些早期作品，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词语。但是，慢慢地，他越写越简单，越写越朴素，这也跟他对文学和文字的理解不断加深有关，所以“花花词儿”越来越少，文章反而变得更有味道，因此，“没词儿”可以说是我们家老头儿的一种文学追求。

他对自己的作品十分固执，往往是想透了再动笔，轻易不进行修改。父亲和林斤澜关系很好，经常请林叔叔到家里喝



汪曾祺的固执

● 汪 朗

酒，两个人也常结伴到各地巡游讲课。父亲去世后，我们每年春节都要去林叔叔家拜年、聊天。林叔叔说，我父亲给他的作品提的意见，他大都采纳了，但是，他给我父亲提的建议，父亲基本不听。

父亲写过一首诗，前面四句是：“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人间送小温”是他的作品，特别是60岁以后写的作品的一个底色，别人很难改变他，这就是汪曾祺的固执之处。

(刘振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所幸藏书房》一书)

非常多的中国商业人物。”

我说：“是的，我见过很多有名的企业家，我知道他们的故事。”

一位导演说：“你知道那么多商业故事和企业家的故事，你能不能帮我们写一个电影剧本？”

我一想，觉得挺有意思，就答应了下来。

然后我就窝在家里写商战电影的剧本。写了一个星期，总共有1万多字。但我拿起电话打给这两位导演，我说：“对不起，我干不了这个活。”

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非虚构的财经作家，我在写作中，在电脑上写下任何一个企业家的故事时，对自己有两点要求：第一点，这个故事和案例是真实的；第二点，“孤证不立”，就是这件事不能孤立地发生，至少还要有另外一个相关者或者知情人，他看过或者知道这个事实，我才会把它

写下来。

当我开始写电影剧本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丧失了虚构的能力。

我对两位导演说：“对不起，我可能写不了这个电影剧本，但你可以找几个编剧过来，我给他们讲故事。”我没法当一个小说家或者编剧了，我脑子里那根虚构的弦已经被抽离了。

我想我可能永远都没法写好商战小说或剧本了。同样是写商业故事，但它们的每条道路如此狭窄。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编织了一张意义之网，同时也被困在这个领域中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应该是一只球蛛或漏斗蛛，一生只织一张网。这样做的坏处在哪里？坏处就是没机会体验当一名小说家的乐趣了。

当然，现在有很多人是“斜杠青年”。我认识很多“90后”，觉得他们挺厉害，能腾

出手来做很多事。他们身上有很多种能力，他们的时间被他们的诸多技能分散。他们应该属于第二种蜘蛛吧。

其实是像我一样，花30年钻研一件事，还是像这些“90后”一样，编织很多不同的网，无论哪种选择都挺好的。你看这个地球上46000多种蜘蛛，它们关于织网的问题不也有各自不同的选择吗？

关键在于你要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蜘蛛，并要问问自己对这个选择是否真的感到开心。

最后，我们不妨问自己3个问题：我和这张自己正在编织的网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我有没有可能不被这张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限制？我有没有可能和能力逃离这张意义之网？

(层林染摘
自微信公众号
“吴晓波频道”，
辛刚图)





木镇的屋檐

●耿 立

我居住的木镇，所有房子的烟囱都朝上，所有的屋檐都向下，屋檐下鸟巢里的鸟雀头都朝外。是的，在冬季，最避风寒的就是在黄昏时回家找一个栖身的屋檐。早先木镇的人去世了，坟墓里脚都对着村口的方向，好像翘向屋檐，伸到屋里去。

每次从外面回来，我都感到木镇的局促与狭小，连挂在白杨树梢的月亮也只有一半，瘦瘦的，清癯，好像另一半被城里夺去了。我真的觉得木镇很小，如废弃的卷角起毛的邮票，有时又真的觉得它是那样的敏感，如一个刺猬在平原的深处，一有响动，就胆怯地蜷

缩起来。

人对故土时时反顾。有时又觉得，无论你离开土地多久，从乡间走出多远，总能感到隐隐有一根脐带连着你和乡村，这脐带如输液管一样，给你带来营养。

在外地，我常会无端想到——夜里，窗外有风，父亲常在风里早起。那时，风吹动窗棂上的纸，噗噗响，父亲拿着扫帚走出篱笆门，把落叶和枯枝弄到一起，然后背到灶下。到了晚间，灶头的火照红了母亲，而墙上筷笼里的筷子，也成了红的，一根根如铅笔。在灶下，母亲在柴火的灰烬里埋下一块红薯，到了夜

半，在睡梦里，你接到烤得焦焦的红薯，觉得乡村的柴草和炭火烤出的红薯，那就叫烤红薯——这不是手艺，是乡下母亲们天生的独门绝技。这里面有母亲的体温，有父亲收拢的枯枝落叶，更有大风把漫天的星星吹落后，父亲走在风里的踉跄。

确实是狭小局促的木镇，每当夜里风起之时，我总有一种担心，无尽的落叶，会把那像草绳、羊肠一样的小路淹没吗？或者路也会被风吹断，一截被吹到另一个村子吗？

我在城市无端地失眠，被那些夜里肆无忌惮的光弄得心惊肉跳。失眠久了，时不时想起乡村，总有一个词突显——屋檐。是啊，有屋檐，你就感到温暖，在那乡村无边的黑夜里，新棉花被子下的脚指头如一头头小猪在安恬地趴着睡。

平原深处，黄壤深处的乡村的屋顶如缓坡一样，仿佛三十度的夹角。那上面是水、泥土和柴草烧制的灰色的瓦。在陕西的阿房宫旧址，我曾看到秦代的瓦，与现在的瓦简直是“兄弟”，模样接近，有着相似的基因。灰色的瓦排列起来，一片压着一片，如鸟羽，下面是草、房梁和檩条，就这么简单支撑起一片温暖。夜里，曾有几次惊叫把家人吓醒，被问是否有梦魇，我说看到乡村的瓦片如鸟的翅膀在夜空里翻飞。那些瓦片也如钢琴的琴键，在奏着谁也不懂的曲子。

该如何形容乡村的那一排排瓦呢？正如钢琴或者手风琴的琴键呀。在还有生产队的时



候，城里来的马老师，为大家演唱《红星照我去战斗》，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挎在胸前的手风琴。那黑键和白键在老师的手中，如风触到瓦片，触到树的枝柯，触到水面，各种声音都一起汇聚到乡村牛屋旁边的学校。

第一次看到黑键和白键，我就想到乡村屋顶的瓦，那是雪后的瓦，微微露出黑黑一角的瓦，凹的地方白，凸的地方黑。在霜降的夜晚，睡不着的人看到有一只黑猫，在屋顶十分诧异地看着霜，它不明白，就用爪子一下一下地划那霜。猫的爪子如印戳，盖出老猫到此的阴文和阳文。

是啊，那时的我觉得老师演奏起手风琴来，就像把手伸到河里、溪里，在那些荷叶底下的淤泥中摸鱼——孩子在木镇后的河里，用肚皮紧贴浅浅的河床，张开手摸鱼，不经意

间就摸出欢乐，如老师在手风琴里摸出的音符。

我回家，有一次远远地看到村口的父亲，戴着一顶老式的芦苇编的草帽，草帽那尖尖的模样，就如乡村的屋顶。父亲说，刚割了麦子，有用石磨磨开的麦仁，那是幼年时我十分盼望而不易得的熬麦仁啊，到了嘴边是植物的清香。还有母亲在草垛里用豆秸捂到长白毛的酱豆，乡村的酱豆是故意发酵到长白毛的，到时再配上辣萝卜。在麦天，我的儿子戴着他的爷爷的草帽，喝了一碗麦仁，接着又喝下一碗。乡下的饭食养人，我那时知道自己的根系在这片土地上，连儿子也莫能除外。

父亲老了，他走过多少乡村，真的不好说，但他触摸过木镇的每个角落，他的脚也踏过这里的每一寸泥土。泥土有记忆，哪片地方父亲踏了一

遍，踏了两遍，泥土都保存着。在城里的夜里，在父亲仅有的几次住到城里我的楼房的夜里，我听到父亲的梦话，虽然不清晰，但我知道，那是他与一辈子厮守的泥土的对话。木镇有多少户人家，有多少间房子，有几口井，这些父亲都知道。

乡村虽远离了我住的城市，但故乡潜伏在我血液的深处、骨髓的深处。有一天，一位诗人朋友说：“你头上隐隐的有东西。”我说：“那是故乡的屋顶。”朋友说：“你眼里的东西呢？你还没到得白内障的年龄啊。”我说：“那是木镇的屋檐。”

那夜，朋友醉了，为自己的眼里没有一处屋檐——故乡的屋檐！

（清 歌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暗夜里的灯盏烛光》一书，李晓林图）

泪水使我们想起身体里有一个海

●李汉荣

曾有三次，我被来自另一些脸庞的泪水深深感动。

一次，是我看见一位少女陶醉在初恋里的纯真眼泪。

一次，是我看见母亲望着天边的飞鸟时默默落泪。

一次，是我看见一头负重的怀孕母牛眼角的泪水。

我想把少女的泪珠串成项链，即使我贫如乞丐，也仍然拥有可以让我欣慰的记忆，拥有来自另一个生命的最珍贵的礼物。

我想把母亲的眼泪封存在岩层里，多年以后，大地被洗劫得空空荡

荡，但深入岩层，我们仍然能找到人性的珍珠。

而牛的泪水告诉我，是另一些生灵替我分担了额外的痛苦。今生，我找不到适当的语言表达我对它的歉疚和感激。在可能的将来，我或许会变成一片草叶拂去它眼角的泪水。泪水，使我想起生命的共同起源。

泪水，是这样动人地告诉我们，人和大海的血缘关系。

我们必将在海上重逢。当我们陆续在阳光下消失，那时，海将收藏我们。

在层出不穷的波浪里，轮回着我体内的盐和记忆……

（朝 云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李汉荣散文选：外婆的手纹》一书）



最前卫的实力派

对大多数人而言，坂本龙一是一位世界级的音乐家，他总是身着黑色服装，顶着一头优雅的银发，以及戴着标志性的黑框眼镜。他看上去总是那么沉静、内敛和风度翩翩，似乎很难与叛逆、前卫、潮流扯上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年轻时的坂本龙一，可以说是亚洲最前卫的实力派音乐人。

1978年，26岁的坂本龙一与细野晴臣、高桥幸宏成立了先锋乐队YMO（黄色魔术乐队）。这支被东野圭吾形容为“天才”的乐队，是早期电子音乐的先驱，影响了各种不同的音乐流派。

在一段YMO早期的影像中，坂本龙一身穿白色T恤，搭配黑色西装马甲，一头黑发向后梳成大背头，随着音乐摇摆身子，眉眼间有种说不出的风华，他看起来既帅气又有魅力。有粉丝精辟地评论道：“沉浸在自我麻醉中的扬扬自得，一副不愿意清醒过来的样子。”

坂本龙一“教授”的绰号也是从那时传开来的。他是东京艺术大学的研究生，所以被高桥幸宏打趣：“东京艺大的研究生呀，以后肯定会上教授。”

这样的傲气似乎有迹可循。坂本龙一从小就沉浸在艺术和文学的氛围中，他的父亲是作家大江健三郎和三岛由纪夫的编辑。他从小受到正统的音乐训练，从6岁起就开始接触艺术和古典音乐，学习绘画和钢琴。

在自传《音乐即自由》中，坂本龙一写了少年时期的自己。刚进中学时，他了解新同学的方法，就是逢人便问：“你知道披头士乐队吗？”如果对方不知道，他就不再理会这个同学。而当他在机缘巧合下听了德彪西的音乐后，逐渐将自己与德彪西混在一起，认为自己是德彪西转世，甚至反复在笔记本上练习德彪西的签名。

做100年后人们还会听的音乐

1983年上映的《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是世界各地的乐迷都不想错过的一部电影。

影片改编自南非作家劳伦斯·凡·德·普司特的小说《种子与播种者》，而比起原著，更迷人的是这部电影中的原声音乐。

由坂本龙一创作的经典曲目《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广为流传，影响力甚至超越了电影本身。

彼时的坂本龙一还是个初出茅庐、异常傲气的年轻人，和现在谦和有礼的形象截然不同。当时导演大岛渚邀请他出演电影，他颇有些狂放地对大岛渚提出要求：出演可以，但条件是自己负责给电影制作音乐。

坂本龙一后来回忆说：“本来我想欣然接受导演的邀请，但我的性格比较别扭，于是我就跟他说，要是让我给电影配乐，我就扮演角色。”

坂本龙一的电影配乐生涯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赶上喧嚣、耀眼的电子时代，他的个人音乐创作正式进入高产期。

参与《末代皇帝》的配乐工作真正让他在国际影坛声名远播。1988年，

终曲无终

●想听歌的



坂本龙一 ——



坂本龙一凭此片获得第 60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配乐奖，此后，他接连获得多项大奖。

然而，他的矛盾和挣扎也愈加凸显。坂本龙一不喜欢明星式的生活，他承认反讽和服装是抵挡注意力的盾牌，他每离聚光灯远一步，就会感到更快乐一些。

人们将“年少有为”“有才华”“大众的偶像”这些标签打在坂本龙一身上，但他说：“要用音乐去拯救别人，是绝对做不到的事。因为它就是一群认为自己无可救药的人所创作的悲叹曲。”

他一边否认着音乐，一边又创造着音乐，他不讳言自己的消沉，但他更奉行“悲观思考，乐观行事”。

对坂本龙一来说，找到自己想要的音色，或是任何一种有趣的、不同的声音，是他在音乐生涯中一直坚持的。而寻找“永恒的声音”这个想法，在他突然被确诊罹患癌症后愈加坚定。“我只做 10 件事当中的那一两件，可能因为只有这一两件事，才是真正想做的。100 年后，人们还会听的音乐，才是我想做的音乐。”

“与癌共生”的日子

2014 年，坂本龙一被确诊为咽喉癌三期，他不得不停下手头的工作。在声明中，他向那些在不同领域与他有合作的人道歉，“毫无疑问，因为我给所有人都添麻烦了”。

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展现了坂本龙一确诊咽喉癌前后 5 年的工作和生活情景。

他因为癌症而过着克制和有规律的生活：癌症使得口腔中的组织非常容易感染，他非常仔细地刷牙，慢慢地吞咽食物，每天服下定量的药物。因为病情，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停下了创作，开始接受密集的治疗。

对于这段经历，他曾说：“几乎有一个月，我没办法聆听、演奏或者创作音乐，因为我太紧张了。”

治疗一段时间后，他开始陷入更大的焦虑，一方面因为整整一年没有创作而焦躁，另一方面又想尽全力治疗，尽量不让癌症复发。“我得小心防止癌症复发，能延长生命却没那么做是可耻的。”坂本龙一说。

第二年的春天，他接受了导演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的邀请，再次回归到音乐中，为《荒野猎人》配乐。半年后，他完成了这部电影的配乐工作，乐曲简单、纯净，大段的留白引领观众进入荒野猎人的内心深处，这无疑是坂本龙一患癌后的心声——浑厚饱满，沉重、悲悯以及宏大的时空感，配乐没有止步于绝望，反而迸发出在绝境里挣扎求生的强烈欲望。

他像一个敏感的浪漫主义者，一直在寻找自己喜欢的声音。《坂本龙一：终曲》中有这样一个片段：为了寻找合适的雨滴落下敲击物体的声音，他将一个玻璃罐放在门外，认真地倾听，然后拿回来告诉摄像师，瓶子太厚，没发出什么声音。他又换了一个塑料桶，将它举起来，套在自己头上。雨淅淅沥沥地滴落在那个套在头上的塑料桶上，坂本龙一显得无比虔诚。

但坂本龙一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几年前的一场采访中，他说：“我总是在意识深处问自己，什么是音乐？我们为什么要做音乐？这几乎是人类共同的话题，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我总是关注每一件事。”

看到塑料垃圾导致海洋生物死亡时，他很悲观，但又相信人类还有希望。反过来，他“相信希望”，是因为他看到了“没有希望”的一面，他总是比别人看到得多。

“从 2009 年左右开始，我就意识到了音乐中的死亡主题。”坂本龙一说，“钢琴声音的衰败和消失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生命的终结。这并不让人难过，我只是沉思着。”

他似乎对死亡持乐观态度。在很多次访谈中，他都引用电影《遮蔽的天空》中那句著名的台词：“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去，所以人们以为生命是一口不会干涸的井。但所有的事情都是有限的，多少个迷人的童年下午，回想起来，还是会带你感到如此深沉的温柔？也许只有四五次，也许还没有。你还会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大约 20 次吧，但这看起来无穷无尽。”

然而，生活像对他开了一个玩笑似的，他接受了数年咽喉癌的治疗，病情好转不久后，又被诊断出患有直肠癌。2021 年 1 月 21 日，坂本龙一发布消息称自己“已顺利完成手术”，正在接受治疗，手头的工作将在接受治疗的同时尽力去

完成。而此后的日子，他将“与癌共生”。

病痛并没有结束，因癌细胞转移到肝脏和淋巴，2021年10月和12月，他先后接受了两次手术，切除直肠的原发灶和肝脏的两处转移灶，后又切除已有癌细胞转移的淋巴结。到目前为止，他身上可以通过外科手术处理的所有肿瘤都已经被切除。但他的身体内依旧有病灶，并且还在不断增殖中。他与病魔抗争的日子仿佛看不到尽头。

2022年6月，坂本龙一在接受《新潮》杂志采访时透露，他的癌症已经到四期，也就是发展到病情的终末阶段。

“患上新的癌症，如今迎来70岁，虽然不知道在今后的人生中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但算是难得的活下来了。我希望能像敬爱的巴赫和德彪西一样创作音乐，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坂本龙一说。

我做不到视而不见

“我感觉自己好像在弹奏一架溺水的钢琴。”

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的开场，坂本龙一弹奏着一架在2011年日本大地震所引发的海啸中幸存的钢琴。

纪录片的一部分影像是他在福岛核灾区的现场奔走，鼓舞人们去反对日本政府的不作为。

他在原避难所——一所中学的操场举办音乐会。音乐会开始前，他温柔地说：“大家很冷吧，冷的话站起来活动一下也无妨，请以最舒服的方式听吧。”然后他弹奏了那首经典的《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

“我做不到视而不见。”坂本龙一自述道。

2001年9月11日，坂本龙一在纽约的家中听到窗外传来几声巨响，便来到窗前，他看到慌乱的人群，而就在不远处，世贸大厦正冒着滚滚浓烟，整座城市笼罩在从未有过的恐惧当中。

这之后的一周，包括音乐在内的一切声音都

消失了，他和身边所有亲历“9·11”事件的人一样，陷入无尽的沉默。

恐惧、无措、悲伤的情绪完全压制住艺术创作，坂本龙一当时甚至觉得在巨大的灾难面前，音乐的作用不值一提。可是，一个星期之后，当街上的悼念活动出现，年轻人在时代广场用吉他弹唱起披头士乐队的《昨日重现》，他才仿佛重新认识到：在悲剧面前，人类需要与之相反的力量继续前行，生与死之间需要一种介质去融通、和解，音乐正是作为这样的力量和介质而存在。

“9·11”事件激起了坂本龙一对于大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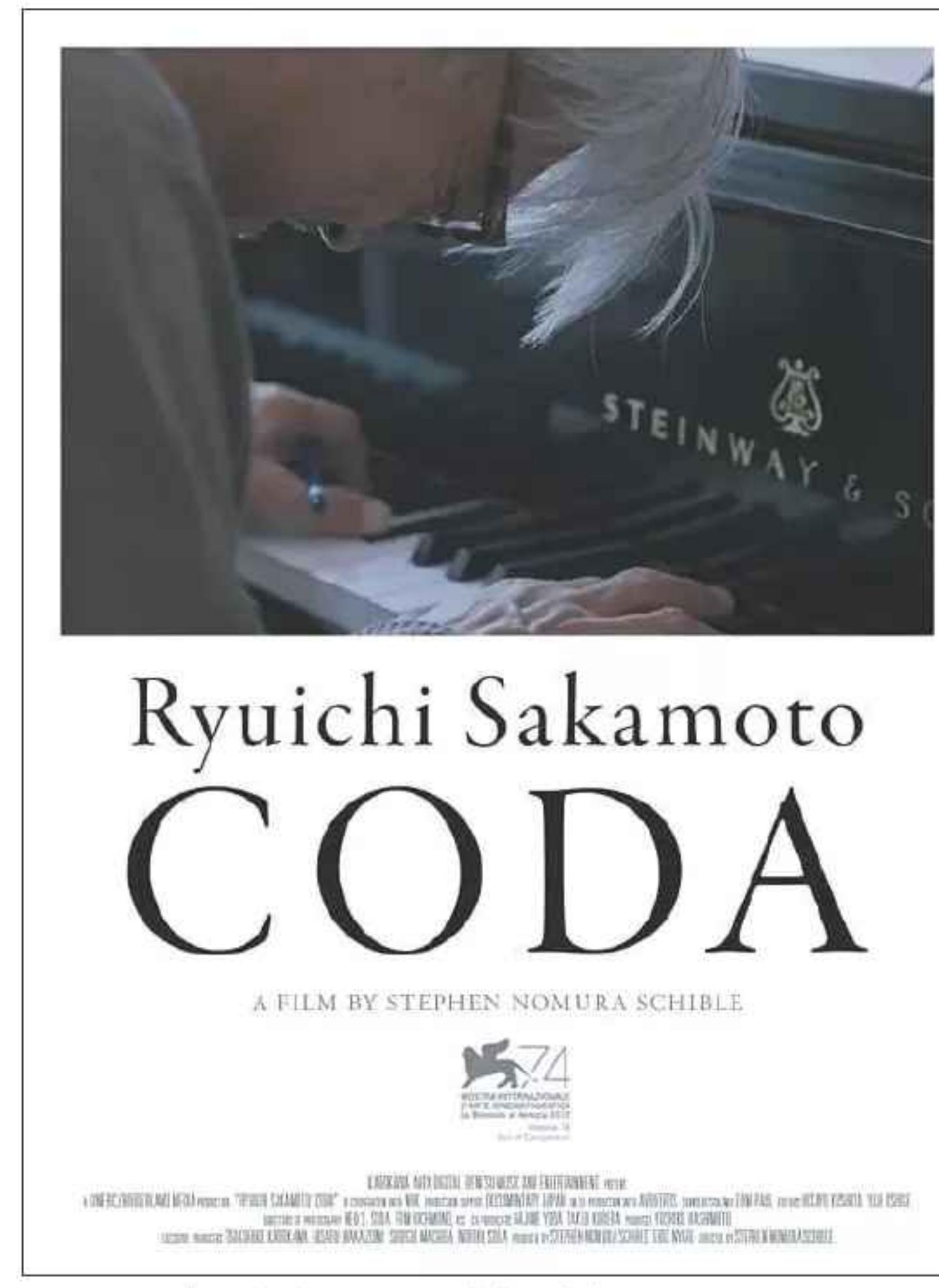
力量的反思，他开始积极参与各种有关社会环境问题的公益活动，甚至跟着一群科学家前往北极考察气候变迁的实际情况，探寻科技与艺术结合的新的可能。他的环保主义是作为他的艺术的一个功能而呈现的。尽管他表示这和社会责任心无关，但从事这些活动，似乎都体现着他极力想把自我力量付诸某些社会现实的诉求，即使改变是极微小的。

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身处美国纽约的他通过预录好的30分钟即兴演奏视频与大家见

面。当晚让无数中国观众感动的一个细节是，坂本龙一在演出当中所使用的乐器——吊钹，上面有“中国武汉制造”的字样，画面定格了几秒钟。演奏结束后，他直视着镜头用中文说了句：“大家，加油。”这个小惊喜，让网友感受到他对武汉乃至中国的关怀与鼓励。

回过头看，作为音乐家的坂本龙一，一生当中做了许多与音乐无关的事情。也许他想以此证明，音乐是可以让人撑过苦难的，但“如果只以此为目的，仅仅只是安慰、感动受灾者的话，音乐和艺术也就到此为止了”。◆

(曼 音摘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读书”，本刊节选)



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海报



要是我有心给自己定做一个戒指，我就会选这样一句话刻在我的戒指上：“任何事情都不会过去。”我相信任何事情都不会不留痕迹地过去，我们所走的最小的一步都会影响现在的、将来的生活。

——语出俄国文学家契诃夫。有时候，“任何事情都不会过去”反而比“一切都会过去”更能让人警醒和少走弯路

时间也在扩张，而新生成时间的前沿就是我们所经历的“现在”。

——物理学教授理查德·A.穆勒如是说

电子榨菜料理包，一年四季一人食。

——年轻人用视频佐餐，并没有放大孤独，而是一个人可以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重组社会

那些仅属于人类的思想、想象和智慧，以及构成人之本质的个体心灵和内在情感，可能是技术永远无法触及的。

——《人民日报》如是评论人工智能作画

我这个人就是“躺”的时候想“卷”，“卷”的时候想“躺”，永远年轻，永远左右为



难，一切都是最不好的安排。

——脱口秀演员鸟鸟的自嘲，也是当下一部分人生活状态的写照

谈论书籍是无害处的，阅读书籍也没有危害，但是假装膜拜书籍是愚蠢的。

——英国散文家奥古斯丁·比勒尔认为，读书时要有强健的理智和细腻的感觉，以及通过学习和对比获得知识的能力，从而区分好书与坏书

一是勇敢从零开始，二是坦然于未完成。

——周国平谈“人应该具备的两个觉悟”

一切艺术都是共通的，一切艺术家的内核都是相似的。

所有艺术都是基于对交流的渴望、对美的热爱，以及从无序中创造有序的需要。

——美国作家帕特里夏·海史密斯谈艺术

我们不是为别人的父母子女而哭，而是透过他们看到了自己的亲人；我们要祝福的，也不是不相干的陌生人，而是我们的兄弟姐妹、知心朋友。

——所谓同情，就是“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我的感情”

上学的第一天就在为高考做准备，谈恋爱的第一天就在为结婚做准备，工作的第一天就在为买房做准备。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结论就是“这么多年的书白读了”“白白在一个人身上浪费青春”“工作了这么多年有什么用”。

——功利主义导向的思考方式往往使我们忘却了生命的本质是一场历程

高境界的处世艺术是不妥协，却能适应现实，而不幸的个人素质是，尽管不断地妥协，却总是达不到适应现实的要求。

——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

(心望如一、小鸽等摘)

○ ○

始乱

●杨葵

“始”和“终”是一组对应词。好比，有始有终，善始善终；还好比，始乱终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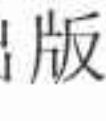
其实“始”和“乱”，早年也是一组对应词。

古时乐曲的开端叫“始”，乐

曲的结束叫“乱”。由始至乱，叫“一成”。

“乱”就是合乐，犹如今天的合唱。

(远流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经意》一书)





俄国有一位叫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的伟大作家，他也是世界公认的短篇小说圣手，而且还是出色的剧作家。

契诃夫有一篇经常被忽略的小说，叫作《没意思的故事》。小说的题目虽然叫《没意思的故事》，但我觉得读来很有意思，得静下心，慢慢地读。

这篇小说讲一个功成名就的科学院院士，他什么都有了，不愁吃不愁穿，但是，步入晚年后，他觉得很空虚。他的妻子跟他走过了很长一段人生之路，一开始还好，但后来他的妻子渐渐沉迷于他所获得的那些名利、地位，变得很庸俗。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的一个贯穿性的主题就是反庸俗，他的作品不停地提醒我们，要懂得人活在世界上是很容易流于庸俗的。

什么叫庸俗？庸俗就是把现实社会当中的名和利看得特别重，在今天来说，就是把房子、车子、存款、头衔这些东西看得特别重。

这篇小说里的主人公什么都有了，但是，他忽然觉得还没有找到生存的意义。人究竟为什么活着？这是一个不庸俗的人要不断思考的问题，可是那时候他的妻子跟他已经完全不同步了，她每天跟他说的一些话，在他听来都是很庸俗的。院士和他的妻子有一个女儿，女儿从小在他们的呵护中长大，在音乐学院上学，也变得很庸俗，除了追求音乐事业方面的名利，她很少有其他考虑。院士还收养了一个名

● 刘心武

没意思的故事

叫卡嘉的女孩，她的父亲当年也是一个院士，和主人公是同事。但卡嘉的父母都不幸去世了，老院士就把她收养了。

小说里面，卡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有什么样的故事？卡嘉是一个很慵懒的女孩子，因为她父亲生前将一大笔钱存放在院士这儿，她随时可以支取花销。她在经济上是无忧的，可是她并不好好地按规矩过日子，她想当演员。她觉得这是自己的人生理想，要克服所有困难去追求，她居然真就追随一个巡回演出的剧团而去。

这个剧团并不是什么知名的艺术团体，一路巡回演出也挣不着什么钱。

在表演的时候她很快活，但是也出不了名，因为要出名的话，得在莫斯科或者圣彼得堡的大剧院演出。而这个剧团只是一个巡回剧团，甚至要经常到俄国偏远的东部地区去演出。在巡回演出的过程中，她和一个男演员相爱，并且怀孕，后来又流产，最终两个人还是分开了。

小说写得很有意思，那位精神空虚的老院士忽然从卡嘉这样一个女孩子身上发现了她生命当中闪亮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就是卡嘉始终没有放弃她的追求，失败了就重新振作起来，再去追求她想获得的成功。





何处更寻光明

◎史航



我收藏了日本导演大岛渚的一幅书法作品，嵌在一种日本的“色纸”上。看其中的汉字大概能猜出内容：“深海里生存的鱼族啊，除了自己燃烧，何处更寻光明？”

我们都是深海里的鱼族，除了自己燃烧，何处更寻光明？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说：“我从来不让上学耽误我的学习。”记住这句话。不能因为自己上大学而耽误自己受教育，因为真正的教育是自我

教育。你可能在该上课的时候偷看课外书，你可能在该写作业的时候偷看美剧，现阶段的后果你自己承担就行。但从整个人生来看，正是你主动看的那本书，主动搜的那首歌，主动踮着脚去看的那幅画、那道晚霞，形成了未来的自己。作为深海里的鱼族，这一切都是微小的光明。

（青江月摘自花城出版社《对白2：让我们和更好的你聊聊》一书）



蚕 ◎[日]志村福美

◎米 悄译

“蚕专心致志地吐出白色丝线做成茧，化为蛹，再变成飞蛾离开，你知道它们是如何从蚕茧中出来的吗？你或许会以为，它们当然要咬破蚕茧，开一个洞，再从里面飞出来。

“其实不然。蚕会从口中一点点吐出一种含碱的液体，将蚕茧的内壁溶开一个孔洞，再破茧而出。若将一颗豆粒塞入这个小孔里，让它在里面骨碌碌地转动，就能找到线头，再轻轻拉出

来，可以绵延不断地拉出一整条丝线，如一缕轻烟。胡乱地咬破茧壳开孔，是蚕蛹里的寄生虫干的事。对于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白色城堡，蚕是无论如何都不肯咬破的，它们只是用自己的体液一点点舔舐，使蚕茧溶化，打开一个小小的出口就离开。整个过程，不会切断一根完整的丝线。”

有人曾经这样告诉我。

（余娟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一色一生》一书）

但是，卡嘉到头来也没有真正圆自己的梦。

院士后来找到卡嘉，他觉得她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像一束光照过来，照亮了他。他要向年轻人学习，向卡嘉学习，要孜孜不倦地继续探索“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个伟大的命题。

我看了这篇小说以后很受震动，坦率地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就读过这篇小说，当时读不懂，不喜欢。后来，我也算有了一些名利，这个时候再来读，这篇小说的文字就击中了我。于是，我扪心自问，我所获得的一些奖项、奖励，或者因为写作而获得的一些金钱，或者一些出风头的机会，究竟有多大的意义？生命的真谛究竟是什么？

最终，我得出结论，我应该超越名啊、利啊这些表面的东西，去追求深层次的东西。

这篇小说我后来又读了不止一遍，我喜欢它的题目——《没意思的故事》，文字越读越有意思。

契诃夫有一句名言：“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的——面容、衣裳、心灵、思想。”他的小说和剧本都体现了这样一种精神。

阅读文学作品最好不要只追逐那些最新的、最时髦的东西。新的东西要接触，其中有的作品阅读以后可能也会使灵魂更上一层楼，但是那些经过若干代人的阅读检验出来的黄金般的经典作品，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和他的戏剧剧本，却永不过时，值得一读再读。

（楚容摘自天地出版社《人生没有白读的书》一书，陆凡图）



托举

● 艾苓



[编者按] 艾苓是黑龙江省绥化学院的教师，她采访了该校 2000 年至 2020 年的 21 届毕业生，从中选出 56 个出身贫困家庭的孩子，追踪他们的人生历程。本文是艾苓对一位学生的采访记录。

学书法不是我的选择，是爸爸的选择，后来的事我们都始料不及。

我 6 岁才记事，身边只有爸爸，我问过他：“我怎么没有妈妈？”

爸爸没好气地说：“死了！”

“爷爷和奶奶呢？”

“都死了！”

爸爸的左手少了 4 根手指，只剩下大拇指，他天天教我写字，用毛笔蘸水在水泥地上写。我写不好字他就打我。

他还带我从黑龙江省逊克县坐火车去哈尔滨市，找到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跟那些书法家说我要拜师学艺，但这让他们很为难。来自加格达奇的朱宏老师正好去省书协办事，爸爸跟他聊得很投机。

回到逊克后，爸爸把用得着的东西装进破旧的电动三轮车，带着我直奔 500 公里外的

加格达奇。我们没钱住店，晚上就睡在三轮车上，幸好当时天气还不冷。

到了加格达奇，爸爸找地方挖了地窖子，我们住进去。我没有户口，所以只能进一所很普通的小学读书，一边上课，一边跟朱宏老师学书法。爸爸到外面找活儿干，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他很少跟我好好说话，不是吼叫就是打骂，但他从未放弃过我，放弃过让我学书法。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春节前夕，爸爸让我到百货大楼门前写春联去卖，我去了。加格达奇的冬天气温经常在零下 40 多摄氏度。等我在百货大楼的门前铺开摊子，很多人过来围观，他们说：“这小姑娘的字写得不错！”

有人问：“你的对联卖多少钱？”

我说：“不知道。”

这个人说：“没买春联的赶紧买吧，别让小姑娘找零钱了。”

买春联的叔叔阿姨把钱放到一个盒子里，有 2 元、5 元、10 元的，还有 50 元的。

我在加格达奇一下出名了，朱老师也觉得脸上有光。当时帮我的人很多，其中，大兴安岭地委宣传部部长陈士果帮我把户口落到加格达奇，行署教育局督学冯宝臣帮忙，把我转到育才小学，那是加格达奇条件最好的小学。我和爸爸也从地窖子搬到租来的房子里，当地的残疾人联合会安排爸爸给一家单位看大门。

工作稳定后，爸爸想增加收入，便在单位的院子里养兔子。后来人家辞退他，他又只能四处打零工。

在育才中学，我遇到了恩师韩雪梅，她是我的班主任。

学校收的学杂费，爸爸很少给我。

韩老师问：“你爸爸又说没钱？”

我低下头。

爸爸不给的钱，韩老师都替我垫付。每天中午，她带着上小学的儿子出去吃饭，都带上我。

1996年8月末，快开学了，爸爸的坏脾气再次发作，这次他吼的是：“别上学了！”

我说：“我要上学！”

他继续吼：“我没钱！你爱找谁就找谁去！”

爸爸是我唯一的亲人，我还能找谁呢？爸爸说妈妈死了，但妈妈的亲戚应该还在逊克。爸爸说起逊克，提过当地的税务局有一位姓马的工作人员。爸爸当年在逊克卖烤地瓜，对方经常帮他。我决定去找这个人，他可能认识妈妈的亲戚。

我上了一趟从加格达奇始发的火车。乘务员让我补票，但我没钱。我说明情况后，他告诉我应该在哪儿转车、在哪儿住宿，还给了我食物和路费。

逊克县税务局姓马的那个好心人很容易就被我找到了，他妻子的娘家在姥姥家的那个村，他直接把我送到姥姥家。姥姥见到我，又惊又喜，给我讲了爸爸从未提及的一些事。原来爸爸是河北人，家庭遭遇了重大变故后，他一个人逃出来，逃到黑龙江省逊克县的农村。姥爷当时是生产队队长，看他有木匠手艺，就让妈妈嫁给他。

他们结婚以后，妈妈因为

不会做饭，经常挨打，怀孕以后还挨打，姥姥看这样下去不行，就把妈妈接回了娘家。在这之前，爸爸干木匠活儿时，左手的4根手指不小心被电锯截掉了。他认为姥姥嫌弃他的手残疾了，其实，姥姥是嫌他脾气太坏。

后来，爸爸把我从姥姥手里抢走，妈妈改嫁给外村的一个残疾人，又生了两个女儿。她住的房子很破，先给了我200元，还要给我买线衣和线裤。听说我没钱上学，她又给了100元，那可能是她所有的积蓄。看到妈妈活着，我觉得全世界好像都温暖起来了。

姥姥、姨娘和舅舅都拿钱给我，我一共带回来800元。这一年的9月初，我回到加格达奇，直奔学校。下课时间，教室里乱哄哄的，韩老师站在教室后面，我大声喊：“老师！我回来了！”

韩老师惊讶得张开嘴，张开双手奔过来搂住我，搂得紧紧的。她哭了，哭着跟我说：“你跑哪儿去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知道我有多惦记你吗？”

“惦记”，我以前不懂这个词，但韩老师的泪水和拥抱让我瞬间懂了。我哭着说：“老师，对不起！”

我跟韩老师去了办公室，跟她讲了寻亲经历。她帮我办了存折，上学的费用有了着落。我想早点儿挣钱，韩老师说以后我可以考中等师范学校。

上学以后，我一直坐在第一排。韩老师经常从家里带来苹果，叫我到办公室吃，她

说：“你将来要当老师呢，必须长点个儿才行。”有一次，她带我去她家，递给我一杯热乎乎的乳白色液体，喝起来很甜，那是我第一次喝奶粉。

初中毕业时，我考上了大兴安岭地区师范学校，而韩老师也在我毕业后离开了加格达奇。她跟爱人一起调到上海，最疼我的人也去了遥远的地方。

我读中师那3年特别不容易，我天天去市场批发干豆腐卷，晚上去每个寝室敲门售卖。虽然学校规定不允许这样，但宿管老师从来没有说过什么。

听说我们这届毕业生就业时国家不再包分配，准备考大学的，学校另外组织专门的辅导班，我进了这个班。

2000年，我以3分之差与哈尔滨师范大学失之交臂，于是进了绥化师范专科学校（今绥化学院）。我读的专业是小学教育，每年的学费是7000元。我想找陈士果部长帮忙，机关门卫室的人说他几年前就去世了。

我给当时的行署专员王忠林写信，讲了我的遭遇。他的秘书打电话通知我，专员特批了1万元。我想当面表达感谢，他的秘书说：“不用了，专员让你好好上学。”

读大学的3年，我经常提醒自己：“别忘了你是来干嘛的。”我确实需要钱，但我上大学不是为了打工赚钱。我一边打工，一边读书，获得了首届国家奖学金。学校免除我一年的学费，余下的学费我用奖

学金和专员特批的那笔钱缴齐了。

那3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书法老师王鸿庆。王老师当时已经退休，大概听说我字写得不错，让我去找他。我过去后写了几个字。

王老师说：“你写的字笔法不对。”

我不服气地说：“我从6岁起就学书法，我的笔法哪能不对呢？”

他说：“你跟我学书法吧。”

我说：“我没钱。”

他说：“我不收你的学费。”

就这样，我成了王老师的学生。王老师是书法大家，我不光跟他学颜体、隶书，还跟他学做人。

2002年年底，我跟同学到哈尔滨参加招聘会。一所中学在招聘会上做宣讲，专门招聘各专业的本科毕业生。

我问：“你们招聘书法老师吗？”

负责人问：“你会书法？”

我把获奖证书和书法作品的照片拿出来，他马上让我填表，报名参加面试，说：“我们正准备招一名书法老师。”

我在学校教书法，也教语文，常常想起韩老师和王老师，希望自己像他们一样，教育学生成为自食其力的人。

我教学生书法，自己也在不断提升。书法不仅让我和别人有所区分，还给了我做人的尊严和底气。

后来，我结婚了。我嫁的这个人跟我一样穷，也是老师。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家里

没出一分钱。我们先凑钱给我爸爸买了房子，把他接过来，再贷款买自己的房子。

这些年，我专程看望过王忠林，见到失联多年的韩老师，回绥化拜会过王老师。他们都不需要我做什么，但我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善举结了果实，善良也可以延续。

2016年11月，学校传达了国家汉办的文件。我决定报考国家汉办选派的对外汉语教师。我想看看更大的世界，也想走出国门传播中国书法。我的爱人非常支持我。

对我来说，选拔考试中最难的是英语口语。因为我读中师时没学过英语，读大学时就学了一年英语，属于“哑巴英语”。

当时，我儿子在英语学校跟着外教学英语，外教的女儿也来中国了。我便主动提出，免费教外教的女儿书法，只可以经常跟这个孩子和她的家长交流，因此，我的口语水平提高得很快。剩下的就是背单词、练听力，为此，我晚上从来没有早睡过。

2017年，我顺利通过国家汉办组织的考试。才艺展示环节，我展示的当然是书法。现场的老师和同学都记住了我，他们直接叫我“书法家”。

2018年3月，我被派到智利的哈维尔·卡雷拉第一中学任教。

在我之前去的汉语教师都是国内名校毕业，但我没有压力。教学时，我把每个汉字和它的实用性，以及它背后的中国历史文化融合在一起，传授

给学生，学生很喜欢。我还讲到中国的书法和国画，并一一展示，那些学生都成了我的粉丝。

2020年1月，听说爸爸身体不好，我提交了申请，提前两个月回国。下了飞机，我直奔医院，爸爸抱着我大哭，说：“你终于回来了！”

爸爸得的是糖尿病，住院3次，都是我爱人在照顾。

我去智利前，爸爸的身体还可以，他跟我说：“我培养你学书法，肯定不光是为了让你当老师。但我没想到，你能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教授书法，我真为你骄傲！”

回国之后，我每天照顾爸爸。5个月后，爸爸因心衰离世，走的时候很安详。

我最近经常想：书法到底给了我什么？书法不仅改写了我的个人命运，还帮我打开了通往全世界的大门。爸爸用他残缺的手，拼尽全力，把我托举到他看不见的高度。

（响 泉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我教过的苦孩子》一书，本刊节选，王 赞图）

同情是一种不稳定的感情。它需要被转化为行动，否则就会枯竭。

——苏珊·桑塔格

外人看来是悲剧，可当事人只拿它当一段人生。

——余华

他凝视着生命，恰如生命之凝视自身。

——约翰·伯格



1981年1月的洛杉矶，天气十分寒冷，一名黑人青年忽然爬上威尔希尔大道上的一栋9层大楼，站在一个高高的窗口前，声称自己不想活了，要跳楼自杀。这一幕引来不少看热闹的人，他们在大楼下面聚集围观，其中一些人不停地朝那名年轻人喊：“跳呀，跳呀，有本事就跳呀！”

那名青年愈加绝望。就在这时，他看见旁边的窗口出现一

个巨大的身影，再仔细一看，竟然是阿里。对，正是拳王穆罕默德·阿里！阿里自20世纪60年代夺得金腰带，虽历经挑战，但一直拥有拳王的最高荣誉，是当时全美家喻户晓的明星，也是所有黑人青年崇拜的偶像。他的每一场比赛，都是吸引无数人观看的轰动事件。这位传奇人物如今忽然出现在身旁的窗口，那名青年一时反应不过来。

年轻人愣了一下后脱口而出：“真的是你？”阿里说：“是我，别开枪！”

青年说：“我根本没枪呀，咋开枪？”阿里说：“哦，那就好，我们是兄弟，好好聊聊。”

青年说：“有啥好聊的，我都20岁了，没工作，父母骂我是废物，活着真没意思。”

原来那天阿里刚好来威尔希尔大道办点事，忽然听助手说外面有人要跳楼。他赶紧出来看，看见黑人青年站在窗口上的那一幕，情急之下就赶来相劝。要知道当时阿里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多年拳坛征战损伤了他的大脑，他已经初显帕金森病的症状，说话有些口吃，双手止不住地发抖。即便他气喘吁吁，也坚持爬上9楼，来到年轻人隔壁的房间。躲藏的警察提醒他，那个年轻人手里有

枪，要他小心点儿。

拳王阿里上楼规劝自杀者的消息不胫而走，下面的围观者越来越多，大家都想看看阿里有什么招儿阻止那个年轻人。阿里见年轻人没持枪，放下心来，对他说：“谁说你是废物，我来帮你！你是我的兄弟，我一定会帮你，你

要勇敢，要相信我。”年轻人说：“我真的觉得活着没意思，没人理我，更没

人爱我。”说着说着，他忽然问：“你为什么替我操心呢？你又不认识我。”

阿里说：“因为你是我的兄弟，我爱你，如果你跳下去，你就下了地狱。”说着，阿里流下了眼泪。年轻人见状一惊，没想到世上还有人这么在乎他。事后阿里说：“有人以为我流泪是作秀，真不是这样的，我当时说着说着眼泪就出来了，我不会演戏。”双方沉默了一会儿，阿里说：“你把防火楼梯的门打开吧。”

青年听从阿里的吩咐，顺从地打开了门。

阿里走过去，一把抱住对方。下面响起一片掌声。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阿里送他去医院，陪他回家，对他的父母许诺要供他念书，帮他找到工作……媒体一路相随，闪光灯没停过。不过后来留下来的最有名的照片，是年轻人站在窗台上，阿里从旁边的窗口探出巨大的身子，朝年轻人挥拳鼓劲。那一年，阿里在拳坛上连遭败绩，先是在拉斯维加斯输给霍姆斯，年底在巴哈马输给伯比克，自此结束了他的拳击生涯。但是在那一年，他救了那个年轻人的生命。

（千帆摘自百花文艺出版社《西邻光影》一书）



阿里

遂愿与否

在孩子小的时候，我常指着街上正在装修的店面对他说：“瞧！他们一定有个生意兴隆的梦想！”再指着关门大吉的店面对孩子说：“瞧！他们当初一定没有想到会关店！”

接着，我一定会说：“梦想与现实有很大的差距。最重要的是别气馁，缓口气，再开一家店！梦想继续，行动继续。”

人生就像开店，不怕关门，怕不再开门。

门当户对

门当户对可以使高度增加，门不当户不对可使广度增加。

无论是“豪门联姻”还是“寒门做伴”，以及“齐大非偶”或者“飞上枝头”，都好！

我们不必歌颂或排斥任何一方，因为爱情总能超越世俗，多元文化常成就于“对与不对”。

导盲犬

“我以前没养过狗，但我

的丈夫说，他是我的‘导盲犬’。”老妇人笑得神秘，“我的眼睛不好。每次晚上出门，他都紧紧拉着我，碰到不平的地方就停下来，叮嘱我小心。去年他去世了，临终前还拉着我的手说，以后天黑别出门。我先走，但不会走远，下面的路黑，你别怕，我就等在那边，继续做你的‘导盲犬’。”说完，老妇人掩着脸，哭了。

人生便利店

●刘墉

手机子女

子女有两种，一种在手机里，父母可以兴奋地听他们的声音，可以得意地“秀”给朋友看。还有一种不在手机里，也可能不值得你“秀”，但他们本身就是你的手机，跟在你身边，为你联络，为你拍照，为你挂号，甚至在你病危的时候为你通知亲人，叫那些躲在手

机里的孩子回来，见最后一面。

你的子女是哪种？你是怎样的子女？

旧友

世事浮沉，人的变化也快。小时候关系极好的朋友，多年不见，他乡遇故知，虽然还能热情拥抱，但是，谁能确定抱的那个人，还是原来的样子呢？

如果这时候他搂着你的肩膀，说出一堆他的计划，要你跟他合作，你就算脑海里浮现小时侯穿一条裤子、一起挨骂挨打、护着哥们儿的往事，也得三思啊！

连家人都一样，钱锺书在《围城》里说得好：“远别虽非等于暂死，至少变得陌生。回家只像半生的东西回锅，要煮一会儿才会熟。”

“义”的教育

今天的职场有个问题，就是那些被家人宠大的年轻人，可能学历高，却不敬业。因为



我到巴厘岛旅行，找了一名叫查尔斯的司机，由他载我寻幽探秘。

巴厘岛山多，许多名胜位于高处。当车子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行驶时，我注意到，查尔斯的驾驶技术已臻于“出神入化”的境界了，像游鱼在水、飞鸟在天。山路狭隘，险象环生，他却往往能够化险为夷。羊肠般的山路根本容不下两辆车并行，每当迎面有车驶来时，其中一辆必须后退到稍稍宽阔的路面上，可路边没有围栏，稍有不慎，车便会滚落下山。可查尔斯镇定自若，进退自如。他自豪地说：“我天赋异禀，当年学驾车，短短一天内，便掌握了驾驶技巧。老实说，我双手一碰到方向盘，

后面有一群人宠他：“犯不着在外受气，不高兴就回家！”

搞不好他突然不见了，还得由父母来收拾东西。

问题是，人在江湖，能说走就走吗？你直接走了，你所在的团队怎么办？所以今天非但要有义务教育，更需要“义”的教育。想工作吗？先把“王子”和“公主”的头衔扔掉吧。

名校

朋友的公司缺人，我介绍了几个刚跨出名校的人，他都没聘用，却用了一个很普通的人，还对我解释：“我这里是用人的，不是训练人的。我没时间带菜鸟，而且他们可能没工作两天就出国了。”我说：“可是据说你用的那个人虽然



心眼

●尤今

方向盘便活了起来，不管多险恶的山路，都难不倒我。”

我朝他跷起大拇指，不料

打了几年工，却没做过这行。”朋友一笑：“管这些做什么？在职场待过就不一样，起码知道天高地厚。”

二十几岁，毕业证书是你的文凭；三十几岁，工作经验是你的文凭；四十几岁，事业成就是你的文凭。

就算是顶尖大学毕业，一张纸又能管用几年？不能与时俱进、温故知新，还是可能被社会淘汰。

起音

无论你的歌喉有多好，只要起音没抓好，中间唱不上去，就会演砸。

做任何事，“起音”都得慎重：应聘工作，你要求多少薪水？签约出版著作，你要多少印数？商业谈判，你坚持什

他竟透露了一个让我差点儿跌坐在地的惊人秘密：“十多年前，我在砍树时，一根顽强的树枝弹进眼睛，直戳眼球，血流如注。村子没有诊疗所，家人雇车把我送进省城的医院时，右眼伤势太重，因诊治不及时，永久失明。”

“你是说，你仅靠单眼驾车？”我结结巴巴地问道。

“是啊！”他直言不讳，“驾车除了用肉眼，更重要的是‘心眼’。我驾车多年，不曾发生意外，便是明证。”

诚然。肉眼所见有限，心眼却无远弗届。

洞悉世情，靠的不就是心眼吗？

（青江摘自《羊城晚报》
2022年10月30日）

么底线？朋友合作，你要怎么分成？当你“起音”高了，可能“拿不到”，也可能断了自己未来的路。所以人要自知，有多少能耐定多少价。

骑马找马

破釜沉舟虽然能显示出魄力，逼出潜能，但是，一般人最好摸着石头过河，骑着马找马。

因为脚下踩的无论是大石头还是小石头，毕竟稳些；胯下骑的无论是驽马还是老马，毕竟高些。

稳与高能够增加气势，有了气势才好谋划，有了退路才好进取。先守住桥头堡，才好出兵过桥。

（远琴摘自接力出版社《人生便利店》一书）



驯服爱情

关于爱情，当今的流行文化鼓励我们采取这样的态度：既要对爱情满怀期待，同时还要小心谨慎，你得掌握各种心理防御措施。

在这种语境下，要么认为爱情是一种幻觉、一个神话；要么认为爱情就是简单的关系组合，无非是男女双方的利益共同体，甚至是利益的权衡和计算；或者将爱情等同于荷尔蒙；更甚者把它工具化为谋取金钱利益、社会地位或者性的工具。

这样一来，爱情的神圣性就被消解了，人们无法得到那种所谓的“向往的爱情”，于是，又会有人跳出来发表“人不应该相信爱情”等言论。当下人们关于爱情的焦虑大致由此而来。

现在网络上流行的许多恋爱技巧，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比如其中一种技巧是教你如何在爱情中保持主动权，其实就是在教你如何欲擒故纵。

你如果发一条短信给意中人，要是一整天没有收

到回复的话，你必须三五天之后再与对方联络。你不能主动，要让对方变得积极主动，这样你就可以进退自如、泰然自若。如果达到这样一种状态，你就成功了。

还有一种

大家经常强调的观点是：你要找一个爱你的人，而不是你爱的人。找

我爱的人，我就非常被动，我可能要去追求他，非常累，我可不想这么累。所以，我还是找爱我的人吧，起码我是舒适的、安全的。还有，你是要主动表白，还是不断地暗示对方，让对方表白。因为表白是一个有风险的举措，意味着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自己的防线，由于你是不设防的，所以容易进入一种脆弱的局面，从而在感情中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

所以在爱情当中，许多人把安全感和确定性放在第一位。

但是，大家想想，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到底是为了寻找什么？是为了获得绝对的安全感吗？

我觉得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想驯服爱情。

爱欲本身是强健的、有生命力的，然而我们想要驯服它，把它变成温顺的、听我们支配和使唤的宠物。这让我想起了综艺节目《奇葩说》其中一期的辩论题目：“如果你的爱人不喜欢你的宠物，你是放弃宠物还是放弃爱人？”大部分人选择放弃爱人，因为爱人不如宠物那么温顺。

问题是，这样一种小心翼翼并精于计算的自我保护方式，可能不是一个人爱自己的最好方式。它不会成为一个让你安定、稳定和自信的力量之源，反而成为一个自我怨恨、纠结、抑郁情绪的生发地。

在我看来，现在爱情的衰落，或者恋人在爱情中的挫伤，跟我们试图驯服爱情的趋势是有关系的。



驯服爱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人把爱人变成他完全可以掌控的、可以理解的、可以支配的人，爱情只要成为一种让他感到舒服、满足的事物就可以了。

这会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你的驯服，无论采取怎样高超的技巧——博弈论的技巧、洗脑的技巧，最后可能会让自己陷入一种永不停息的动态斗争当中，因为一个真正的他者是不太可能被驯服的。

第二，即便你成功驯服了对方，这也意味着你失去了爱情中最精彩的部分。

爱情是一场奇遇，它会让你打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让你的生活发生重要的变化，有的时候甚至是根本性的改变，从而进入另一片天地。

爱情中的自恋

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结婚还是要找门当户对的人。为什么呢？门当户对的两个人，早期的成长经历是相似的，教养也相通，所以“三观”比较接近，品味偏好类似，喜欢的东西也差不多，这样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将会比较和谐。

这个道理也许是正确的，但它的前提是，我们在爱情当中的需求是找到同类，甚至是找到跟自己无限接近的另一个人。

这种以安全感为核心、极端的自我呵护、摒除陌生感和冒险的恋爱方式，其实是一种自恋，并不是自爱的最好的方法。

自恋和自爱有什么区别呢？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写过一本书，叫《爱欲之死》。他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爱人是一个经典意义上的独一无二的他者，是不可把握的、令人着迷的、令人困惑的。如果你不接纳他者，不向他者敞开心扉，就会陷入爱情终结这样一个悲剧。

他认为爱情的终结或者爱情的消逝是由两个问题引起的。

一个是，我们陷入自恋，他称之为“自恋的地狱”或者“自恋的沼泽”；另外一个是“同质化的地狱”。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想把爱欲这样生机

勃勃的生命驱动力，转变为可以为我所用、让我舒服、保持自我安定和安全的这样一种生命历程。这完全是一种误入歧途的方式。

在他看来，爱情从根本上就是让我们与他者相遇。而他者最重要的是跟我们之间的异质性，或者说给我们带来的否定性，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他、把握他、掌控他。

在爱人面前，我们最根本的、最纯真的表现是无能为力——我们无法驾驭他。

而现在，我们所有的做法都跟真正遭遇他者、接纳他者是相反的。我们采取两个方式，第一个是把它归类化，第二个是把它绩效化。

所谓归类化，就是给它命名。在这里，韩炳哲借用苏格拉底的一个说法，认为爱人是一个“阿特波斯”(Atopos，希腊语，意为独一无二)，难以归入任何类别、任何范畴，无法命名。

他引用了罗兰·巴特的一句话，每一个个体都做了极端的特殊化和特定化处理，你必须认识这个人的独特之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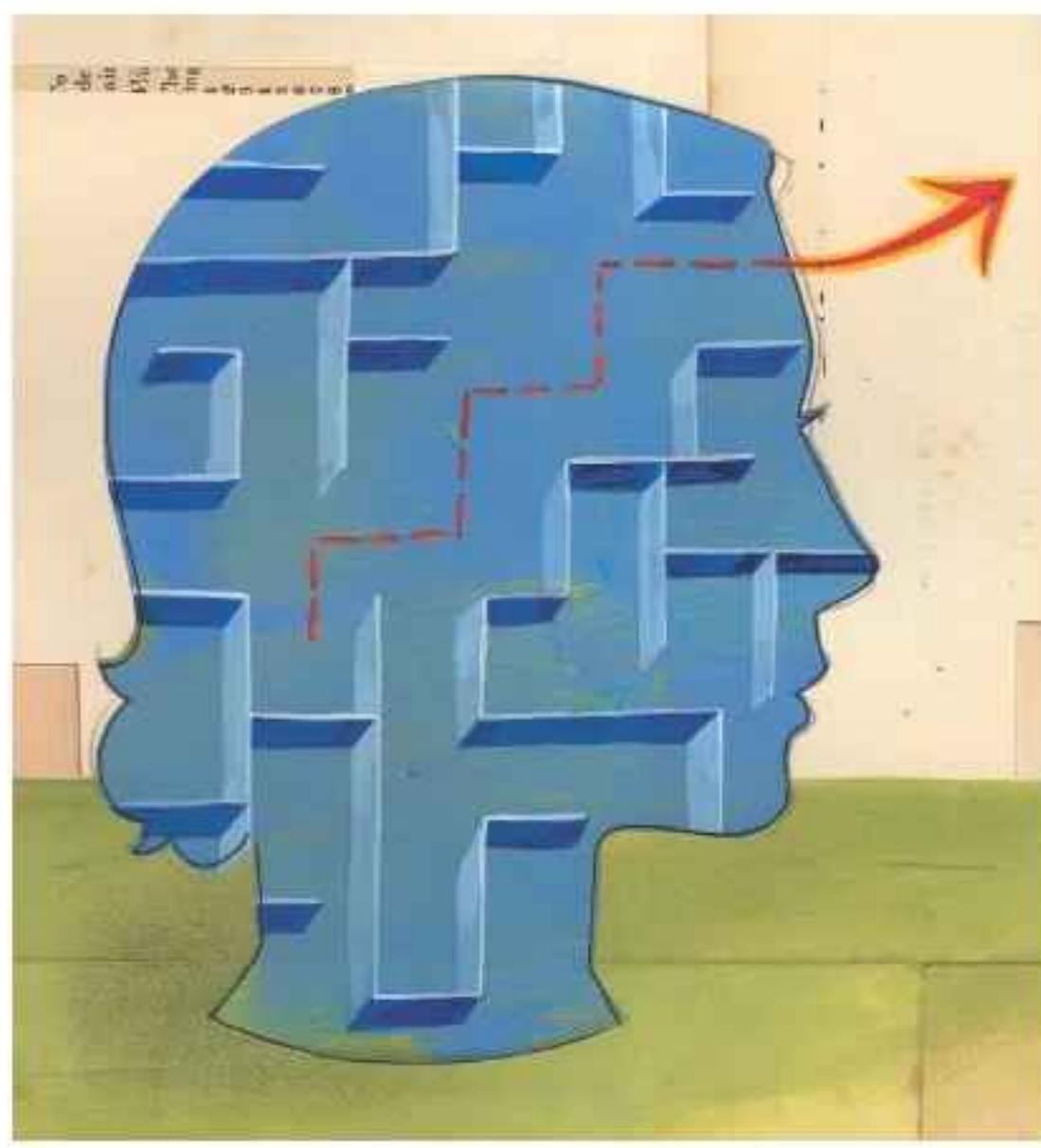
我们现在选择一个爱人，有点像人力资源官在招聘网站上挑选应聘者一样，通过命名进行分类，比如说外向的、内向的、优雅的、粗鄙的、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富裕的、贫穷的，诸如此类。

通过这种熟悉的命名，我们似乎把握、驯服了一个他者、一个独立的个体，然后把他纳入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域。但是，韩炳哲认为这是自恋，而不是自爱。

韩炳哲认为，自爱是基于自己的主体性与他者有边界，他能意识到他者和自己的不同；而自恋是没有边界的，是一个人把自己的整个形象辐射到全部的视野当中，整个世界成了自己的倒影。

当我们回避、拒绝了他者对我们的否定性，那会发生什么呢？

韩炳哲说：“否定性的丧失导致了当今爱情的枯萎，让爱情成了可消费、可计算的享乐主义的对象。人们满足于追求同好者带来的那份舒适，放弃了对他者的渴望。人们追求的是一种舒服的、最终缓慢沉淀在意识之内的熟悉感。超验性的体验在当今的爱情中不复存在。”



我认为，我深刻感觉到自己与别人格格不入的原因在于，大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而我用思考去感觉。

对一般人而言，感觉就是生活，思考就是学会如何

牵手

◎草予

月下广场，两个人牵手而过。打眼细看，应是一对母子。母亲瘦矮，银发齐肩；儿子年至半百，已露沧桑。

他们走在月光和晚风里。老母亲笑面迎风，没有一点儿龙钟之态。有母亲牵着孩子的安心和喜悦。可以想见，身边年至半百的“小儿”，在上蹿下跳、弄鬼掉猴的年纪，她也是这般牵着的。

时间仿佛已经把老母亲变成“小女儿”。身边的儿子反而像一

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同质化的地狱”，也就是说我们用目前社会上流行的绩效观念来对待爱情，爱人被我们看作可以打分的：颜值怎么样，身材怎么样，工资收入怎么样，这个人是不是有足够的进取心，将之纳入我的生活以后，我的家庭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这些就是人们在爱情中遭遇的，这样的爱情不是对自己生活的一个真正的改变。

总的来说，韩炳哲的见解是，要想逃离自恋的陷阱，逃离同质化的陷阱，我们首先要大胆地与他者相遇；与他者相遇不是要去驯服他，而是首先要承认自己无能为力。

用思考去感觉

◎ [葡萄牙] 费尔南多·佩索阿 ◎刘勇军 译

生活。对我而言，思考就是生活，感觉不过是思考的食粮。

奇怪的是，我仅有的一点热情被那些与我性情迥异的人唤起。我最崇拜的文学家当属那些与我有着极少相似之处的古典作家。如果不得不在夏多布里昂和维埃拉之间做出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维埃拉。

越是与我不同的人，看

起来就越真实，因为他不像我那样依赖自己的主观性。这便是为什么我不断靠近去研究的客体，恰恰就是我憎恶而且避之不及的人性。我爱它，是因为我恨它。我喜欢凝视它，是因为我不愿感觉它。风景如画一般美好，却绝少能做成一张舒适的床。

（林一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不安之书》一书）

位“父亲”，牵着自己的掌上明珠，宠爱有加。

广场上，更多的是年轻的母亲牵着叽叽喳喳的儿女，孩子们天真无邪，母亲们甜蜜蜜。

青春惹人羡不假，可在此刻，那位白发苍苍老母亲的骄傲，却不输任何一位年轻的母亲。

（大浪淘沙摘自《今晚报》2022年10月28日）



就像人们沉浸在爱情中就是“坠入爱河”，你陷落在他者面前，让否定性来重新打开自己。

可是如果这样，人是不是就失去了主体性？

韩炳哲提到了黑格尔的想法，就是这个主体性开始是闭合的，然后通过打开、容纳否定性，通过否定之否定拥有一个新的、整合过的主体性。爱情大概是这样一个历程。

爱情是一个很广阔的议题，这里我们只谈到了一个侧面，我相信大家对爱情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思考。

（清弹摘自微信公众号“女编辑”，本刊节选，毕力格图）



“教授，您有心事？”秦子小声地问。

荒白教授说：“没有，为什么这么问？”

秦子站到教授身边，瞥了一眼展柜，说：“国家博物馆这么大，可您在这个展柜前站了5分钟。这个展柜里除了几块原人用过的石头，啥都没有，我看您是在这儿假装看文物，其实就是心里有事。”

教授依然盯着面前的几块石头，说：“这个展柜里除了石头，还有很多东西，只是你没看到。”

秦子听罢，弯下腰仔细观察了一番，又回头看教授，问：“展柜里除了石头还有什么？我什么都没看见。”

“可我看见了，展柜里除了石头，还有史前人类的心智演化进程。”

“啊？您为什么这么说？”

“在旧石器时代，史前人类因为神经系统的发育水平不同，其打制的石器在结构上也不一样。最原始的一类叫奥杜威石器，这种石器几乎看不出结构设计，造型比较随意。而到了稍微晚近的直立人阶段，人类又打制出阿舍利石器，其中包括一种有着对称结构的手斧，这说明那个时期的古人类已经有了基本的规划能力，手眼协调性也发展到一个新层次。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直立人的脑部演化和语言发展可能存在间接联系，人类的精神世界就这样渐渐地走向成熟。这些都是我在观察展柜中的石器时想到的。”

秦子听完，看了看展柜，又看了看教授，问道：“那您从这些石头上还看出其他东西了吗？”

教授推了一下眼镜，说：“当然。比如，一种石器工艺的扩散往往是因为其制作者的迁徙。你看这些文物展牌上写的出土信息，在脑海中绘制



一块石头上的修为

● 河森堡

一幅地图后就不难发现，阿舍利手斧在非洲出现后又逐渐传播到地中海东部乃至欧洲。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石头身上隐藏的是原始人类走向世界的恢宏篇章，它们是人类走出非洲的证据。”

秦子听罢，沉默片刻，说：“那您还看出什么来了？”

“我还看到地球气候的变化。”教授皱起眉头，“你看，这些石器是不是有大

有小，有的圆钝，有的尖锐？”

秦子观察了一下，点了点头，说：“是啊，但是这和气候有什么关系？”

教授双手插兜，说：“工具的结构体现其目的。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地区的气候变得潮湿温暖，那么森林植被就会趋向繁密，原始人就乐于使用大而圆钝的石器，方便刨挖和捶打植物的根块、果实。而当干燥寒冷的气候袭来时，环境就会向草原过渡，原始人就会更多地处理一些动物，扒皮、挑筋、切肉时，细而尖利的石器自然更好使。所以，你仔细看展牌上这些石器的定年信息，在某个遗址中，大小、结构不同的石器在年代上的顺序也暗示着当地气候的变化，这和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又是相互印证的。”

秦子几乎被教授说得愣住了：“几块石头而已，就能有这么多的学问？”

“不，谈不上多，因为我刚才只说了相关学科的一小部分。其实，展柜里的这些石头比我更适合做你的老师，因为它们告诉你一个道理：人们能从一个物件上看出什么，并不在于物件本身，而在于观察者自身的修为。”教授说。

（小 双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教授与年轻人》一书，刘 宏图）



回来了。

开门，房子用憋了一个月的闷气回应我。

天阴着。窗台上摊开着一卷微凉的日光。爬上去把窗扇推开。没感到有风，但许多超载的大卡车把一斗又一斗的声浪倾入。

房子幽幽地吁了一口气。

我回来了。一番舟车劳顿，我需要调整身心。于是把自己折叠好放在瑜伽垫子上。十分工整的架势。盘腿，拈指，眼观鼻，鼻观心，平稳吐纳，喉式呼吸，微凉的流光涌入丹田。我什么都有了，但我尚未唤回自己的平静。

我总感觉光阴在房子里游走。我看不清她的身影，只觉得她在眼角的余光处闪现，像在跳一个人的华尔兹。我知道，她正在向我暗示她的孤独。退下去吧，我有事情要想。

记得奈保尔在《抵达之谜》里写过，在那英国的老庄园里，在他独居的小房子内，有一个晚上，他忽然感到呼吸困难，而后大病一场。就在复原期间，他十分清晰地感知，自己就那样了，他已经从中年步入老年。

从中年步入老年，仿佛在一夜之间。

一夜之间？太匆忙了。我

想到练霓裳，或者瑛姑，一夜白发。那是个怎样的过程呢？夜里突然被病魔掐住脖子，于是一夜都忙着要掰开它的手指。没来得及厘清是梦境还是现实，天亮时自己就成了老人。

像这次回老家，母亲有一天忽然告诉我，某日中午，她

哽咽了。而我坐在阶梯上，抱膝，仰起脸来注视着她黝黑的脸。这让我觉得自己仍然像个孩子，可岁月已经卷起我们，在人世走了一圈又一圈。

妈。

我努力微笑。你想怎样呢？你女儿都已经是阿姨了。

真有这样的事啊。甚至不是一夜，就那么一瞬，岁月解除它的封印，撤去障眼法，于是突然有一面镜子映照着你的老态龙钟。可怎么我想象那个骑自行车在路上哭泣的母亲时，总觉得她像个对岁月一往情深的女孩。

妈。

没有过去拥抱你，是因为不想抱头痛哭。面对人生和岁月，我们要有自己的风骨。

如果可以选择一个姿势，现在这样就很好。盘腿，腰背挺得很直，不动如山。任岁月围绕我，唱忘忧的歌、跳曼妙的舞。

天色缓缓沉下去，我继续用缄默来呼唤我的平静。

我继续想起一些琐碎得记亦可、忘亦无妨的事。譬如我曾经对谁说，我要写一篇叫《童年的最后一天》的小小说；譬如《封神榜》里有个情节，是比干受姜子牙的法术保护，剖胸取心后不死，却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老妇叫卖空

离骚

● [马来西亚]黎紫书



在附近遇上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那人喊她阿婆。

如同一个多年的诅咒突然破除，母亲愣在那里。然后她骑着自行车回家，路上一直遇见年轻时的自己。那是姣好甜美的姑娘啊。母亲说这个时一直在笑，笑出眼泪来，声音都



看着身体衰弱、已经有些糊涂的母亲，我头一次感到了对母亲的依恋。我是那么依恋母亲，恨不得将她紧紧拥在怀里。

母亲在外有工作。那是一份作息很不规律的工作，她有时甚至要彻夜上班。每逢那些日子，她的勤务表上就写着“傍晚开始”。

对年幼的我来说，“傍晚开始”是很可怕的字眼。母亲傍晚出门，意味着我放学回来，她已经离开家了。这样一来，我就有好长一段时间见不到她。凡是“傍晚开始”的日子，母亲都会下午四点左右开车出门。如果我在学校，到了那个时间便会认命；若不在学校，就会一直惦记着时间。

那天时间真的很紧，还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我一放学就跑了出去。

如果像平时那样走路回去，就绝对赶不上了。我背着叮当作响的书包，闷头使劲往前跑。我跑啊跑啊，终于气喘吁吁地回到家，在停车场里看不到母亲的车，顿时陷入绝望。那种感觉我至今记忆犹新。母亲一言不发地丢下我离开了，这让我感到无比悲伤。

按照排班，母亲有时会深夜回家。上小学那段时间，我还跟母亲写过交换日记。我把每天发生的事情画在本子上，母亲回家后在底下回复。我最期待的事情，就是早上起床翻开那个本子。

一天夜里，我突然醒了，发现母亲跟我贴着脸颊。她是平时都这样，只是我睡着了不知道，还是那天偶然如此？我无从知晓。母亲并不知道我发现了这件事，但是，那一



脸颊

● [日] 小川糸

○ 吕灵芝 译

刻的记忆，支撑了我很长时间。

此生道别时，我对母亲做了同样的事。那是我第一次主动触碰母亲的脸颊，触感那么柔软，就像刚捣好的年糕。正如我奢望着母亲的爱，母亲也奢望着我的爱。母亲多么希望我能够爱她，可她又是那么笨拙，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意，只能用完全相反的行动将我越推越远。

得知母亲被确诊患有癌症后，我切换了自己的感情，反过来成为她的“母亲”。我已经不能再寻求母亲的爱，并且有自信在没有母爱的情况下活下去。现在，我只对母亲有着无限的依恋。从感受爱的一方变为倾注爱的一方，让我无比轻松。

现在我想，母亲一定也希望得到爱吧。
（湖曲摘自四川文艺出版社《岁月的针脚》一书，黄思思图）

心菜。老妇的一句“空心菜”便让比干倒地而毙。还有，譬如几个英年早逝的艺人，一株孤零零的兰花，杰夫·巴克利唱的《哈利路亚》；譬如扔在

客厅里尚未安置的行李。

譬如行李箱里有一本很厚的小说——《白牙》。书里夹着两张黑白照片。母亲在照片里，青春在她的笑颜里。是

的，对岁月一往情深的大姑娘。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楼影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暂停键》一书，连培伟图）

病房里的『铁路大哥』



● 馒头大师

2022年国庆节期间，我去听了一场线下脱口秀。散场后，我和几位脱口秀演员一起去吃夜宵。

一起去吃饭的人里，有在第5季《脱口秀大会》上揣着两块电池上台的王十七——他的心脏是人工的，必须随身带着电池供电，每8小时换一块。

组织饭局的人，是那个在台上让人笑到脊柱变形的上海长征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曹鹏。他安排的吃饭的地方是一家火锅店，大家走到门口，王十七忽然说：“你们进去吧，我要不在门口坐着，你们涮点肉或蔬菜给我端出来。”

他当然是开玩笑，但也让曹鹏连拍脑门自责不已。因为曹鹏才反应过来，火锅店的电磁炉会对王十七的人工心脏起搏器造成致命影响。

吃饭的地方换到了一家小龙虾店，大家坐下来，边剥边

聊。

和段子手们一起吃饭，自然很开心。

在哈哈大笑中，王十七给我们讲了一个当初他在病房里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并不是王十七，而是“铁路大哥”。

王十七是2019年9月2日住进HFCU（心衰重症监护病房）的。两天后，铁路大哥也住了进来。

铁路大哥和王十七的病床相邻，得的也是一样的病：扩张型心肌病。

这种病如果不用医学术语解释的话，可以把心脏比作一幢房子：别人心脏有问题，最多是天花板漏点水，而得扩张型心肌病的人，是房子的墙壁不行了，不行的还是承重墙，房子接下来就会慢慢塌了。

解救的办法是有的，那就是心脏移植。但全中国那么多

病人，哪有那么多可供移植的心脏？

退而求其次，有种替代治疗方案，就是装人工心脏。如果这个有30%失败概率的手术能成功的话，就会从患者的肚子里拖出一根线，连上电池，靠电池供电维持心脏的跳动，24小时不能间断——从此，患者将加入“赛博人”的行列。

王十七和铁路大哥，都是在等着做这个手术。

有所不同的是，王十七比铁路大哥年轻6岁，身子骨更好一些，基本匹配手术条件。而铁路大哥被送进来的时候，医生说他的身体机能还不符合手术条件。

王十七说，自己的这个病应该是先天性的，而铁路大哥的这个病是急性发作的。

铁路大哥之所以叫铁路大哥，因为他是设计和修建铁路的，好像已经到了副总工程师



时间的冤家

●贾行家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是对时间着魔的人，在他的小说里，最简洁的迷宫是一条直线——这也仿佛是我们感受到的时间。他有一篇叫《秘密的奇迹》的短篇小说，讲的是“二战”期间，一个犹太学者被纳粹抓住，判处了死刑。在临刑前，犹太学者在黑暗中祈

这一级别。

按理说，他设计和修铁路跟他得这种病没有太多关系。但大哥常年工作的地方，是青藏高原。

按照规定，HFCU 里的病人是不能随便交谈的。但病房里的时光实在难熬，王十七就趁护士不注意或管得松的时候，找机会和铁路大哥聊天。

铁路大哥很遵守规矩，一般很少说话，但唯独说到一件事时，他总是忍不住眉飞色舞，讲得非常起劲——在青藏高原上修铁路的事。如何解决高原上的冻土问题，如何克服令人头晕目眩的高原反应，如何在铺好铁路的同时注意保护生态环境和不影响动物迁徙……王十七说，铁路大哥说这些的时候眼中放着光，浑身透着自豪感，他不知不觉就会被大哥的情绪感染。

大哥住进 HFCU 以后，对待很多事都非常谨慎，从不说话说满，但只对一件事，他从头到尾都充满信心：治疗的费用问题。

求上帝，给他一年的时间，完成自己牵挂的一部剧本。在梦中，上帝答应了他的请求。然而醒来后，他就被拉到了刑场上。

那这个愿望如何实现呢？当一滴雨水落到他的太阳穴，军官发出执行枪决命令的一刹那，他感到整个世界静止了，只有思想在飞速地运转。原来，这个瞬间在他的体验里被拉长成了一年，他可以在头脑中字斟句酌地完成作品。当他

HFCU 每天允许家属进来探视一小时，基本上都是铁路大哥的媳妇来探望。王十七有几次从他媳妇的话里听出，大哥家对这笔手术费用还是有些发愁。

光换个人工心脏，手术费用前后就是 60 万元，这对普通家庭而言绝不是一个小数字。

但铁路大哥总是拍胸脯——他其实不能拍，只是表现出那种气势——安慰媳妇：“你放心！你担心个啥？国家会不管我们吗？”

但这毕竟不是一笔小钱，可能是要走流程，可能是要审批，可能有其他原因，总之他媳妇在那些天因为没得到大哥单位的准信，难免有些焦虑。

每到此时，大哥总是好言安慰她，让她放宽心。

2022 年 9 月 28 日那天早晨，王十七被铁路大哥的手机铃声吵醒了。

大哥接到了铁路局一个高层领导的慰问来电，在电话里，领导告诉他：“安心准备手术，安心养病，所有费用，

把最后一个词敲定的时候，雨水从他的脸颊上流了下来，子弹击中了他。

博尔赫斯没有像拍科幻电影那样大动干戈，他只是在刑场按下了暂停键，就完成了幻想。残酷的现实看起来并没有改变，却呈现出冷静的尊严感：时间没有站在毁灭者的一边，而是站在了创造者的一边。

(枫林晚摘自新星出版社《世界上所有的沙子》一书)

国家帮你承担！”

挂了电话，大哥立刻给媳妇打了过去。那几天说话已经有些虚弱的他，此刻声音无比响亮：“你看到没有？我说什么来着？国家怎么会不管咱？”

那天在饭桌上，王十七为我们模仿这段话的时候，惟妙惟肖。

于是，我提议为铁路大哥干一杯。大家举杯，我们喝的白酒，王十七喝的啤酒。

“人哪！其实有时候真的靠的是信念！”说完这句话，王十七又灌了口啤酒。

我们催他继续说下去。

他说：“故事结束了。”

也就是在这一天的下午，铁路大哥走了。

“其实大哥从接完电话到去世，也就几个小时。”

王十七说完，一桌子人都沉默了。

半晌，王十七忽然又轻声说了一句：“我感觉，他也是完成了一个信念。”

(晴 色摘自微信公众号“馒头说”，刘德山图)



何处高楼雁一声

● 黄显宁

我十二三岁时迷上《红楼梦》，读到八十回末便捶胸顿足，恨不能穿越时光隧道并在半路截住曹雪芹——替他磨墨煎药、赊酒熬粥、抄文存稿，怎么着，也要让那原装正版的后四十回成书传世才好。只可惜这样的隧道口在人世间遍寻不着，愤懑之余，我只好在日记本上长歌当哭：“挥万两金，何处觅，当年断梦重续……”真是把青春期间歇性泛滥的酸文假醋都给泼尽了。

后来我看问题换了角度，发觉作者写到紧要关头戛然而止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针对《红楼梦》人物命运走向的续作、论文、猜测何止千万，反正谁比谁更接近曹雪芹的原意永无定论，那么，乐得大家一起拉动文化产业。再后来，我读狄更斯的全套文集，发现狄翁谢世之际，也留了一部未完待续的遗作——《德鲁德疑案》，同样催生“探佚”之风勃兴，足可在“狄学”的大树上单独生出一条旁逸斜出的分支来。书名既然以“疑案”为关键词，情节链上预设的锁扣，自然不到最后关头不会解开。据说，临终前3个月，狄更斯曾在觐见维多利亚女王时表示，对于正在连载中的《德鲁德疑案》，他已成竹在胸，但凡“陛下欲享有先知为快之特权”，他将乐于和盘托

出。怎奈天下显然有更值得女王关心的事，她只挥了挥衣袖，便将作家本人珍视的“特权”——那个已经冲到他喉咙处的秘密，婉拒于唇边。不晓得女王事后有没有空为此扼腕叹息。好在狄翁的老朋友兼传记作者约翰·福斯特，陆续抛出多条或明或暗的线索，成为好事者揣度《德鲁德疑案》结局最权威的根据，大约也由此奠定了此公之于狄学——正如脂砚斋之于红学——的特殊地位。

然而作家的悲哀我们永远无法感同身受。生命之烛即将烧断了芯，狄更斯仍然挣扎着要把《德鲁德疑案》写完。他在那场致命的脑出血当天，仿佛预见到了什么，破例比平时多写了一个下午，总算赶完了第22章。相形之下，巴尔扎克的临终境遇更为凄苦：隔壁，他苦恋了20余载的新婚妻子一边与情人缱绻，一边等待领受他的遗产；病床前，陪伴大文豪的只有一位医生，听他呼喊着小说人物的名字，哀求上天再多给他一点儿时间。他的《人间喜剧》本来搭好了137部小说的框架，而今，依仗着痛饮咖啡、透支生命，他也只完成了96部！

菲茨杰拉德在44岁因心脏病猝死时，他的长篇《最后一个大亨》刚刚写完第6章——彼时，笔头荒疏许久的作家，刚刚从家庭变故的废墟里探出头来，呼吸了一口



沈从文说：“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他晚年有一次看到自己年轻时写的一幅字，说：“我当年写得可真好啊！”说着说着，他就哭起来。

对此我很不理解。看到美，应该感到愉悦才对啊，为什么要哭呢？

学者陈志华教授第一次登上雅典卫城的时候，竟然是“泪流满面，咬紧嘴唇才没有哭出声来”，哭得比沈从文先生还凶。陈教授曾在罗马住了半年，即将离开罗马时，他的女性朋友鲁奇迪教授请他吃饭。吃完之后，鲁奇迪又像往常一样问：“你觉得罗马美吗？你愿意再来吗？”陈教授又一次回答：“罗马很美，我希望再来！”鲁奇迪高兴得紧紧搂住陈教授，狠狠亲了他几口，说：“你真是个好人，我喜欢你！”说着就哭了，泪水沾到陈教授的脸上。罗马人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一个即将离开罗马的人，只要背对特雷维喷泉，向后抛一枚硬币

到水池里，他就有机会再来罗马。陈教授掏出口袋里的全部硬币，抛了进去，屏住呼吸，听着硬币落水的声音，哭了。

还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关于海涅的。1848年5月，海涅去卢浮宫，在《米洛斯的维纳斯》雕塑前摔倒，健康状况

受赞美的美神，我们亲爱的维纳斯站在台座之上，我差点儿晕倒在地。我在女神的脚下躺了很久，失声痛哭，哭得那样伤心，连石头也会对我起怜悯之心。甚至女神也同样地，可又无可奈何地俯视着我，仿佛想说：“难道你没有看见，我没有胳膊，所以对你爱莫能助吗？”

美，看来真的会让人哭。这是为什么呢？

一是美的脆弱。《米洛斯的维纳斯》雕像没有胳膊也很美，但大部分美好的事物一经摧残就不美了。美好的情感一旦受伤，也往往像瓷器，再高超的修复也会留下裂痕。

二是审美主体的脆弱。“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都是很让人伤心的。

由此我才有些明白，“人生因为有美，所以最后一定是悲剧”。
（海城楼摘自微信公众号“声若蚊蝇”）



久违的文字的芬芳。44年之后，杜鲁门·卡波特作别尘世之际，最耿耿于怀的是迫于显贵的压力，没有完成他想象中的鸿篇巨制《应许的祈祷》，那是他胸口化不开的死结。一年之后，菲利普·罗斯的恩师马拉默德病入膏肓，罗斯赶到其寓所，听他颤巍巍地诵读刚刚写了头两页的新作，一篇永远没有完成的新作。

2004年，当加西亚·马尔克斯继续以血肉丰满的新作实践他“活着为了讲故事”的宣言时，手里的诺贝尔文学奖还没焐热的奈保尔已颓然宣称，即将付梓的《魔种》将是他最后一部小说，因为，“我已经失去了写下一本的精

力”。放弃也是一种选择，至少，由未竟之愿衍生的痛楚，奈保尔大约可以豁免了。

想起举凡音乐家传世的最后一支曲子，世人皆称之为“天鹅之歌”，比如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但套用到那些至死都握牢了笔的作家身上，我总觉得少了些凄惶与不甘的意味。那是热爱他们的读者望穿秋水也看不见的一长串省略号，那是回荡在“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中的遽然嘶鸣，那是晏殊的一句好词：“何处高楼雁一声？”

（写影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一个人的城堡》一书，杨向宇图）

在韩国电影《分手的决心》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因为女主角来自中国，韩语并不流利，所以她和男主角对话的时候使用了手机里的智能翻译软件。于是我们会不断地看到这样一幕：两个人在交谈时，女主角先对着手机说一句，然后再用手机将翻译过来的韩语播放一遍。

这样的交流方式就使得电影的节奏变慢，流畅的对话也被打断，观众每次都要耐心地等待着女主角用手机一句一句地翻译给对方。

我们每个人都能深刻感受到，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快。拿电影来说，一个镜头的平均时长，已经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10秒加速到现在的不到4秒。流行音乐也同样如此，节奏正变得越来越快，歌曲前半部分较为轻柔舒缓的传统习惯也被舍弃了，同样被舍弃的还有缓慢的前奏。因为现代人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听歌时会变得越来越不耐烦，几秒钟后就会轻易地切换到下一首歌。

像《分手的决心》这样一部犯罪悬疑片，似乎更应该讲究节奏的紧凑，尽量避免情节的拖沓。如此烦琐的对话形式会不会让观众失去耐心呢？随着情节的进展，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个设定是神来之笔。延迟的对话，使得观众能够仔细品味女主角说的每一句话，大大增加了戏剧的张力。例如，女主角在雪夜的山上问道：“那天晚上在市场上遇到我，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又突然活过来



电影《分手的决心》海报

慢一点，再慢一点

●岑 嶸

了？”这种通过两种语言延时的对话，能够让观众有充分的时间回味之前两个人相遇时的情节。

列纳德·蒙洛迪诺是美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和斯蒂芬·霍金共事过，并且两个人还合著有《时间简史》的普及版。

霍金一直被病魔困扰，只



蒙洛迪诺与霍金

能通过鼠标点击电脑屏幕上的单词与人进行交流，这是个枯燥乏味的过程，他必须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选择。蒙洛迪诺回忆说，在他们刚开始合作的时候，霍金还能用拇指来点击鼠标。后来，随着病情日渐加重，他得将一个运动传感器固定在眼镜上，这样他就可以通过拉动右脸颊的肌肉来点击鼠标。

蒙洛迪诺和霍金一起工作时，霍金能以每分钟大概6个单词的速度说出句子。于是，蒙洛迪诺通常都得等上好几分钟，才能等到霍金对他说的话做出的简单回应。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蒙洛迪诺只能无聊地坐在那里发呆。

有一天，蒙洛迪诺的视线越过霍金的肩膀看到电脑屏幕，那上面有霍金组织好的句子，蒙洛迪诺开始思考他做出回答的这个过程。其实等到霍金完成整个句子时，蒙洛迪诺就已经有好几分钟的时间来思考霍金想表达的观点了。

这件事使蒙洛迪诺豁然开朗，平时人们在交谈时，总是在几秒钟之内给出答复，但这些连珠炮式的、不假思索的讲话来自我们思维的表层。而当他和霍金交谈时，那些多出来的几十秒或几分钟带来了十分有益的效果。他可以更深入地理解霍金的观点，而且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也能在此过程中打磨得更有穿透力。在此期间，他有了更深邃的思考，这是他在日常谈话中不曾获得的体验。

今天，全球信息的数量每



戳人痛处

● 丁时照

托身人间，爱恨情仇，缠绕一生。磕碰久了，就落下疤痕。

赵简子派家臣尹铎治理晋阳城，要求他完成两个任务：一是将晋阳建成赵家的“根据地”，二是拆除旧城墙。尹铎走马上任，轻徭薄赋，终至民无二心。赵简子来工地视察，一眼就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旧城墙不仅没拆除，反而加固增高。他怒火攻心，一定要先杀掉尹铎才进城。众人苦苦规劝，赵简子不依不饶。这时，赵简子的另一个家臣邮无正挺身进谏，说明尹铎的所作所为都是从赵氏家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是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赵简子恍然大悟，改罚为赏，重奖尹铎。邮无正与尹铎之前有怨仇，事后，尹铎带着奖赏找到邮无正说：“是您救了我的命，奖赏应该归您。”邮无正断然拒绝：“我是为君主考虑，不是为你。咱俩‘怨若怨焉’。”怨恨还是怨恨，半点儿都没改变。

还有一个比这更著名的揭人伤疤的故事，也和赵简子有关。

晋国大夫解狐，为人耿直倔强。他有个爱妾，长得如花似玉，却移情于年轻英俊的

管家邢伯柳，事情败露后，邢伯柳被赶出府门。有一天，赵简子请解狐帮忙物色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做上党守。他推荐了邢伯柳。邢伯柳把辖区治理得井井有条，赵简子十分满意，夸奖说：“你干得真不错，解大夫没看错人。”邢伯柳这才知道是解狐推荐了自己。他以为解狐已经解开心结，就前去感谢。解狐

对着他开弓就是一箭，说：“举荐你，是公事，因为你能胜任；和你有仇，是私怨，私怨不入公门。”“子往矣，怨子如初也。”说罢，解狐弯弓又射，邢伯柳吓得落荒而逃，一溜烟消失在解狐的视线中。

解狐心中的伤疤是夺爱之恨，戳一下，剑拔弩张。邮无正心中的伤痛书上没

说，但一样触碰不得，碰一下，跟你没完。赵简子一看到旧战场的痕迹，就仿佛看到仇人，他心中的疤痕是旧城墙，见不得，一见就要杀人。

人无完人，每个人心中都有不痛快。最难得做事有底线，最贵于公私能分明。

（李金锋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字里人间》一书，〔意〕斯特凡尼娅·因凡特图）



年以 66% 的速率增长。人类目前储存的信息，相当于地球上的每个人拥有 320 座亚历山大图书馆。面对如此海量的信息，我们变得越来越浮躁。今天我们的阅读正在变成“屏读”，我们像浏览图像一般阅读文字。我们每天接收了海量的信息，如果屏幕不关闭，我

们的视线就永不离开。人们每天都有看似忙不完的事情，却唯独少了思考的时间。

也许，在这个快得让人眼花缭乱的时代里，我们需要的是慢一点，再慢一点。电影对话的延时让我们有时间思考剧中人物内心的细腻变化。和霍金这样的大师缓慢的对话方

式，让其合作者能够更深入地思考霍金表达的含义。耐心聆听家人的讲话而不是迫不及待地打断，才能营造出温馨的家庭气氛。缓慢而细致地阅读，而非一目十行地扫视，才能够给我们留出思考的空间。

（洛奇狮摘自《今晚报》
2022 年 10 月 26 日）



喜欢谁

小王选了一门叫“《红楼梦》赏析”的选修课。有一天上课，老师让大家讨论“金陵十二钗”里自己最喜欢的人物，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支持者争论不休。轮到小王回答时，他十分为难地说：“老师，我的女朋友在旁边。”

高兴

记者采访一位百岁老人：“您作为一位百岁老人，现在感到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老人想了想，说：“没有同龄人带来的婚姻压力和就业压力。”

翻译

一个外贸公司的老板，带着好几个翻译一起出差。

有个翻译问身边一位陌生的老者：“您也是翻译吗？”

老者点点头。那个翻译又问：“那您主要负责哪种语言呢？我是英语翻译，他们分别是法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的翻译。”

老者回答：“我负责把老板的方言翻译成普通话。”

没家教

大壮带儿子去超市，儿子太顽劣，乱扔货架上的商品。一个售货员过来呵斥，说大壮的儿子没家教，大壮听了很生气，说：“你讲话注意点儿！”

售货员问：“你是他爸？”

大壮一看周围很多人围观，赶紧摆手道：“不是，我是孩子他爸请的家教。”



许多钱

男方姓钱，女方姓许，他们经人介绍结婚了。一年后女方怀孕了，为了孩子姓钱，还是姓许，两家人争论不休。后来孩子生下来，是一对双胞胎，这样一来问题就解决了。两个孩子，一个叫钱许多，一个叫许多钱。

求婚

有个女孩被她的男友求婚，但是在微信上。

男友：“你愿意嫁给我吗？”

女孩：“没有人会在微信上求婚。”

男友：“那你上QQ。”

还钱

我向同事借了1000元，他用微信转账给我。我回复他：“一个星期后还你。”他没说话。一个星期后，我已经忘了还钱这件事。同事突然给我发了一条微信消息：“好的。”

我赶紧把钱给他还了。

原浆

公司食堂的汤和白开水一样。我委婉地对厨师说：“师傅，这个汤是不是太清淡了？”他瞪了我一眼，说：“难道你还想要原浆？”

物理知识

老师是个光头，有一次上课，他说：“如果我的左手是正极，右手是负极，双手相握会怎样？”

小明答：“老师，你的脑壳就亮了！”

什么感觉

一个男生对他的哥们儿说：“认识我这么多年，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哥们儿问：“什么感觉？”

男生意味深长地说：“就是下象棋时执红方却输了的感觉！”

哥们儿一脸疑惑：“那是什么感觉啊？”

男生说：“‘帅’死了！”

便宜的雨

一位游客准备离开连日下雨的风景区。旅社的老板问：“你不喜欢这个地方吗？”游客答：“啊，不，老家的雨要比这儿便宜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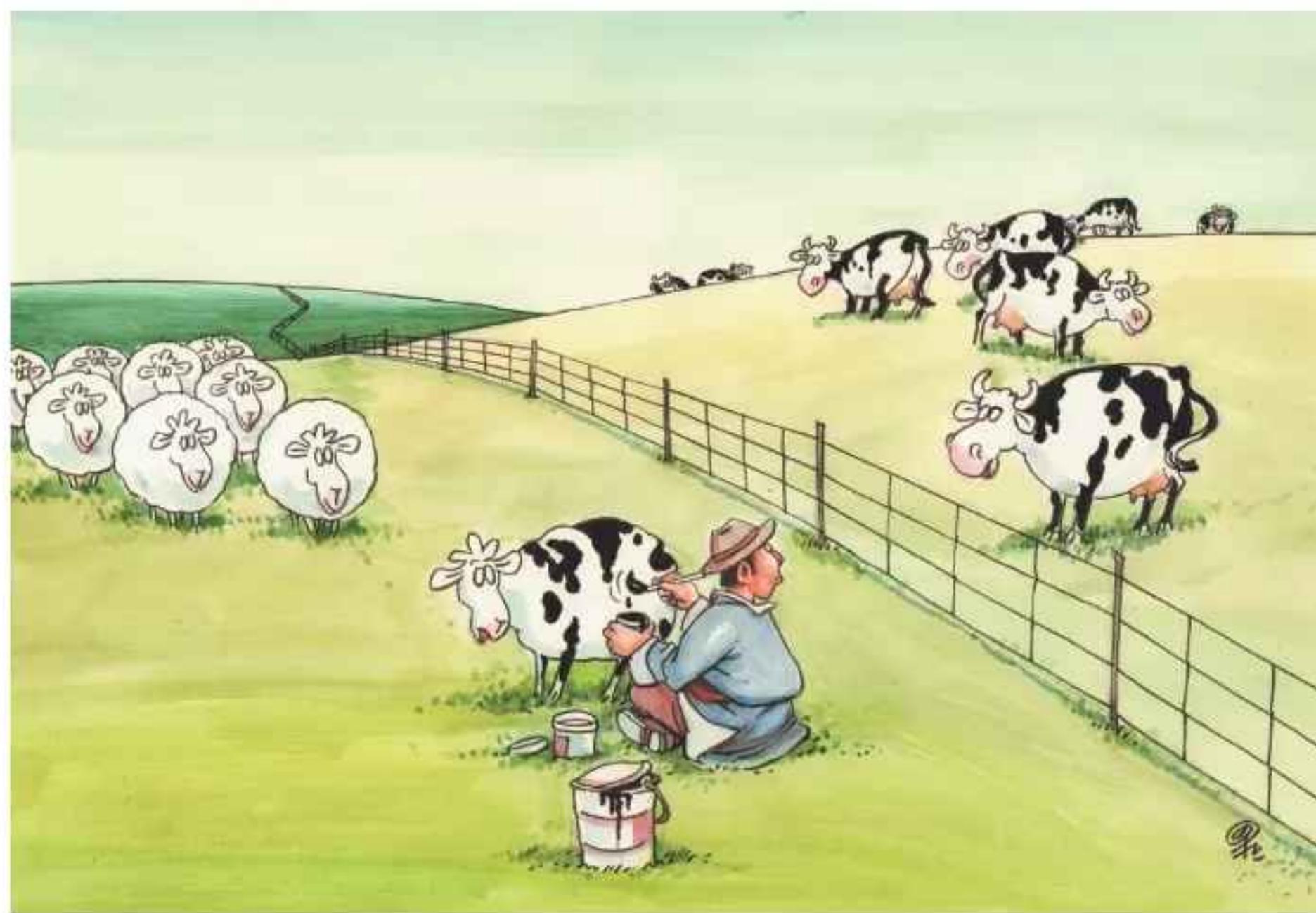
做不完

爷爷打电话给老师：“老师，你不要给我家孙子布置这么多作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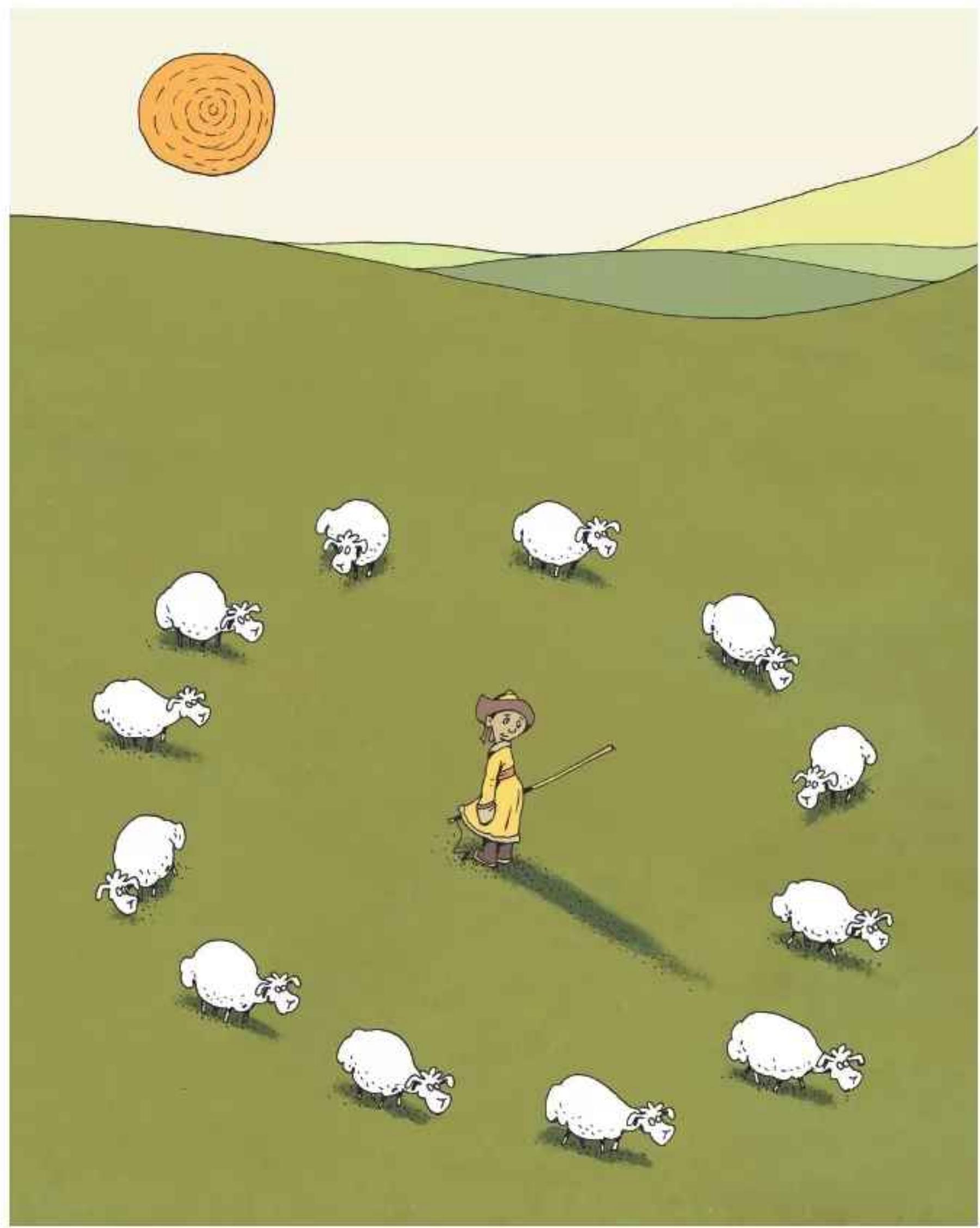
老师问：“为什么？”

爷爷无奈地说：“因为我做不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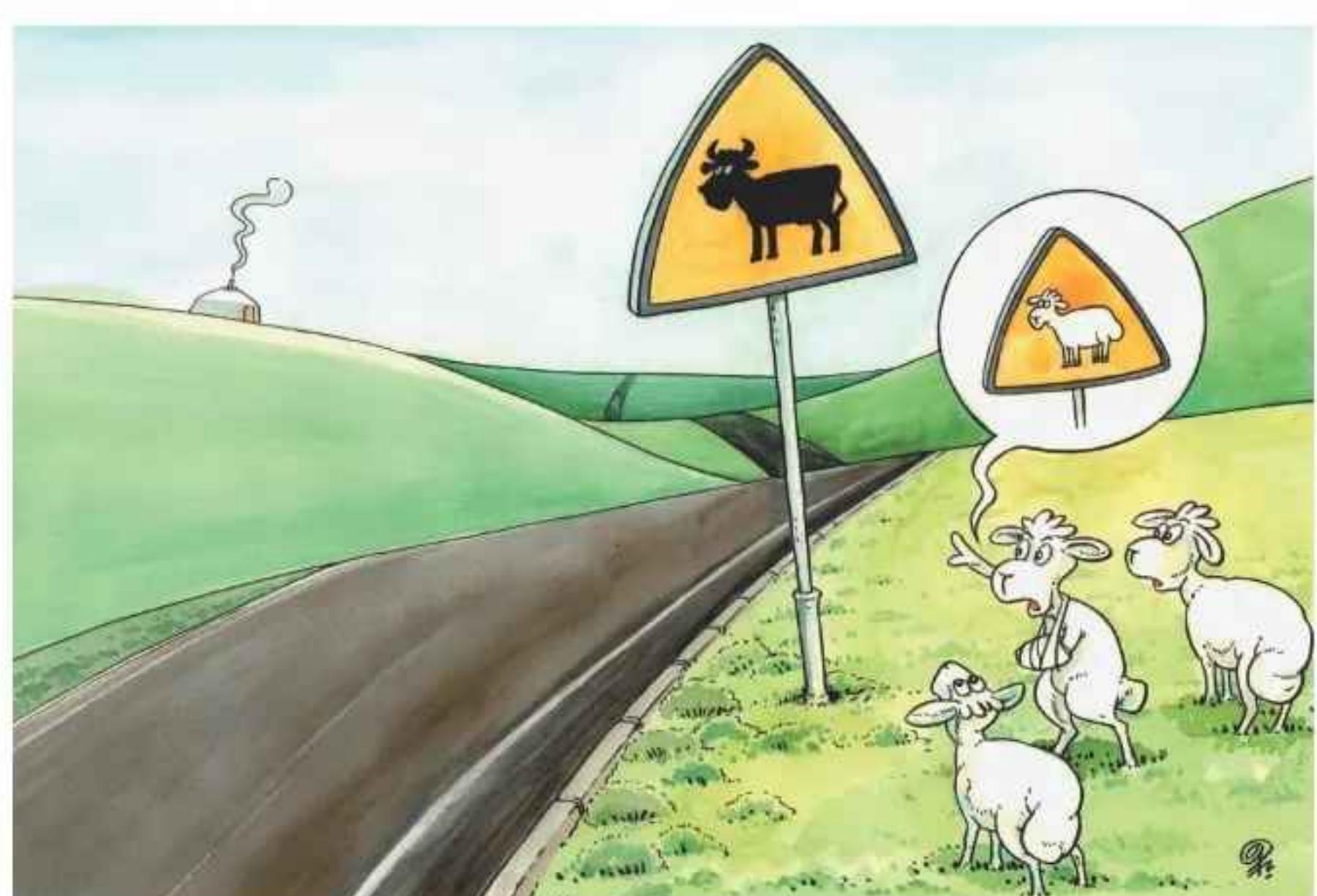
赶时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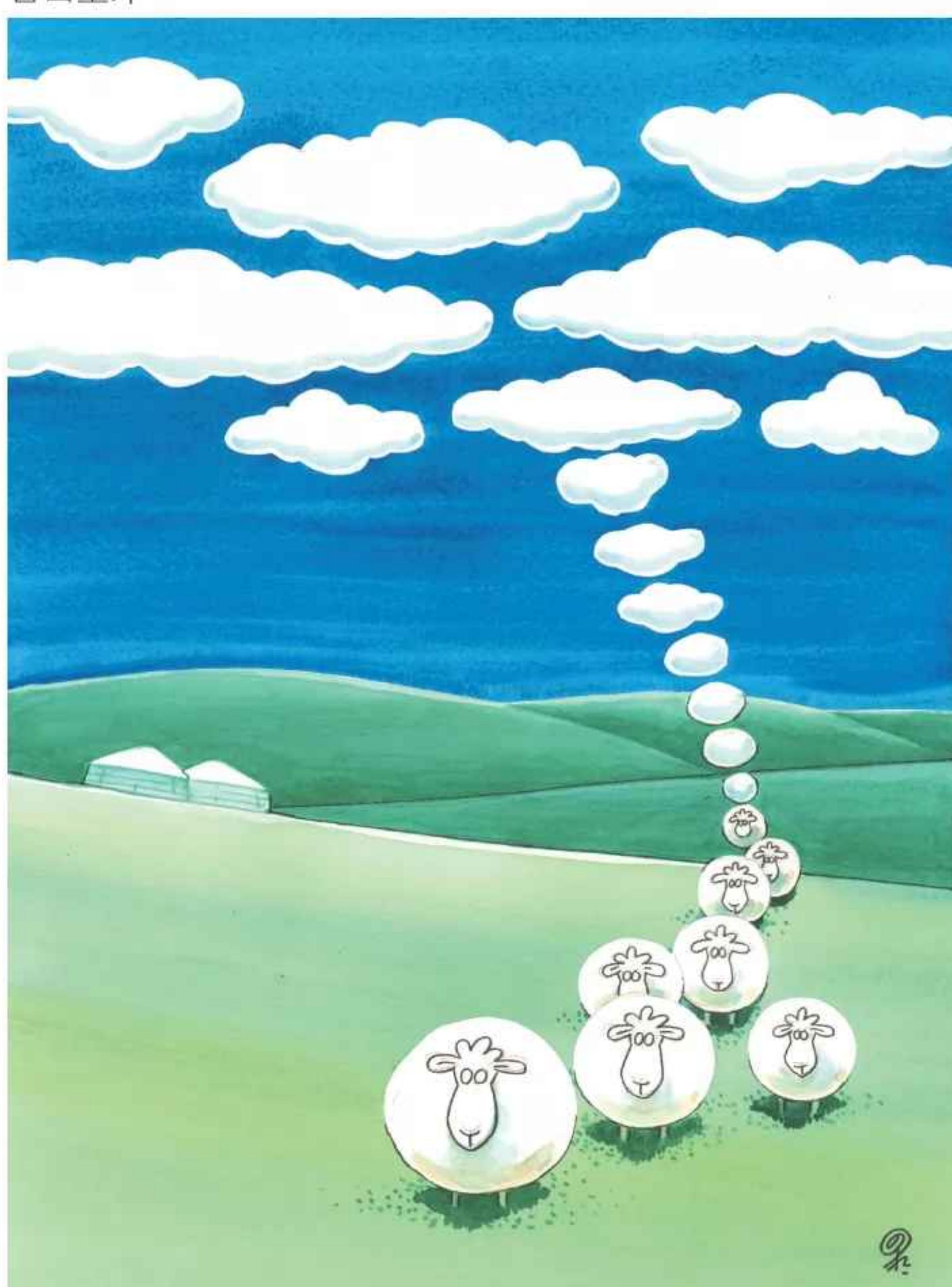
下班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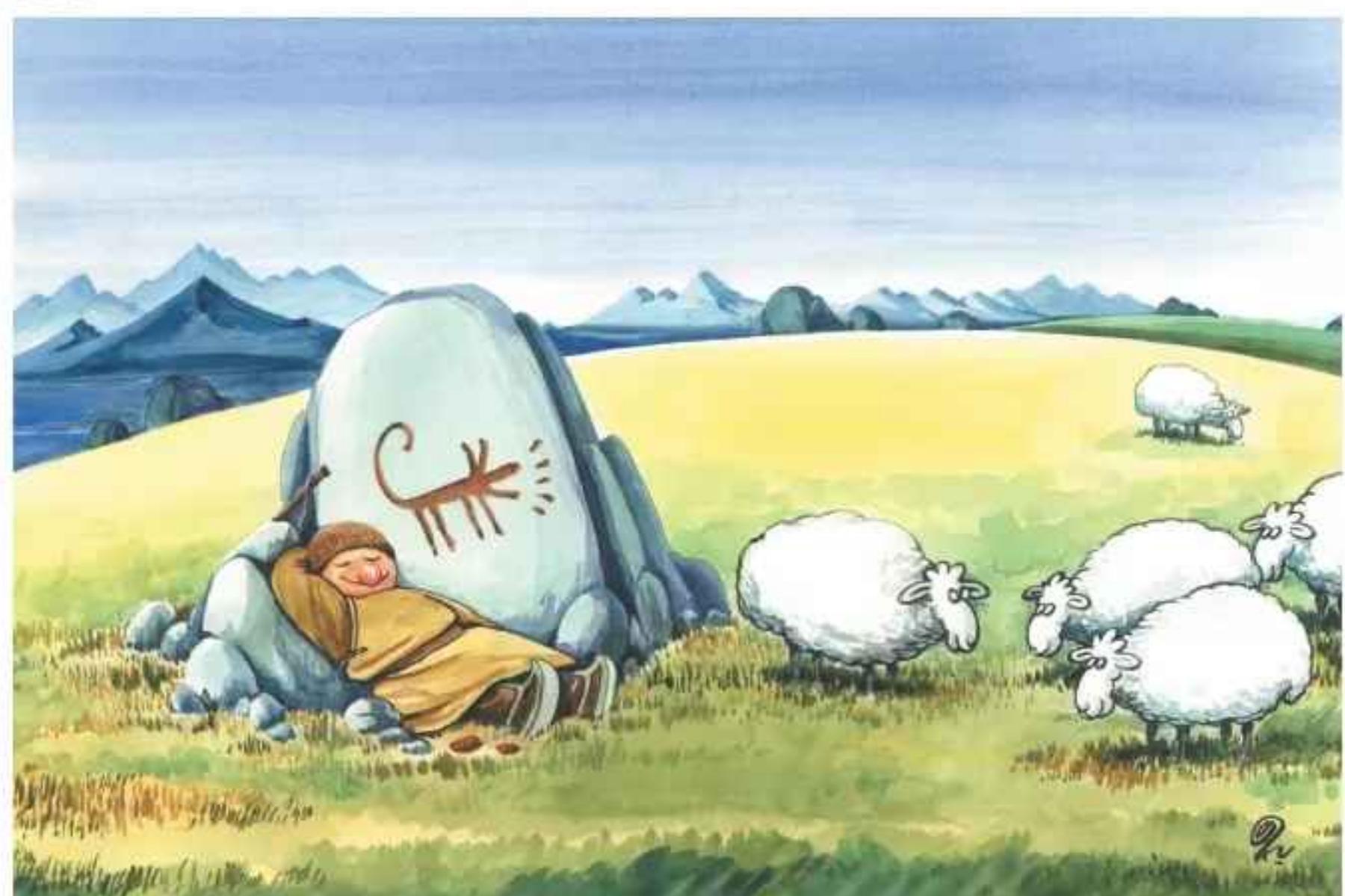
喜出望外



建议



芳草碧连天



创意

漫游草原上

● 毕力格



十二岁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和小伙伴正在踢毽子，父亲走过来对我说，南山岗地里的灯笼果熟了，问我要不要吃，要吃的话跟他一起去。我一听，有野果吃，当然去啊。于是，父亲挑着两个箩筐在前面走，我乐呵呵地跟在后面。

地里只有一株灯笼果，熟透的果子掉在地上，我忙不迭地捡起来，大概有十多颗。撕开包着的黄色皮，里面是圆溜溜像宝石一样晶莹透亮的果子，味道又香又甜。父亲对我说：“你吃完果子，要把红薯捡到一起。”我一看地里横七竖八躺着的红薯，就蹲在地上收拾起来。

我和父亲装了满满两箩筐红薯，父亲弯腰挑起箩筐，走时对我说：“你在这儿等着，我送完这一趟，我们再一块儿回去。”我答应了。

不知不觉天已黑了，我捡完红薯，父亲还没有来。是啊，从地里到家来回差不多两里路，回家还要把箩筐里的红薯一个个小心地拿出来，避免碰破了皮。要是皮破了，红薯很快就会腐烂，那就打不出粉来，没有粉就做不了粉条。

天已经完全黑了，四周一片黑黢黢的，树林里不时地传出不知名的鸟儿的叫声。这个南山岗从前是一个乱葬岗子。我旁边不远处是一个池塘，我

想起奶奶给我讲的水鬼的故事，越想越害怕，索性像鸵鸟一样顾头不顾腚，一头钻进红薯藤堆里，两条腿使劲蹬，想要往里钻得更深一些。

父亲来的时候没看到我，大声呼喊着我的名字。我再也忍不住，“哇”的一声哭出来。父亲拉着我的两条腿，把我从红薯藤堆里拽出来，用粗糙的手替我擦去眼泪。

收完红薯，我们就要抓紧时间提取淀粉，不然天气越来越冷，红薯会烂得很快。提取红薯淀粉的第一步是先把红薯用水冲洗干净，再将其用石磨磨碎。大一点儿的红薯还要用刀剁成小块儿，不然会卡在磨眼里。磨出来的淀粉和渣是混在一起的，父亲要用滤布把渣分离出来。滤布的四个角绑在一个架子上，父亲的两只手要一左一右有节奏地摇晃。一天摇下来，父亲就腰酸背疼，两腿僵硬。

父亲把流出来的白浆水倒进缸里，再用一根木棒子在缸里不停地搅拌，目的是让泥沙沉淀在缸底。第二天，滗去上面的清水，下面白色的就是淀粉了。白白净净的淀粉看起来像玉石一样，纯洁无瑕。取淀粉时用贝壳削去下面的泥沙，让粉在太阳下晒十来天，等粉完全干透就可以漏粉了。晒粉时会有树叶和小虫落进去，要挑拣出来。漏好的粉条是透明的，里面有一点儿杂质都看得见，粉条是入口的东西，当然要讲究卫生。

那几天，父亲天天用收音机收听天气预报，说要挑个好

天时漏粉。在晒粉的过程中，他要准备漏粉的东西。他提前劈好一堆木材，因为要烧一大锅开水煮粉。在漏粉时，下面要不停地烧火，不能让锅里的水温降下来，要不粉条就熟不了了。另外还要准备一口大缸，用来冷却粉条。光挑水注满这一口锅和一口缸，就要花一上午的时间。

漏粉那天，全家大小齐上阵。连弟弟都要在灶前烧火，以保证大锅里的水永远是沸腾的状态。母亲还要准备一个和面的大盆，把红薯粉倒进盆里和成大粉团。父亲把葫芦瓢底钻几个眼做成漏粉器，一只手端着瓢，另一只手一下一下地击打着瓢里的粉团。粉条从瓢眼里钻出来，不疾不徐地垂落到锅里。不一会儿，在锅里烫熟了的粉条就漂起来了。这时，早已等候多时的母亲用长筷子把它们夹起来，再用另一只手接住。母亲连续夹几次，手里就捏着一大把粉条。开水锅边温度很高，同时因为手里的粉条很烫，不一会儿母亲就满头大汗。把烫手的粉条放进水缸里冷却，最后再捞起来搭在木杆上，漏粉的过程才算完成了。

那天，我们一家忙到鸡叫，才漏了两百来斤粉条。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就把粉条抬出去。父亲提前在空地上钉好树桩，拉上绳子。我们把粉条挂在绳子上，再用木叉顶起来。到这一步还有一道工序，叫“开粉”，因为粉条都粘成一团了。这时候就要把它搓开，要是太阳出来晒干了

就没法开了。冬天气温本来就低，再用手揉搓冰冷的粉条，只一会儿，手就冻僵了。看到父母那么辛苦，我在心里暗暗发誓，长大了一定要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晒粉条光有太阳不行，还得有风，那样粉条才干得快。粉条干了我们也不直接叫干了，叫“上岸”。晒的时候风还不能太大，不然会把绳子晃悠断。

中午我们吃过饭，检查粉条晒到几成干。突然，绳子“啪”的一声断了，一排粉条都跌落到地上，那一声脆响，像一记耳光甩到脸上。我气得眼泪直流：“怎么就这么多挫折和磨难呢？不是说天会照应穷人的吗？就是这么照应的吗？”

母亲顾不上怨天尤人，赶紧指挥我们重新拉好绳子，又把粉条抬起来挂上去。我从母亲身上学到一个叫“坚韧”的词。

到了傍晚，粉条终于可以“上岸”了。父母忙着往回背，我和弟弟蹲在地上拾掉在地上的碎粉条。

晚上，母亲将蛇皮口袋重新缝制，改成更大的包，再把粉条一把把地装进去。

进入腊月，大家都在办年货，正是卖粉条的好时机。原本父母要挑到街上去卖，半夜里父亲肚子疼，忍不住呻吟起来，我在药瓶里找了一片止痛片，让父亲服下。第二天，天蒙蒙亮，母亲就喊我起床，一起上街卖粉条。我和母亲把粉条抬上架子车，母亲在前面

拉，我在后面推。

到了街上，母亲一个劲儿地往前拉。我问母亲为什么不放下，母亲说：“从南头来的都是挑柴卖草的，挣钱不容易，怎么舍得将钱花在吃的上？我们到街北头去卖，北头有厂矿，住在那里的人是拿工资的，他们才有钱买东西。”

我们在街北头停下来，找了一块空地，把粉条摆上，此时卖东西的人比买东西的人还多。过了一会儿，街上的人慢慢多起来。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问：“这粉条怎么卖？”母亲答：“一块五一斤。”那男人折断一根粉条在嘴里咬一下，继续问：“一块三，卖不卖？要卖我全买了。”母亲摇摇头说：“我这是纯红薯粉条，少于一块五不卖。”那男人走的时候撂下一句话：“整条街没有卖一块五的，你自己留着过年吧。”母亲对我说：“他们是粉条贩子，我们把粉条费力弄到街上来，不能卖得太便宜了。”

等了半晌午，来了一位穿着体面的阿姨，母亲招呼道：“大姐，要粉条不？纯红薯粉做的。”阿姨问：“怎么卖的？”母亲说：“一块五一斤。”阿姨说：“别人的卖一块四。”母亲说：“一块四不行，最少一块四毛五。”阿姨转身走了。又来几个问的人，都是因为价格没有买。之后我们又等了半天，再也没有人来问，我在心里甚至有点儿埋怨母亲：干吗不卖便宜点儿，这要是卖不了，我们还得往回拉。

天阴沉沉的，我们站在北



半夜被渴醒了，我起来沏茶。胃已不如年轻时候结实，放着新上市的绿茶没敢沏，我还是沏了一杯浓浓的大红袍，三杯下肚，浑身通泰。

年轻时分不清茶有什么不同。北京人过去一般喝花茶，茉莉花茶，沏上一杯，花香四溢。后来我慢慢对茶有些了解，才知在茶中加茉莉花窨制是权宜之计。北京的水碱性极大，过去水没软化，烧水的壶结垢明显，几个月不清理，壶里厚厚一层，得用榔头敲击才能弄下来，看着十分吓人。由于水碱性大，异味特别大，商人狡猾地加上茉莉花遮掩，善良的北京人不知，久而久之，习以为常。

以制茶工艺论，茶只分四类。

风口上，我的手脚已经冻得失去知觉，只能时不时地搓手跺脚。我们早饭也没吃，又冷又饿。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向卖包子的地方看去。母亲从兜里掏出五角钱让我去买包子。我跑去买了两个包子，递给母亲一个，我用双手焐住包子，想暖和一下手。母亲趁我不注意，悄悄地把包子装进口袋。我知道，她是想带回去给弟弟吃。我把我的包子掰一半儿分给母亲。母亲推托说她不饿，我硬塞到母亲手里。

母亲说，你在这儿看着，我去人多的地方看看有没有空摊位。

母亲走后，来了一位大哥，他问：“小姑娘，这粉条

随壶净

● 马未都

不发酵的为绿茶，发酵的乃红茶，半发酵的是乌龙茶，还有紧压茶，即茶砖一类。

花茶是红茶加茉莉的江湖雕虫小技，谁知歪打正着，让许多人误以为是茶叶的一个分类。

年轻时，我最愿意去茶叶店买茶叶，进门就感到很亲切。茶叶店一般很干净，清香袅袅，柜台上总放着一沓包装纸，还有一大卷纸绳。今天见不到纸绳了，那些讨厌的塑料绳一点儿人情味都没有。纸绳

细如一炷香，棕色，售货员每包装完就随手一捆，那动作，那声响，至今如电影一般印在我的脑海里。

记得小时候花茶十元一斤就是特好的了，好茶卖到最后，茶叶罐底就剩一层碎末，俗称高末，乃高级花茶之碎末的简称。最细碎的高末还有一个富有文学气质的名字，叫“随壶净”，顾名思义，基本上是茶水喝没了，茶叶随之干净了，不用再去刷茶壶，这也算天下美事之一。

(从 容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怎么卖的？”我说：“一块五一斤。”他又问：“一块四卖不卖？”我刚想开口叫他再加一点儿，一想起病了的父亲，就问：“你要多少？”那位大哥说：“来五六斤。”我捆好粉条，挂上秤钩，提起秤，秤杆忽高忽低，不是多就是少，我一会儿加几根，一会儿减几根，紧张得直冒汗。

大哥刚走，又来了两位顾客，这个要六斤，那个要八斤。眨眼间，人呼啦一下子围上来，这个要三斤，那个要五斤。我手忙脚乱地称秤，笨拙地算账，正焦头烂额时，一旁卖猫的大娘过来帮我，才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不大一会儿粉条就卖完了，我把卖剩下的半

斤碎粉条送给卖猫的大娘，又一再感谢。

母亲回来时，我已收拾停当。回到家，父亲已经起床了，说他这是老毛病，不当紧。

晚上，母亲数着钱，高兴地说：“今天卖了两百多元，我们还有两场粉，照这样算，今年的年货置办完，剩下的还不够给你们姐弟交学费。”

此后，离开家乡多年，我最想念的家乡菜仍是自家漏的粉条。每当想起粉条，我就想起父母亲的不容易，仿佛又看到他们制作粉条时忙碌的身影……

(花 辰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劳动者的星辰》一书，本刊节选，马明圆图)



人生是一首含着微笑的悲歌

●书 杰

你去戏院看戏，舞台有幕布以及各种道具，演员在台上进行表演。作为观众的你，正全神贯注地欣赏这场戏，突然布景倒塌了，舞台上一片混乱，演员的表演也受到影响。此时，你有什么感觉？会不会觉得一下子“出戏”了？

本来你沉浸在看戏的状态中，由于舞台背景突然崩塌，你沉浸其中的感觉被干扰，然后你试图找寻之前“入戏”的感觉，但怎么也找不到了。这说明你正在遭受荒谬。

加缪阐释了这种荒谬感。他发现，原来世界是一个非理性的、带有神秘色彩的世界，说地震就地震，说发洪水就发洪水，人拿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办法。世界也总是无视人的愿望，甚至对人充满敌意。在这种情况下，人是渺小而孤独的，是无助而绝望的。

人与世界的“分离”，正是人的荒谬感产生的原因。

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西西弗斯是古希腊神话里的一个国王，他因为触怒了天神而受到诸神的惩罚。诸神让他把一块巨大的岩石推向山顶，每当他到达山顶，石头就会因为自身的重量滚下山去；然后西西弗斯不断重复同样的动作，把巨石推向山顶，然后岩石再次滚落，就这么一直来来回回，没有尽头。诸神认为这种既无用又无望的劳动是对西西弗斯最可怕的惩罚。

可以想象，西西弗斯做的这件事是毫无意义的，整个画面也因此充满荒谬感。但西西弗斯并没有因其毫无意义就放弃。相反，他坚定不移地一次次去推巨石，

从不停歇。他意识到了世界的荒谬，但又勇敢地走向荒谬。他直面惨淡的人生，直面沉重的磨难。他没有放弃，并通过自己的行动表现出对诸神的蔑视，从而反抗荒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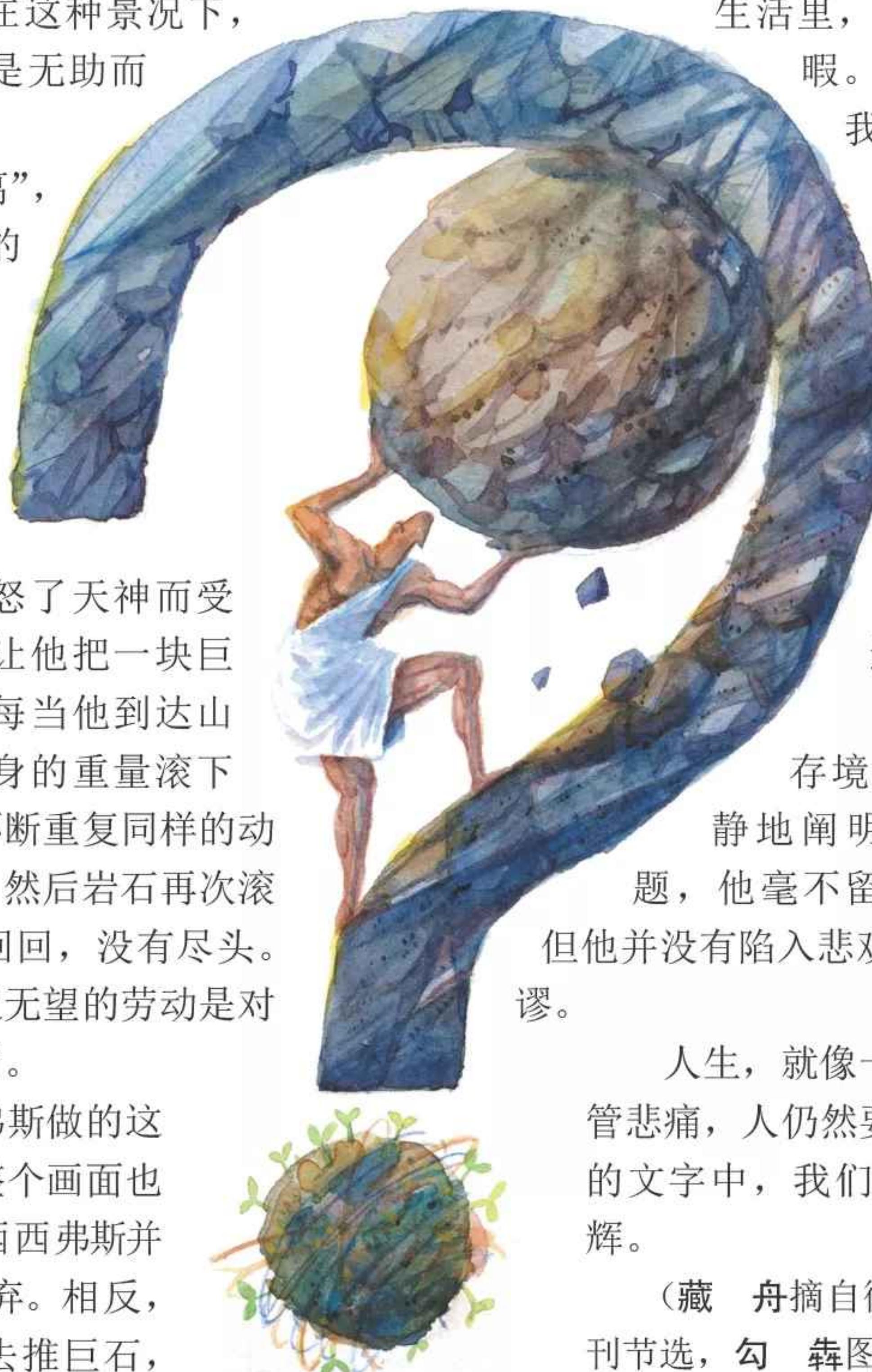
也许你会说，既然是反抗，那就不要去推石头，这才是彻彻底底的反抗。但换一个角度，这是不是一种逃避呢？在加缪看来，对荒谬的反抗是在承认荒谬的基础上进行的。对生活本身说“是”，就是一种反抗。西西弗斯意识到岩石会落下，但仍然一次次推石头，这是对生活说“是”的一种体现。在直面荒谬的过程中，他通过行动表达出对荒谬的蔑视。

我们心怀热切的希望，但很有可能迎来的是凌乱的世界。我们一生都活在忙碌而重复的生活里，换来的却只有短暂的闲暇。面对“人生的无意义”，我们不能畏首畏尾，要勇敢地对抗身上的枷锁。别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和明天，要活在当下。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中，在这个有限的世界中，我们要去生活，去行动，去直面困境，并在苦难中绝处逢生。

这就是加缪对人的生存境地的思考。他热情而冷静地阐明当代人面临的种种问题，他毫不留情地揭示世界的荒诞，但他并没有陷入悲观主义，而是倡导反抗荒谬。

人生，就像一首含着微笑的悲歌。尽管悲痛，人仍然要含着微笑前行。在加缪的文字中，我们感受到了人道主义的光辉。

（藏 舟摘自微信公众号“听哲学”，本刊节选，勾 韵图）





教育不是模仿成功的甲方

●王 荒

很多年前，我翻译过一本关于电影导演马丁·斯科塞斯的书。那并不是一本传记，只是在分析大导演创作的作品时，顺便提了一下他的成长背景。马丁·斯科塞斯出生在纽约治安很差的下东区，从小患有哮喘病。他的父母很为难：一个身体孱弱的小男孩如何在好勇斗狠的街区平安长大？思考良久，他们决定买一台电视机。那可是1948年，斯科塞斯家是整条街第一个拥有电视机的家庭。

那个年代，看电视并不像今时今日一般充满乐趣，因为电视台播放的内容十分有限。同一部片子，周一刚在《佳片剧场》播出，周二又出现在《好片回放》里。大量重复的观影经验在小马丁身上产生了奇妙的效果，令他对电影的内容与形式烂熟于心。上学后，老师一给大家讲故事，他就一幅接一幅地画出场景，且坚持按照1:1.33的长宽比构图。用视觉形象思考和表达，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的习惯。

那时我的孩子还小，我对于教育还跃跃欲试。看到这里，我就开始动脑筋了。这个故事是不是告诉我们：家长没必要限制孩子接触视听设备？现在娱乐行业这么发达，需要大量的人才去创造内容。如果不让孩子从小消费内容，他们长大后怎么能创造内容呢？

且慢，就在同一本书里，还有一个截然相反的例子。马丁·斯科塞斯的成名作是《出租车司机》，这部电影的编剧保罗·施拉德的人生则是另一种境遇。保罗的父母是加尔文宗的信徒。该宗派

本来就有比较多的清规戒律，而保罗的父母又是特别虔诚、严格的信徒，以至保罗18岁之前没看过一场电影！从小接受严格教育的保罗长大后却酗酒，依赖药物……1972年夏天，既失业又离婚的保罗，人生跌到了谷底。在最绝望的时候，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形象如同一头猛兽，一下子从他的脑海里蹿了出来。他用了区区10天，就写成了《出租车司机》的初稿。

这样也可以啊？“一万小时”理论呢？

也许，《出租车司机》成功的关键并非遵循了剧本写作的某条法则，而是塑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当这个人物带有自传性时，用于积累失败生活的“一万小时”就相当于别人用于技术训练的“一万小时”。反正有马丁·斯科塞斯负责把文字呈现在银幕上，保罗的经验不足并不是电影成功的障碍。

所以，成功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教育的关键是拓展孩子的社交圈？要提高孩子的情商？

一晃10年过去了。想到当年的心理活动，我不禁哑然失笑。为教育焦虑了这么多年，回头来看，我在教育上几乎无所作为。倒不是





某一天，她仔细端详起一把粗盐。

之前，她曾用被割伤的手抓过盐。如果说因为赶时间煮饭割伤了手指是第一个失误，那么，她的第二个失误就是用没有包扎伤口的手指去抓盐。那时，她彻底体会到了“在伤口上撒盐”这几个字是什么感觉。

不久后，她看到一张装置艺术作品的照片。照片里有一座用盐堆起的小山丘，游客坐在准备好的椅子上，脱下鞋和袜子以后，可以赤脚踩在盐丘上。游客随心所欲，想坐多久都可以。照片里的展厅很暗，光线只打在比人略高的盐丘顶部。由于背光，看不清游客的脸，只能看到有人赤脚踩在斜坡上。不知坐了多久，白色的盐堆和游客的身体自然而然地（异地、

说我的孩子一无是处，平心而论，他们也有很多优秀的地方，只是那些闪光之处并非来自我的有意栽培。

那么，是不是说世界上不存在教育这回事呢？还真不是。所谓教育，从定义上说，是把甲方的信仰、理念、愿景、知识、经验灌输到乙方的头脑中。在家庭教育中，家长是甲方，孩子是乙方。在我看来，家庭教育中存在3种甲乙方关系。

第一种是成功的关系。甲乙双方互相成就。乙方并不痛苦，甲方也没有牺牲自己。这种成功的例子，我身边还真有几个。

第二种是痛苦的关系。甲方拼命想让乙方成为自己理想中的人。绝大多数家庭都处在这种关系之中，只是焦虑的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关系中的甲方有一个特点，就是认为教育是有秘诀的。他们期待找到真正有用的经验，并且加以复制。问题是：成功的教育经验能不能复制？我认为，如果成功的经验是真的，至少值得聆听，能不能复制是另外一回事。要警惕的是伪经验。所谓伪经验，就是乙方的成功是偶然的，和甲方的努力没有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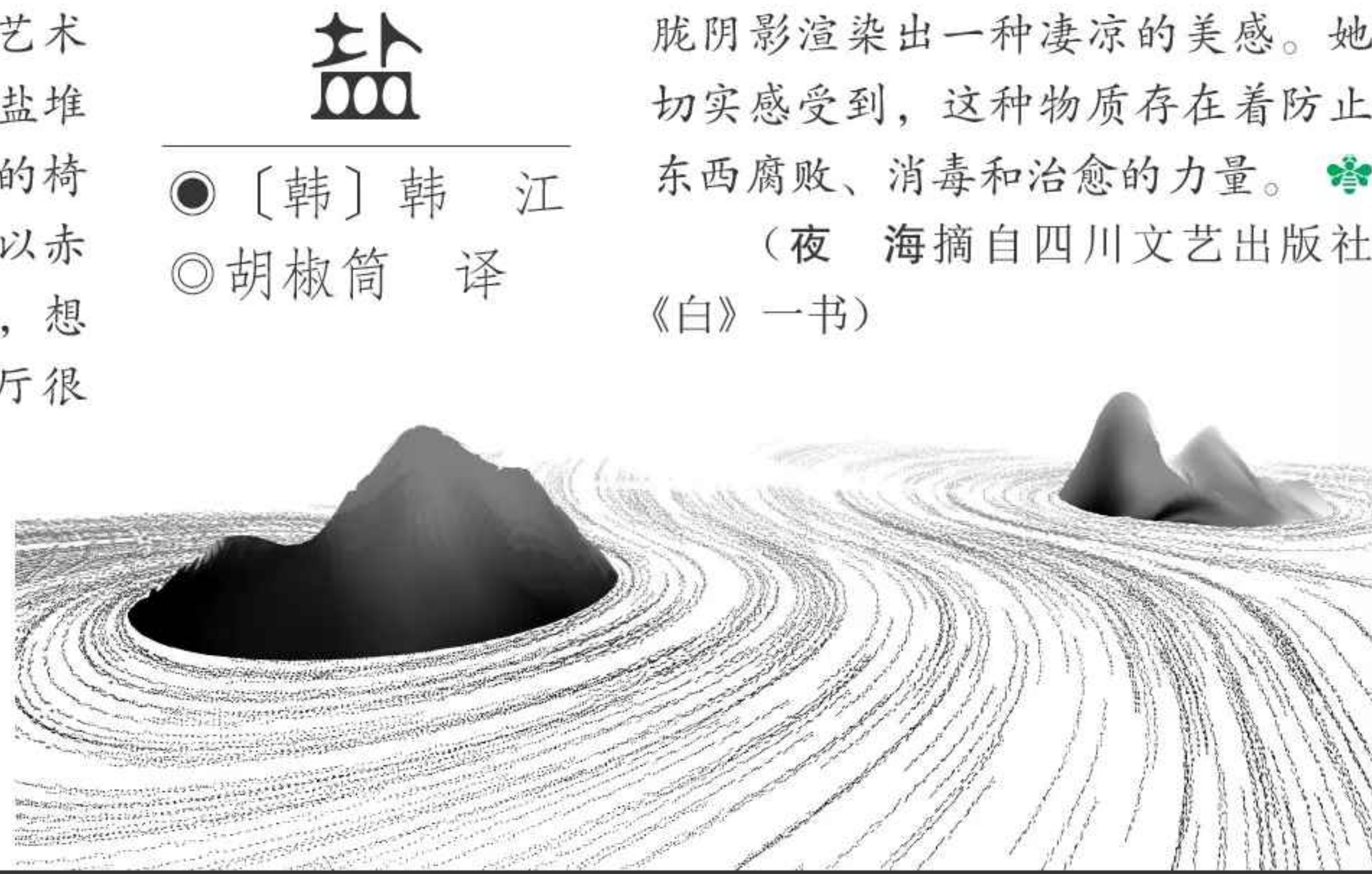
有一本叫《魔鬼经济学》的书，致力于揭

（疼痛地）联结成了一体。

她仔细看着那张照片，心想：如果是这样，那脚上应该没有伤口吧？只有伤口彻底愈合的双脚才能踩在上面。那座盐丘无论发出多耀眼的白光，影子都是凄凉的。

那些凹凸不平的粒子呈现的朦胧阴影渲染出一种凄凉的美感。她切实感受到，这种物质存在着防止东西腐败、消毒和治愈的力量。

（夜海摘自四川文艺出版社《白》一书）



示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实世界。书中有一个章节，叫作《怎样才算完美父母》，列出了家庭教育中与学生的成绩高度相关（包括正负两方面）的8个因素，以及与学习成绩无关的8个因素。比如，学生家里有很多藏书，这与学生取得好成绩正相关；父母每天都让孩子阅读，这与学生成绩完全无关。所谓相关与否，只是统计数字显示出的结果，不涉及对因果关系的探讨。不过我还是忍不住想：会不会有人看到这里，赶紧跑到书店买一车书拉回家呢？

我也曾经热衷于做个有效的甲方，却失败了，于是退而求其次，接受了第三种关系：甲乙双方各自独立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多年来关注教育，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区别经验的真伪。但看到真正有用的经验，我也多半一笑置之，因为我深知教育不是模仿成功的甲方就能取得预期的结果。与其花时间做甲方，不如花时间做自己。在孩子的智力能够领会的范围，身教倒可能会无心插柳。别看保罗·施拉德18岁前没看过电影，说不定他的父母经常晚上偷偷出去看电影呢。

（篱下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成长是孩子自己的旅程》一书，王青图）



曹操不但孤独，而且冤屈。许多事情别人做得，他做不得。比如来敏和彭羕，就是蜀国的孔融和祢衡。然而诸葛亮杀了彭羕，没有任何人批评；曹操并没有杀祢衡，却要背上千古骂名。公平吗？有道理吗？

没道理，但有原因。

原因之一，是曹操人在中原，身处朝廷，士族云集，举世瞩目，局面大，动静也大。蜀汉则相反。所以同样一件事，在曹魏会引起轩然大波，在蜀汉就只有些微波澜。

何况士族对曹操也充满敌意。

这种敌意是深不可测的。众所周知，士族在东汉末年，已经是统治集团的主要力量。他们要成为统治阶级，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和平过渡，二是武装斗争。然而董卓入京，使前一种方式不再有可能实现；官渡之战，又使后一种方式化为泡影。董卓和曹操，岂非士族的头号仇家？

相比之下，曹操又更可恨。

的确，董卓其实是敬重甚至畏惧士族的，他

再说曹操

●易中天

[编者按]本期推出著名学者易中天的文章，并邀请作者“与您共读”。在品读文章之余，了解作者对曹操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的新颖解读。请扫描二维码，开启您的线上阅读之旅。



有勇无谋的吕布，兵败被俘后也宁死不降。

曹操于心不忍，便叫着陈宫的字说：“公台，你死了不要紧，你的母亲可怎么办，老婆孩子又怎么办呀？”

陈宫却义无反顾。他长叹一声说：“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祀，老母和妻儿是死是活，全在明公您了。”说完，昂首走向刑场。

曹操流着眼泪为陈宫送行，也兑现了善待其家人的诺言，既定的路线却没有因此而改

变。相反，也许正是在那一刻，曹操更加坚定了建立“法家寒族之政权”的信念。尽管他并没有时间表，也没有路线图，然而他的这一理念，影响极大。

事实上，正是曹操在不断地向世人证明，只有非士族出身的军阀才能夺取政权，也只有撇开袁绍代表的“儒家士族路线”才能成功。这就是刘备和孙权能在“后袁绍时期”胜出的原因，起了带头和榜样作用的则是曹操。



的问题是粗鲁、野蛮和没有教养。曹操却在骨子里藐视士族。他甚至在立足未稳之时，就公然杀了恃才傲物、出言不逊的名士边让，结果兖州士人义愤填膺，天下士族同仇敌忾，老朋友张邈和老部下陈宫也都一齐反叛了曹操。

兖州牧由曹操变成吕布，也因为此事。

其实曹操代理兖州牧，陈宫是出了大力的。然而边让被杀后，陈宫便毅然决然地反曹。他甚至宁肯去帮助



● [西班牙] 路易斯·塞尔努达
◎ 汪天艾 译

有些人类命运会与某处或某个风景相连。在那个花园里，你曾坐在泉水边，梦想生命如同不竭的迷醉。天空宽广，催促你行动；花朵、叶片和水流的呼吸鼓动你无悔地享受。

古
园

后来，你明白了无论是行动还是享受，都不能像你在泉边梦想的那样完美。而等你明白这个悲伤真理的那天，尽管相隔遥远，身在陌生的土地，你却渴望回到那个花园，再在泉边坐一坐，重梦一次逝去的青春。

(咏 歌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奥克诺斯》一书)

天下变成三国，原因也在于此。

可惜曹操的想法有问题。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对帝国制度来说，最合适的政治阶级是庶族地主，最合适的意识形态却不是法家思想。因此隋唐以后的政治路线，既不是袁绍那样的“士族儒家”，也不是曹操提倡的“庶族法家”，而是“庶族儒家”，或庶族地主加上儒道释三教合流的思想。

但这是要经过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的试错之后，才可以实现的。以两晋为代表的士族政权，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曹操既超前又失误，岂能不败？

士族地主阶级的敌意不难理解，因为曹操挡住了他们前进的道路，耽误了他们的时间。他们肯定要将满腔的愤怒倾泻到曹操身上，怀着刻骨的仇恨将他“妖魔化”。

何况曹操自己也授人以柄。

曹操最大的失误，是为曹丕称帝创造了条件。不妨设想，如果曹操不称魏王，甚至不封魏公、不建魏国，哪怕曹家世代为相，事情会怎么样呢？

恐怕曹操的形象就和诸葛亮比较接近了。

实际上，诸葛亮与曹操不乏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开府的丞相，都封了县侯，也都兼任州牧。如果把两个人的职务和头衔并列起来看，那简直就是“双胞胎”。

曹操：武平侯，丞相，领冀州牧。

诸葛亮：武乡侯，丞相，领益州牧。

曹操多出来的，只有魏王的王爵。

因此，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皇袍终于落在仿效其伯父拿破仑发动政变的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同样，当曹丕把皇袍披在身上时，曹

操就只能等着被画成一张大白脸。

与此同时，诸葛亮也走上了神坛。

不可否认，诸葛亮身上有太多闪光的精神。他的心系天下、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廉洁奉公、谦虚谨慎、以身作则，都堪称千古楷模。但诸葛亮被神化，却并不完全因为这些。主要的原因，还是社会需要典型。帝国的统治者需要一位忠臣，普通老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则需要一位代表。这跟曹操变成奸臣是同样的道理。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正面典型，也需要反面典型。

事实上，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和诸葛亮，不过是长江的前浪和后浪；作为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的曹操和诸葛亮，则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枚硬币就是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诸葛亮既然被看作天使，曹操就只好去做魔鬼；诸葛亮既然是后浪，曹操也只好死在沙滩上。

然而历史的长河不管什么前浪后浪，它只会顺着自己的河道一往无前。因此，当苏东坡站在长江岸边遥想赤壁风云之时，他看到的竟是这样一幅画面：小乔初嫁，年轻帅气的周瑜新婚宴尔，一身便装统领舰队西进。羽扇指点处，谈笑间，曹操的数十万大军灰飞烟灭。

这当然也是一种历史意见和精神风貌，只不过不是三国的，而是魏晋的。没错，苏东坡笔下的周瑜更像一个魏晋的名士，而不是三国的将军。尽管周瑜非常懂音乐，就像曹操是诗人；也尽管魏晋与三国相距不远。

但是，三国是三国，魏晋是魏晋。它们的时代精神是不同的，风采、气度、韵味和格调也是不同的。

(浇 酒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易中天中华史：三国纪》一书，王进城图)



地板记

●陈年喜

2018年秋天，我还在贵州工作。有一天，爱人打来电话，说房子要拆迁了，家里的东西怎么办？她说得很平静，但我知道她早已心乱如麻。我半生四海为家，对老家早已没什么留恋，她不一样，家就是她的天下，所有家当都是她的性命。对于一个家和关于它的一切，一个女人的心思和一个皇帝是一样的，几千年来她们和他们一样，都在忙活规模不同但性质一样的事，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办法，就回了一句：“权当我们前半生一无所有。”

一年后拆迁实施，鉴于承包地还在，庄稼需要继续供应人的嘴巴，主房得以保留，一

家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至少，家具、粮食和杂物不至于暴露荒野。接下来，我们就一直为一件事纠结：房子的修葺问题。1994年，集全家3年之力，我终于建起了这座砖木结构的大瓦房，但所有力气和资源都已耗尽，所以一家人只能匆匆入住。特别是地板，一直是黄泥捶就的。明日何其多，一住，便住到了今天。2020年，我被查出患有尘肺病，医生建议我最好去南方生活，空气温润的南方至少能让人少遭些罪。这些年，我一直在谋划去南方的事，对老房子更加无感。它与邻居铺了水泥地板、刷了白灰的建筑物形成对比，显得寂寞又凋零。

2022年10月的一天晚上，爱人从洛川打来电话，嘱

咐我趁着冬闲，把地板收拾收拾。我不记得这是她第几次提出这样的要求了，只是这次更加坚决。2022年8月4日，我从县城去武汉参加交流活动，她第二天出门，为防止我阻拦，她悄然无声地穿过县城而去。她先是去韩城摘花椒，摘了一个月，椒期结束，正赶上老家县城有新冠肺炎疫情，她只好将异乡当作故乡。因为回不了家，她只能去洛川做果客。

我算了笔账，给里里外外的地面铺上水泥地板，买物料的钱加人工费用，一万元差不多够了。在我家西边一公里处，有一条小溪，那是村里的水源地。在一处平坦的地方，有一片芦苇长得特别茂盛。我用手扒了扒，下面全是沙子。沙子金黄，间以细小的云母，闪闪发亮。这是从上面的云母矿冲下来的石沙，全都是质量非常好的沙子。我粗看了路线，决定轻便施工，这片沙子，用摩托车搬运，两天可以全部运到家。

给地上铺水泥，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当然，这是最经济的方法。另外一个方式是铺木板，铺了木板不但住人舒适，而且不用请工匠，因为我有过铺木板的经历——2005年，在离三门峡大坝不远的槐扒村，我帮人铺过。那是个夏天，是我出门打工的第六年。我们一帮人在黄河边上掏黑煤，狗钻的洞子，优质的煤源。有一天，老板喝醉了，指着太阳说，你们好好干，不怕没工钱，日头一升一落，就有



一万元。在黄河千年冲刷的岸边，形成了断崖似的黄土塄，刀切似的断面长满了酸枣树。我们在断面上掏出洞穴，让它成为生活的家。

我的同伴是一些重庆人，重庆人打工也讲究，要带家属。有一位同伴结婚不久，为了对得起新人，他要在窑洞里贴壁纸，铺地板。我们帮他从河对面的平陆县买来木板，把工队使用的砂轮机改成电锯。我帮着苦干了3天，窑洞焕然一新，不逊于酋长的洞房。

赵孟頫是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出身高贵，却是亡国之臣。他的《鹊华秋色图》描绘了济南的鹊山和华不注山的风景。鹊山在黄河北岸，相传每年七八月间，乌鹊飞翔。又传先秦名医扁鹊曾在这里炼丹，死后葬于此地，故名“鹊山”。华不注山在河南岸，与鹊山隔河相望。该画描绘的是秋天的景色，鹊山圆实，华不注山高耸，画风简逸，古意悠悠，苍茫之中透着俊秀。

此画在元明两朝一直藏于民间，到清朝才被收入皇宫，深受乾隆皇帝喜爱。据说，有一年乾隆南巡到济南，看见了

窑洞边有一棵酸枣树，花香盈门。这位同伴10年后去了印度尼西亚，赤道地区的夏天让他不得不每天几次投身于巴里托河。不料，一位游戏于嘉陵江和黄河的男人，最后葬身于异国的波涛，也是命数。我猜想，黄河边上我亲手铺就的地板一定还在，酸枣树也一定还在。

想一想，铺木板确实是一个漫长的工程，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现成的木板，算了，还是铺水泥吧。这些天，我开始了

基础工程：打地坪。我给坑洼不平的地面上浇透水，从外面运来黄土，铺上去，再泼上水，把它们夯实，整平，这样一来，将来要做的水泥活要简省得多，也有效得多。

我计划着工期，待爱人回来，这项浩大的工程正好完工。我要为她制造一个惊喜，这惊喜要比25年前，一位女子收到一盒将要过期的月饼美好得多。

（大浪淘沙摘自微信公众号“一地霜白”，连国庆图）

这两座美丽的山，觉得景色似曾相识，命人赶到北京皇宫，将这幅《鹊华秋色图》取来，展开一看，对画作的写实精神赞叹不绝，亲题“鹊华秋色”于引首。

思乡之画

●羊 白

在这样一幅山水写意画里，赵孟頫为什么还要力求真实和准确呢？因为这真山真水里有真性情。

公元1295年，赵孟頫由济南辞官回了浙江老家。在一次聚会上，赵孟頫向众人盛赞

济南的山水。在场的人听得兴趣盎然，只有周密一人面带感伤之色。原来周密祖籍山东济南，由于战乱，一家人逃到南方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第二天，周密找到赵孟頫，希望他再讲讲家乡的风景。赵孟頫旋即凭着记忆画了济南的风光送给周密。所以这幅《鹊华秋色图》，被后人誉为“思乡之画”。

思乡之情人皆有之。为了朋友的思乡之情，倾情作画相送，是文人的惺惺相惜，也是真情的慰藉。

（月亮狗摘自《今晚报》
2022年10月31日）



鹊华秋色图 赵孟頫 元



跑步的向日

● 郁喆隽

2019年10月，肯尼亚运动员基普乔格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以1小时59分40秒的成绩跑完了全程马拉松，成为第一个全程马拉松比赛“破二”的人。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进行了长时间的高原训练，还引入激光测速、团队陪跑减少风阻等科技手段，甚至铺设了专用的倾斜转弯跑道……虽然这个纪录没有被国际田联承认，但依然称得上是人类在跑步事业上的一项壮举。

基普乔格让我想起另一个人——阿甘。阿甘为什么要跑步？这恐怕是每个看了电影《阿甘正传》的人都问过的问题。

记性好的人如果还记得这部电影的情节，可能会说，阿甘智商只有75，他在学校里经常被欺负。所以，只要他的朋友珍妮喊“跑，福瑞斯特，跑”，他就开始拼命跑。没想到他因此练就了“飞毛腿”，跑进了橄榄球队，还跑进了大学……但这个回答只解释了阿甘最初跑步的原因。

然而，在影片的后半段，当珍妮离开之后，他又开始跑步。一开始，他只想跑到路的尽头，跑到镇里。但没想到他一往无前，他从东海岸跑到西海岸，累了就睡觉，饿了就吃饭，跑到蓬头垢面，头发胡子一大把。此时，他为什么跑步？当他第二次穿越密西西比河的时候，有记者拦

住阿甘问道：“请问你为什么要跑步？是为了世界和平吗？是为了无家可归者吗？是为了妇女权利吗？还是为了保护环境？”但是，阿甘自己觉得，他们可能不会相信，有人就是什么原因都没有，只是单纯地跑步。他回答说：“我就是喜欢跑步。”

很多人看到新闻，就追随阿甘去跑步。跟着他跑的人越来越多，但他们都很自觉地跟在阿甘身后几十米。跑了3年2个月14天又16小时后，阿甘回头看着跟他跑的人，突然说：“我感觉累了，我要回家。”于是，他就回家了，剩下那些“追随者”面面相觑。

阿甘不仅说出发就出发，而且说回家就回家。这大概可以回答“阿甘为什么要跑步”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用手段指向目的；然而在阿甘那里，跑步不是为了出名、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减肥，甚至不是为了活动，跑步就是为了跑步。用哲学术语来讲就是“目的本身”——阿甘的跑步不是达成任何目的的手段，它就是目的。没有

计较，毫无功利，这恰恰是很多人缺少的全神贯注于一事的心态。这种心态使得阿甘这样一个大时代里的“龙套”跑成了自己的主角。

阿甘喜欢跑步，你喜欢什么呢？

（烟 浦摘自《书城》
2022年第9期）



电影《阿甘正传》剧照



读书是人类最简单的奢侈，再富有的人，能买到的最好的智慧也来自一些经典书籍。鼓励读书，引导读书，总没有错。虽然我读书的经验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但它至少是我走通的，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这九字真言是我的体会，它们不仅适用于做事，也适用于读书，而且是很好的读书方法。“不着急”是对时间的态度，“不害怕”是对结果的态度，“不要脸”是对他人评价的态度。

不着急，是指给成长以时间。读书的确能增长智慧，但是，你不要期待读了一遍《论语》，就能成为孔子。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其实也强调了耐心。“破”是指认真读和反复读，破了万卷之后，下笔才能有神；破了一卷，那还在迷糊中，分不清东南西北。需要澄清的是，万卷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古书通常简短，读万卷书也并非不敢想象，像《资治通鉴》这样的大部头，全书294卷。一个人一周读两本书，一本是可能没那么多阅读快感的经典著作，一本是自己有阅读快感的新书，一年下来，大概读100本书，10年下来，你就是读过万卷书的人了。

不着急，还指读书的时候不要匆忙。没有人催你，你也不要惦记着用号称读书多去显摆。读书只是为了打发无聊、增长智慧、脱离苦海，没什么可以显摆的。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崇尚倒背如流，我也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崇尚一目十行。这些都是外道，不要搭理。

不着急，甚至意味着花些笨功夫，比如，背字典，英文词典和《新华字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都可以拿来背；比如，背诗词，可以在《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千家诗》等书上下功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读书之法，唯笨不破。

不害怕，是指给自己以信心。无论某本书的作者是多么了不起、其名声多么如雷贯耳，你也不要害怕，而是平视他。求真，不薄今人爱古人；认可天才的存在，但是也相信，我们都是地球人，天才也有很多局限性。

不要脸，是指给不完美以容忍。没人能读尽



九字读书法

●冯 唐

天下书，没人能尽知天下事。不知道商鞅是卫国人，不丢人。不知道一些字的发音，不丢人。没有读尽《四库全书》，不丢人。生命有限，

知止远远强于拼命装有学问。拿我举例，我把多重积分都忘了，我没细读过任何一本讲西方哲学的书，今生我也不想再读了。

以上是我和大家分享的九字读书法。腹有诗书气自华，世事艰难，大家都要多读书，磨好剑，江湖见。

(茶 烟摘自微信公众号“冯唐”，(美)米卡伊尔图)

琥珀象

●范 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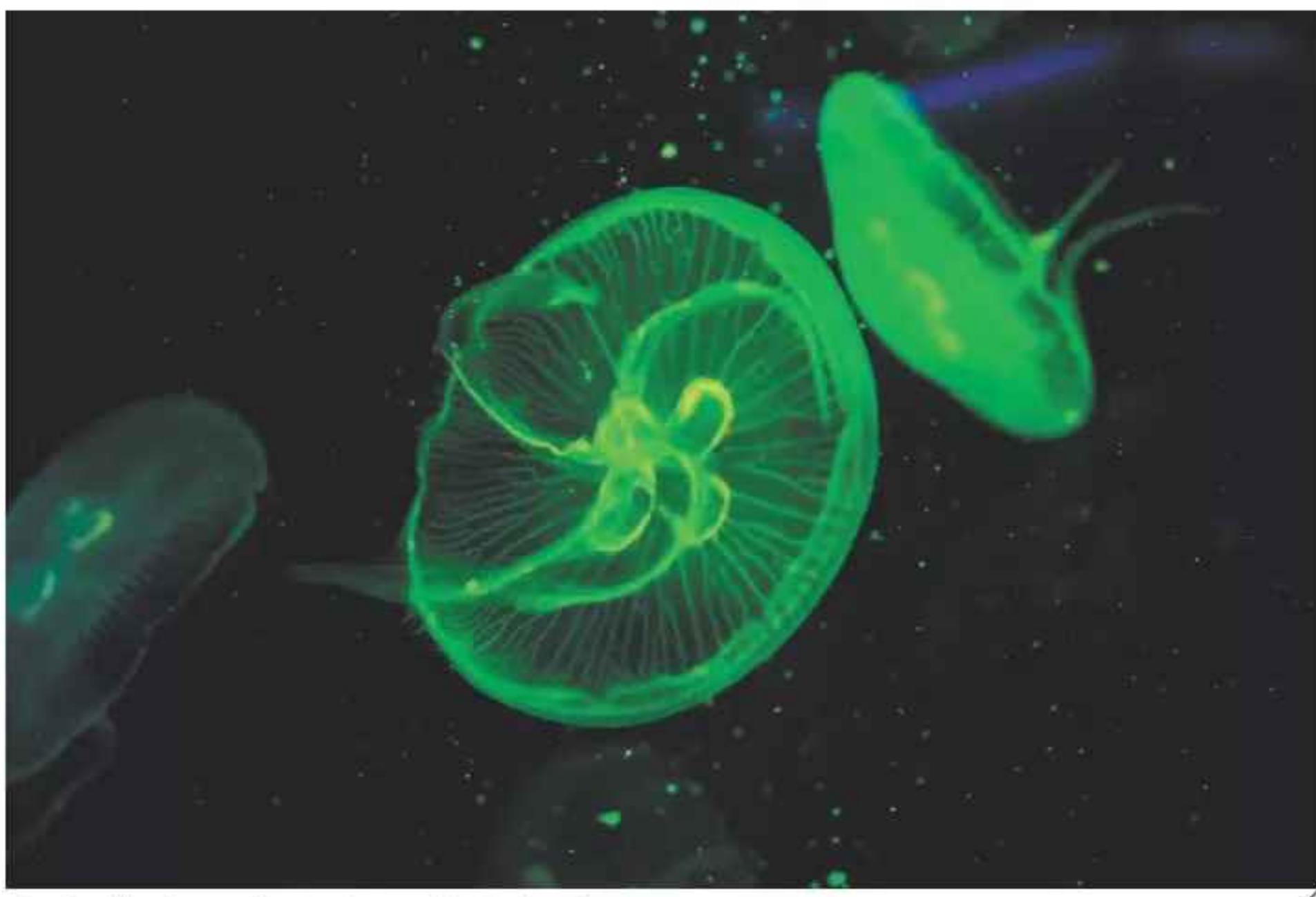
琥珀象是生活在琥珀里的大象。

散步，思考，洗澡，睡觉——琥珀象一生都在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琥珀里度过。

有人看到也没法把它捡走。

因为有大象生活的琥珀都非常沉重。

(雨 猫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时间熊，镜子虎和看不见的小猫》一书)



绿色荧光蛋白让水母发出绿光——

故事还要从美国西北部的海岸说起，每年夏天，这里就会出现许多水晶水母。当这些水母受到惊吓的时候，它们就会发出一圈淡淡的绿色荧光。

这些迷人的水母引起了一位科学家的注意，他叫下村修。

水母为什么会发光呢？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下村修每年夏天都会驱车跨越整个美国来此捞水晶水母。

经过多年努力，下村修终于从几万只水母体内提炼出了几种关键的发光蛋白，其中一种叫作“绿色荧光蛋白”，正是这种蛋白质让水母发出了幽幽的绿光。

他发现这是一种在生物中罕见的可以独立发光的蛋白质，只可惜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村修在将这种蛋白质的理化性质研究透彻之后便只得将其束之高阁。那时的他还不知道，他所发现的这种蛋白质将会在几十年后带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生命科学革命。

但本文的主角并不是下村修，而是十多年后第一个站出来用绿色荧光蛋白敲击新时代大门的道格拉斯·普瑞舍。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基因工程逐渐在生命科学领域崭露头角，而普瑞舍率先嗅到绿色荧光蛋白在这轮风口中的强大潜能。他想到如果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把绿色荧光蛋白

“拴”在细胞内的其他蛋白质上，就相当于给这些蛋白质打上了“正道的光”，从此这些蛋白质在细胞内的一举一动都将无所遁形，而这将成为人类史上第一种可以精确观测蛋白质活动的技术。

但是，普瑞舍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申请科研经费时处处碰壁。

一直到 1988 年，他好不容易从美国癌症协会那里申请到 20 万美元的科研经费，这才得以放手一搏。

普瑞舍要实现用绿色荧光蛋白修饰其他蛋白质的目标，第一步就是找到编码绿色荧光蛋白的基因。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分子生物学尚处于萌芽阶段，做相关实验不但费时费力，而且花费极大。

普瑞舍要寻找绿色荧光蛋白的基因，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下村修学习——去美国西海岸拼命抓水母。

当时的普瑞舍没有终身教职，身边并没有多少学生助手，许多操作都得亲力亲为。即便如此，他还是在解剖了大量的水晶水母后，提取出了其中编码绿色荧光蛋白的基因。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他的工作意义重大，因为在那之后不久，美国西海岸的水晶水母不知为何数量锐减。如果没有他及时提取水母的荧光蛋白基因，人类或许会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和这一生命科学史上十分重要的工具失之交臂。

但是，到这一步，普瑞舍的体力和意志都已经濒临极限。

没有终身教职的他收入微薄，工作繁重，而且把绿色荧光蛋白“拴”在其他蛋白质上的目标又是那么遥不可及。

更棘手的是，他那 20 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就快见底了。

最终在 1991 年，普瑞舍那 20 万美元的科研经费彻底

绿色荧光蛋白的前世今生

● 鬼谷藏龙



道格拉斯·普瑞舍



花光了，而他无论是申请更多经费还是申请终身教职均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彻底放弃对绿色荧光蛋白的研究。

不过普瑞舍在放弃前，将他这些年的科研经历写成一篇论文。虽然这篇论文被后人称为“科学史上最悲壮的论文”，但他的工作早已成功引起了两位大科学家的注意。

马丁·查尔菲和钱永健先后致信普瑞舍，求借他所提取的绿色荧光蛋白基因。普瑞舍便将自己苦心提取的绿色荧光蛋白基因送给了他们。

后来，查尔菲实验室的一名研究生采用当时新发明不久的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在两年时间内迅速完成了普瑞舍未竟的事业，成功把绿色荧光蛋白表达在线虫体内。

之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十分漂亮的细胞图片，而且各种细胞结构能够纤毫毕现，绿色荧光蛋白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查尔菲接力普瑞舍开启了新的大门，那么钱永健则无疑是让人们看清了这扇门的背后有着多么色彩斑斓的世界。钱永健的实验室更进一步——通过一系列基因改造，将“绿色荧光蛋白”变成了“五颜六色的荧光蛋白”。

从此，荧光蛋白从一种颜色变成可以让人随心所欲调配的“调色盘”，理论上只要将多种不同色彩的荧光蛋白以不同比例互相混合，就能调出成千上万种色彩。比如，在2007年发明的一种叫作“彩虹脑”的技术，就借助这个思路，给脑中每一个神经元都随机染上不同的色彩，一举让脑中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清晰可辨，加快了神经科学的研究进程。

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被授予下村修、查尔菲与钱永健3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绿色荧光蛋白研究方面的贡献。在记者招待会上，查尔菲与钱永健都对普瑞舍当年的贡献赞不绝口，若非当年普瑞舍被迫中途放弃自己的

研究，今天的奖章至少得有他的一半。甚至单单考虑他已完成的工作，他也是离诺贝尔奖只有一线之隔的“第四大功臣”。然而在这独属于荧光蛋白的时刻，我们的普瑞舍，那个本该捧起诺贝尔奖的伟大科学家却在开班车。

原来，普瑞舍放弃对绿色荧光蛋白的研究后，十几年里他几经辗转，好不容易在政府部门谋了一份差使，结果横生枝节，又成了无业游民。最后他不得不去车行打工，当班车司机，靠着一小时8.5美元的工资勉强为生。

好在当钱永健听说这样一个大功臣居然沦落至此的时候，将其聘请到自己的实验室继续从事科研工作。

在今天，科技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系统工程，任何突破都是无数人为之努力的

结果。他们中有功成名就者，就必有功亏一篑者，虽然成败不过在一念之间，但这背后所付出的努力与智慧未必相差太远。因此，无论是屹立顶峰、熠熠生辉的群星，还是像普瑞舍这样在黑暗中默默耕耘的无名英雄，他们同样是在为人类的科技殿堂添砖加瓦，都值得我们敬仰与铭记。

（格致摘自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不可思议的科学史》一书）



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从左至右）：下村修、马丁·查尔菲、钱永健

夕阳诗人之歌

● [西班牙]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

○范 眚译

被黄色的夕阳一衬，树木和飞鸟显出黑色。
地面的绿如天鹅绒般的黯然，溪水让玫瑰色的秋
水仙怀抱着，一边流淌，一边无声地呜咽。在树
冠间有夜风的声响，在遥远僵直的树干那边，有
迟到的灯光。

诗人，苍白和孤独的，穿着黑衣，在读一本
爱情小说。

（心香一瓣摘自花城出版社《纸上的伊比利
亚》一书）

马伯庸的创作状态跟大多数写作者不同。马伯庸不太在意是否有清静的环境和整块的时间，他经常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里面装着电脑，但凡有一点儿空闲就打开电脑开始写作。无论是旁边正在修路的咖啡馆，还是朋友凌乱的办公室，都留下过他“奋笔疾书”的身影。

这或许是他与生俱来的一种天赋，但更可能是多年兼职写作锻炼出的本事。之前有整整十年，马伯庸在一家外企从事销售工作，写作都是在工作之余和休息时间完成的。即便如此，他仍以差不多一年一本的速度出版图书。而在几十万字的大部头之外，他还写了不少篇幅短小的游戏之作，并乐此不疲地在微博上活成了一个段子手。

不过，高效的“一心多用”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他经常失眠，清晰地“听”着自己的脑神经如生锈的齿轮一样咯吱咯吱地转圈，感觉就像天灵盖上拴了一根绳，整个人被吊起来软绵绵地来回摆荡。他去睡眠门诊看病时，医生告诉他，这是大脑皮层兴奋过度。

——术——

马伯庸试图尽量不让自己的大脑转得太快，尤其是在他成为专职作家之后。

2014年，他推出了《古董局中局3》。这一年年底，他算了笔账，发现写作带来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过工资收入，于是下定决心递交了辞呈，希望掌控自己人生的节奏，尝试



马伯庸

游戏人间

●徐鹏远

一下自由散漫的生活。在他的憧憬里，此后的生活应该“有一座房子，门朝大海，春暖花开，百兆宽带，还有外卖”。这个愿望在他给自己准备的工作室里，除了“门朝大海”，其余基本都实现了。

有没有大海其实并不重要，反正他也不会出去踏沙冲浪。对马伯庸来说，最幸福的享受莫过于拉着窗帘一个人玩游戏。为此，他买了几乎所有品牌的 game机，在工作室的四面墙边竖起书架，将游戏机像陈列品一样摆了上去。

马伯庸还制定了一份时刻清晰的时间表：早上6点20分起床，给儿子做早饭，然后送他上学；8点30分到工作室开始写作，中午吃饭休息，下午写到5点再去接儿子回家。不过，马伯庸不认为这是

一种自律，因为“自律是要求自己做一件不喜欢的事，而且能够持之以恒，但写作对我来说不是”。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保证每天都能完成4000字，保持手感；二是把写作严格隔绝在生活之外，回家后坚决不开电脑，哪怕灵光乍现、文思泉涌。

然而事实并不那么遂人愿，时间和日程安排可以做到与工作断然切开，思维的运转却没有一个精准操控的暂停键。即使只是看看电视，他也总会不自觉地去做叙事技巧分析。何况他已经给自己挖了太多“坑”，每一个都像幽灵一样，常常不经意就游荡出来，撩拨一下他的大脑。“我的电脑里就有一个叫‘坑’的文件夹，一有想法我就新建一个文件写下来，等条件成熟了再拿出来写。这样的文件夹我已经攒了20多个。”

这其中有一个“坑”，让他牵挂了4年，直到2021年年底才终于用80万字填上。那是一个关于中国第一代公共慈善医生的故事，贯穿了晚清政局、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小说最终取名《大医》。

马伯庸觉得，自己的所谓高产只是得益于大量的阅读和调研，“就是苏轼那句‘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这回写《大医》，他仍旧买了一书架与医学相关的书，从清末的《药学大全》到20世纪60年代的《赤脚医生手册》《农村常见病防治》，再到当代学者的医疗社会学著作，他都寻



来阅读。他还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旧档案库搜集资料，寻遍了学术文库、二手书市场和各地的图书馆，并走访了很多老医生。他甚至花了一年时间阅读《申报》，每天看二三十份，希望自己能进入当时的语境和氛围。有时候他也会困惑，自己到底是为了写小说而去查资料，还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查资料的理由才去写小说。

对于阅读，马伯庸是有一点儿焦虑症的。他的眼睛一刻不能闲着，等地铁、红灯或者坐电梯的时候也必须看点儿什么，哪怕是附近的广告，否则他便会陷入严重的无聊和惊慌。在这个意义上，其稳定而均匀的输出节奏在某种程度上亦可以算作焦虑的一个副产品。

——法——

倘若就此以为马伯庸是一个汲古穷经、日拱一卒的苦行派，实在是大错特错。于他而言，写作仅仅是对舒适感的一种追求。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既不把写作视为多么神圣的使命，也没有一定要写出鸿篇巨制的豪情壮志，只要写得过瘾就行。

这种游戏精神，在他早期的写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当时马伯庸发布在网络论坛上的文字，很多都是和网友闲扯或讨论的结果，用马伯庸自己的话说，“有点儿现场说书时抓现眼的感觉”。即使是他正

儿八经创作的第一部长篇作品《风起陇西》，一样充满了恶作剧般的玩笑趣味。

不过如果说之前的论坛帖子还只是灵机一动时信笔挥就，随性地在科幻、武侠、灵异等不同类型的故事之间穿梭游走，那么，看起来天马行空的《风起陇西》，实则正式开启了马伯庸明确的写作方向和招牌性的文学模式。不论此后的《三国机密》《两京十五日》，还是最新的《大医》，抑或是他最为知名的《长安十二时辰》，无一不是历史演义与类型叙事的巧妙拼接之作。马伯庸对这种创作模式有一个简洁易懂的解释：“历史上每一件事都有一个内幕，如果没有，那么就制造一个出来。”

解锁了故事宝藏的马伯庸，并没有马上迎来属于自己的开阔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留给大众的“段子手”印象远远盖过了作为作家的形象，他的人名比他的书名更知名。

《古董局中局》的诞生，才是马伯庸真正成为畅销书作者的转折点。

《古董局中局》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运筹

帷幄”的结果。早在2010年，替马伯庸打理作品版权和商业事宜的公司就开始帮他寻找新作品的题材了。于是在《古董局中局》动笔之前，小说的故事布局、情节走向乃至影视改编的思路就已然策划在案了。虽然当双方偶有意见分歧时仍会以马伯庸的想法为主，但他真正落笔还是试了三四稿不同的叙述风格。因为公司图书事业部的经理说，他们需要一个连前台小妹都能读得下去的雅俗共赏的故事。一开始，马伯庸并不认同这个意见，但到最后，他不仅接受了建议，还主动地寻求起“老妪能解”的效果。因为那时家里刚好请了一位照顾儿子的月嫂，马伯庸就把写好的小说拿给她看。本来开篇写了一个人与文物之间的缘分，没想到月嫂直接跳过那几页才开始读。等到成书时，这部分内容便被他删去了。

——道——

在马伯庸的很多故事里，主人公都有着一种相似的执拗：《风起陇西》里的荀诩顶着官僚系统的内部掣肘，孤独而坚定地追查着真相；《古董局中局》里的许一城螳臂当车，明知失败还是一往无前；《长安十二时辰》里的张小敬如一匹孤狼，受尽误解仍要拯救整个长安城……但这绝非源自他的某种自我投射，恰恰相反，他并不固执。“我不是那么轴的人，我的座右铭



《风起陇西》剧照

在古时候，有两个人来到一个叫马奴沙的地方。他们随便拦下一个农夫，宣称自己是掌管文艺的神的仆人，特意来告知农夫，他就是钦定的诗人，负有振兴本土文艺的责任。离开后，两个人忘记了此事。大约十年过去，因偶然机会，两个人再度来到马奴沙，见到已完全是一身诗人打扮的农夫。让他们吃惊的是，原本健

就4个字——随遇而安。”马伯庸说。这与他的童年经历有关。因为父母从事的行业是机场建设，儿时的马伯庸只能跟着他们不断搬家，从小到大一共转了13次学。“对于小孩来说，面对不断出现的陌生环境，他的生存哲学就是好好适应它。”

所以，虽然他强调“写作是一种本能冲动”，要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却不会在通向市场的有效路径出现时，由于要坚持自我而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和犹疑、挣扎与抗拒。况且在他看来，风格和写法上的转换并不意味着妥协或者讨好，而只是追求的自然变化。

马伯庸不是一个拧巴的人，他有自我调节的方式，更不认为有些事必然地处于对立状态。就像面对不断攀升的作品销量和纷至沓来的影视资本，他会有意识地调节自己的创作，以避免“被热度冲昏头脑或者被流行的事物裹挟”：“每次出完一本畅销书之后，我都会停下来冷却一下，写一本不一定会畅销的书。”与此同时，他也坦然面对商业上的

壮的在田里干活的人此时已衰弱得连路都无法走。他脸色惨白，嘴唇发黑，像饮了毒药一样，全身上下没有一块有肉的

地方。可怜的农夫央求集市上的人将他抱回家，他说，巨大的负担将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两个外乡人无法否定他的神圣。

这个童话告诉我们，让我们觉得自己肩负重任的，很可能是路人开的一个玩笑。

(苔 痕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通宵俱乐部》一书，杨志平图)



成功，并能十分自然地和市场拥抱。他甚至为此从文学史层面找到一份依据：“我一直把文学作品分成两种，一种叫‘我文学’，一种叫‘你文学’。所谓‘我文学’，就是不去管周围的人，只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比如屈原的《离骚》、李白的《将进酒》，就是典型的‘我’的内心澎湃得不得了，要宣泄出来，至于谁听谁不听以及谁能听得懂，作者并不关心。‘你文学’实际上是中国通俗小说的滥觞，作者会有意识地做一些商业上的迎合，明清的出版业其实都是一种‘你文学’。这二者一直并行不悖，后来有所合并有所继承，到现在已经没有纯粹的‘我文学’或者‘你文学’之分了，大家都有一些商业上的考虑，也有一些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对自己的创作和身份，

马伯庸一直有着明确的自我定位。他说他生产的是消遣品，没有达到文学的程度，只是“一个有趣的历史小说作家”。然而，一个熟读历史、可以在各种缝隙中以假乱真创造故事的人，真的就止于有趣吗？他说自己还有一些东西没写出来，但他没法给出具体的回答，只说那是一种感觉、一个不确定的状态。

事实上，马伯庸的小说不尽然如他所说那般只是有趣。比如《风起陇西》的结尾处，当间谍疑云背后的真相浮出水面时，对权力本质的揭露已颇有况味和力道；又如《长安十二时辰》如同一则寓言，不露声色地盯着繁华之下的虚弱和空无……当然，马伯庸对于这些大概永远不会给出回应。“这是评论家的责任。用一个网络术语叫‘破梗’，作者自己不能去破梗。”他说。

“所有的想法都是一片混沌的雾。”这是马伯庸给出的一个“终极答案”。

(横 云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2年第40期，本刊节选)



哭 声

● [日] 水野叶舟
◎马晓云 译

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

深夜，一家人正在熟睡，突然响起了婴儿大哭的声音。无论大人怎么逗他或怎么哄他，他还是止不住哭。他的眼睛似乎看到了黑暗中的什么东西，因极度恐惧而声嘶力竭地哭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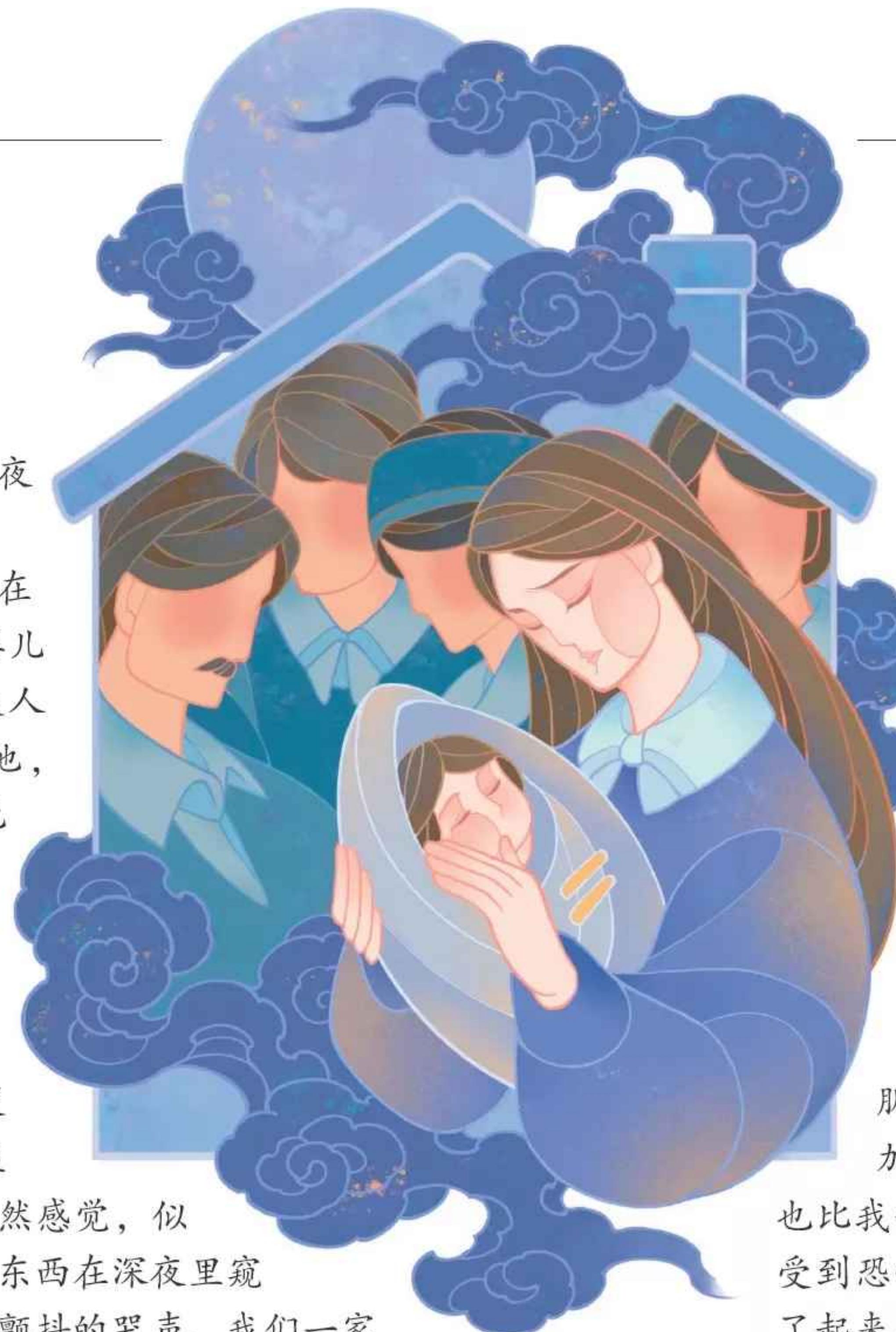
听到婴儿的哭声，身处薄墙和破屋顶庇护下的大人也突然感觉，似乎有类似冷漠背影的东西在深夜里窥视着大家。听着婴儿颤抖的哭声，我们一家人面面相觑，脸上都是不安的神情。

这时，风吹打着家周围的树丛，突然发出嘈杂的声音，有树木晃动的声音、风吹打窗户和屋檐的声音，令人感觉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向这个家袭来。于是，婴儿又提高了音量大声哭起来。

婴儿的母亲抱起他，哼起《摇篮曲》。不管她怎么安抚，婴儿还是不停地哭。于是，她转过头来看着我。

“为什么呢？到底是怎么了呢？”现在不光是婴儿，连大人们也产生了深切的恐惧之感，这在他们的眼神里体现了出来。

我瞬间觉得，现在居住的都市突然变成荒凉的旷野。幸存的人聚集到一起，设法先熬过一夜。不管是熟悉还是陌生，人们为了应对眼前恐怖的环境，暂且把怀疑放到一边，互相依偎在一起。然而，恐怖的破坏者正站在黑暗之中，从这个破屋子的墙壁之外、从屋顶上窥视



着我们。我们也不得不体验着末日来临的恐惧之感。

婴儿哭得更凶了。我不由得想，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孩子。我们只是为了尽可能地跟更多的同类居住在一起，才把他抱到了这里。然而，他的眼睛、他的肌肤比我们这些成人更加敏锐和柔软，因此，也比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和感受到恐怖之物的模样，于是哭了起来。听着他的哭声，我们也不禁感到恐惧。

周围是死一般的冰冷气息。它在逐渐靠近，现在似乎与我们仅一墙之隔。

“为什么会哭成这样啊？”我也无力地说道，发出了绝望的叹息。

“为什么呢？”上了年纪的人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这时，婴儿突然停止了哭声。于是一家人又陷入沉默，只是互相对视着。外面还有风吹的声音。

婴儿累了，趴在母亲怀里睡着了。婴儿的哭声戛然而止，大人们的心也逐渐沉静下来，灯光也变得朦胧起来。于是，年老的人先睡着了。整个房间都开始弥漫着微弱的疲惫气氛。风还在呼呼地吹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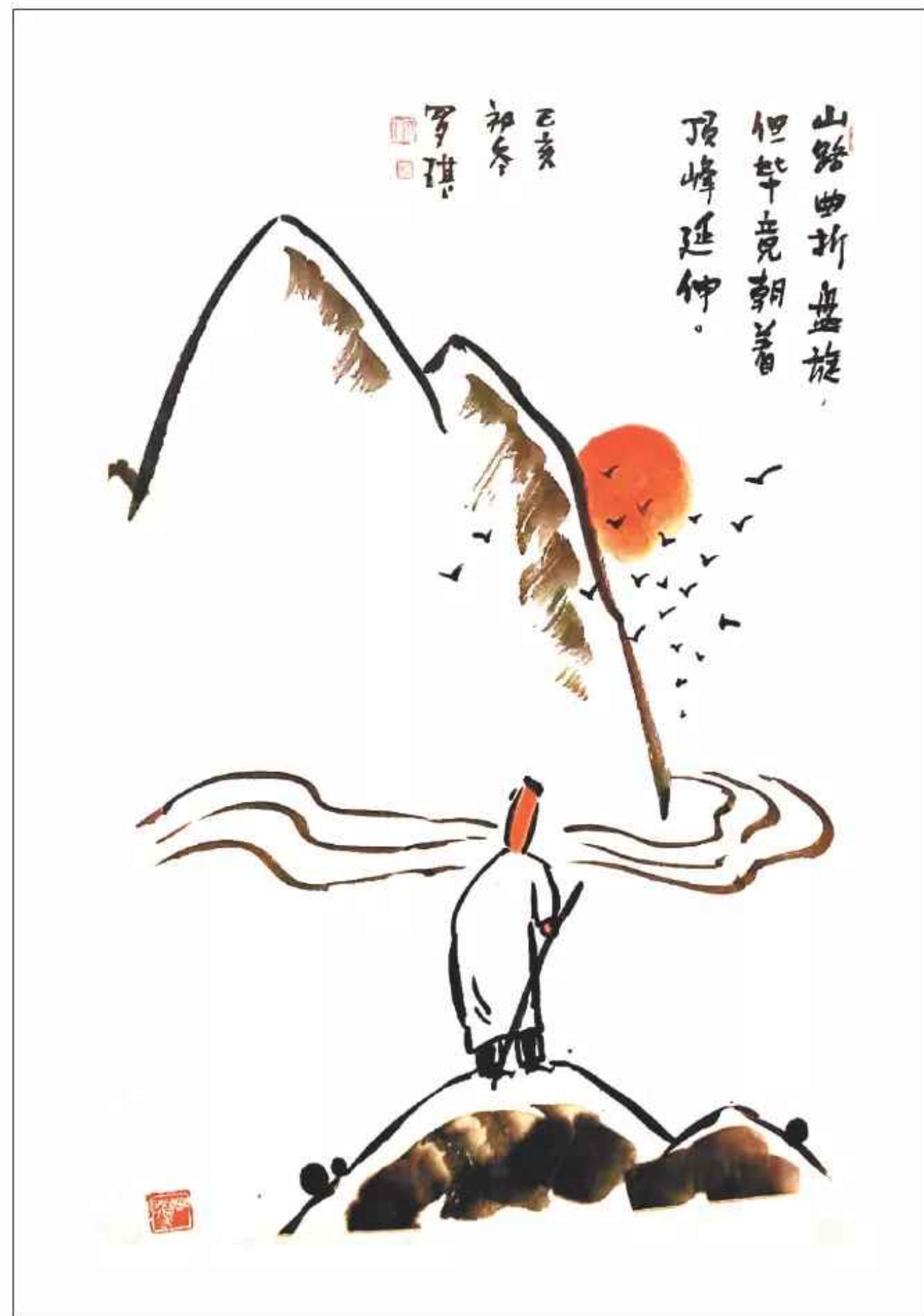
我们不知不觉地进入温暖的梦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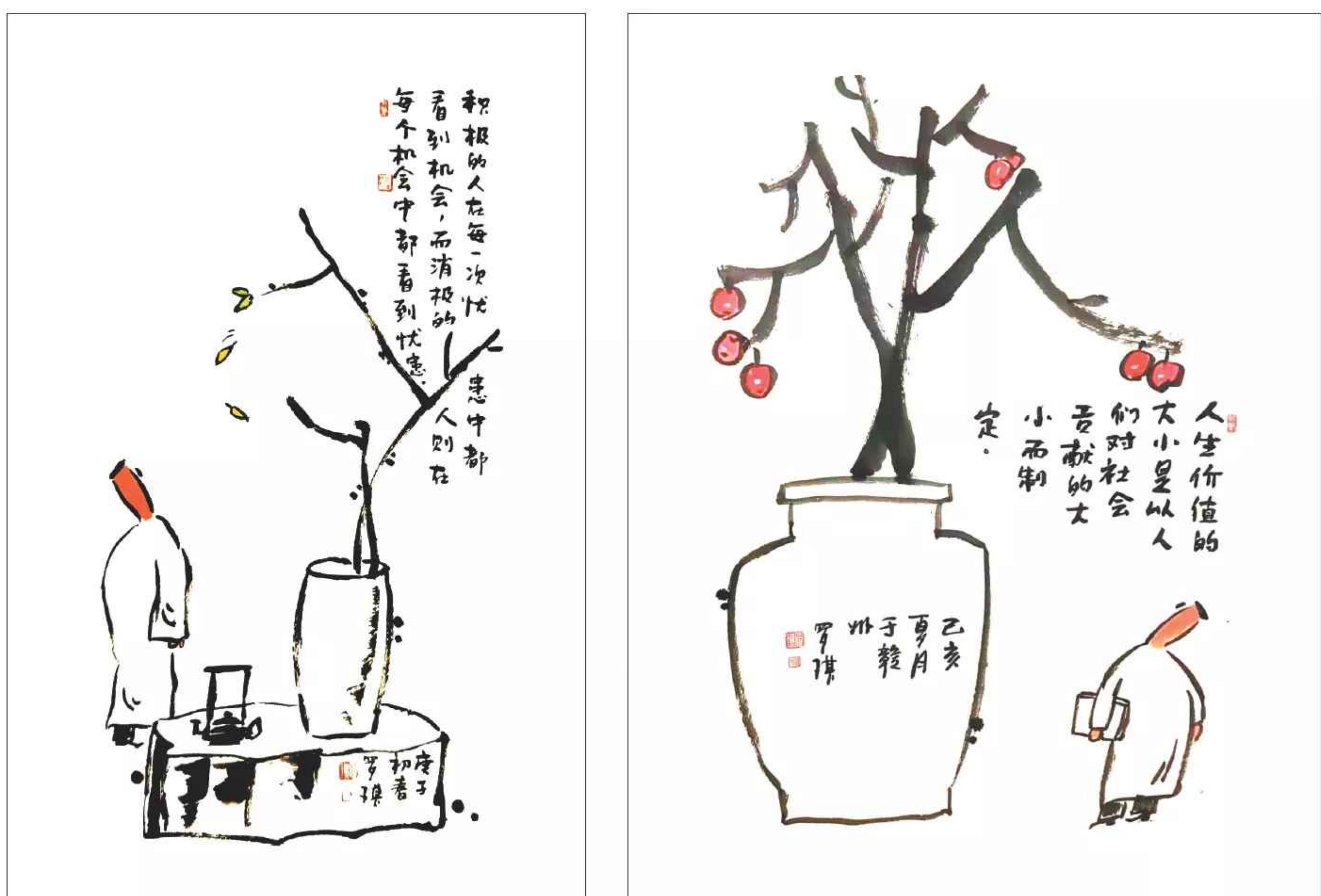
(钩 白摘自清华大学出版社《回声》一书，曾 仪图)



语丝画痕

● 罗琪





古代盔甲为何多是黑色和红色

●冷兵器研究所

甲胄爱好者往往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日本保存下来的古代盔甲不是黑色就是红色，而根据文献，中国古代的盔甲也明显都是黑色或红色。玄犀甲和朱犀甲，就分别是黑色和红色皮甲。那么，为什么盔甲往往是黑色或红色呢？

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要先说一种看似与盔甲无关的东西——漆。本文所说的漆，不是现代所使用的各种油漆，而是过去被称为大漆或者生漆的天然漆。这种天然漆是从漆树上割取的。

漆树分布很广，在中国，除黑龙江和新疆外，其余省份均有栽培。另外，漆树在朝鲜和日本等国也有分布。刚割取的漆液呈乳白色黏稠状，在接触空气后，漆的颜色会因氧化而慢慢变深，最后变成黑色。因为生漆氧化后色泽比较深，往里面加入别的颜料也不明显，所以不少漆器不是黑色就是红色。有关出土文物显示，东方的传统盔甲，特别是皮甲，都是要上漆的。

除了日本现存的盔甲，在中国发现的相关实物或者雕塑也大多如此。比如刚出土的兵马俑身上就带有颜色，其盔甲也是以黑色居多。又如1979年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数十领皮甲，其中包括楚甲和吴甲两种类型的皮甲，以及防护战马的马用皮甲。虽然许多皮甲出土时已遭到破坏，但是，根据皮甲上面的漆壳，仍然

可以分辨出其表面所涂的漆大部分是黑漆。雕塑除外，韩国发现的唐代盔甲甲片也是黑色的。

古代制作盔甲的成本很高，以至早期只有车兵有全装重甲（曾侯乙墓出土的盔甲疑似给车兵或者高级将领使用）。其中，漆的使用就是导致盔甲成本高昂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棵漆树，要生长七年之后才可以进行第一次割漆，而且每割十天就要歇十天。每次割漆，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树皮一割开就有漆液流出，而是要等十分钟以上，漆才会从割破的树皮中慢慢渗出来。漆液的流量非常少，以至有“百里千刀一两漆”的说法，就是说漆农们得走上一百里路，在漆树上割一千刀才能得到一两漆。此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是也生动地说明了生漆的产量之低和价值之珍贵。

而且一棵漆树割一年漆要缓两年，不能一直割，否则会因树皮被割划过多而死去。即使是现在，一套大漆家具的价格也十分惊人。

那么，古人给甲上漆只是为了好看吗？诚然，在战场上，黑色和红色给人一种肃杀的气氛，上过大漆的盔甲外表美观又有一种肃穆感，但是给甲上漆可不只是为了好看，而是有助于提高盔甲的防御性能。

大漆究竟有何独到之处，竟然能提高盔甲





中国古人很早就知道红、黄、蓝三原色了，加上白色和黑色，这五种颜色被称为“正色”。其他的颜色都是用三原色调出来的，因此被称为“间色”。间色被认为是杂色，正色则被视为高贵的颜色。古代五行学说中的金、木、水、火、土也对应这五个正色。许多王朝为了论证本朝建立的合法性，都用五行学说来论证改朝换代的合理性，也都会选择正色为本王朝的崇尚色。

比如，商朝尚白，周朝尚红，秦朝尚黑。

古人认为绿色是“苍黄之间色”，即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而成的颜色，其色不正，是卑微的颜色。先秦时期，人们就看不起绿色。《诗经·邶风·绿衣》中有一句“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意思是说：上衣是绿色的，下裳是黄色的，心里感到忧伤。这是为什么呢？有一种解释认为：古人一般以黄色为上衣，绿色为下裳，而诗里面的搭配则是上下易位，贵贱颠倒。以此比喻夫人失位，贱妾上僭，所以“心之忧矣”。以绿色代表地位卑微的妾，足以说明绿色的低贱。

古代有很多以绿色为卑贱的例子。春秋时，卖自己的妻女以求食的人，都要裹绿头巾，以示卑贱。唐代贞元年间，《封氏闻见记》记载，延



古人为何瞧不上绿色

●讲历史的王老师

陵令李封对犯错的官吏不加杖罚，而只是让他裹绿头巾以示羞辱，错误严重的戴的

时间长，过失轻微的戴的时间短。

到了元代，绿色成为最卑贱的颜色，并衍生出“绿帽子”的说法。《元典章》记载：“至元五年（1268年），准中书省札：‘……娼妓之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绿）头巾。’”意思是说，如果家中有女子做娼妓，她的男性家属就得戴绿头巾。到了明朝，规定从事歌唱表演行业的伶人要裹绿头巾，还要穿绿衣，将特殊行业的绿色服饰进一步以法规形式固定下来。所以元朝之后，穿绿不仅仅是卑贱了，还是一种侮辱。

（林冬冬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古代人的日常生活》一书，小黑孩图）

的防护能力呢？这是因为，大漆的主要成分是漆酚，其他还有树胶质、氮、水分及微量的挥发酸等。漆酚的分子结构，使得漆酚具有芳香族化合物和脂肪族化合物的双重特性，在漆酶的催化氧化作用下形成漆酚多聚体，再加上长侧链的氧化聚合反应，从而形成网状立体结构。这种结构除了使漆膜光泽明亮、亮度典雅、附着力强，也使得大漆的漆膜具有优异的物理机械性能——坚硬。在现代，鉴别大漆家具的时候，除了闻味，一般也会拿硬物划一下家具表面。

这样厚厚的大漆涂在盔甲外面，就像给盔甲贴了一层硬化膜一样。所以，真实的皮甲可不是影视剧中那种软皮子。其制作流程为：先塑形，

然后翻范，之后进行焙烧（ $60^{\circ}\text{C} \sim 70^{\circ}\text{C}$ 的温度加热）、浇注，再对模具进行修整和配套。经过这一系列工序之后，再夹入皮料。然后进行高温处理，把皮料压制成甲片，最后打开模具，把甲片取出修整上漆。

本来加热压制后的甲片已经很坚硬了，曾有人测试，用60磅长弓射击一件只经过普通处理、没有上漆的皮甲，结果在13米的距离上，没能射穿皮甲。再刷上大漆之后，甲片硬度更强，这样穿戴者才会有信心去面对战场上的刀枪箭矢。

（格 物摘自新世界出版社《军事里的中国史》一书，肖文津图）



当 下

● 张晓风

“当下”这个词，不知可不可以被视为人间最美丽的字眼？

她年轻、美丽、被爱，然而，她死了。

她不甘心，这一点，天使也看得出来。于是，天使特别恩准她遁回人世，并且可以在一生近万个日子里任意挑一天，去回味一下。

她挑了十二岁生日的那一天。

十二岁，艰难的步履还没有开始，复杂的人生算式才初透玄机，应该是个值得重温的黄金时段。

然而，她失望了。十二岁生日的那天清晨，她的母亲仍然忙得像一只团团转的母鸡，没有人有闲暇可以多看她一眼，穿越时光回奔而来的女孩，惊愕万分地看着家人，不

禁哀叹：“这些人活得如此匆忙，如此漫不经心，仿佛他们能活一百万年似的。他们糟蹋了每一个‘当下’。”

以上是美国剧作家怀尔德的作品《小镇》里的一段。

是啊，如果我们可以活一千年，我们大可以像一株山巅的红桧，扫云拭雾，卧月眠霜。

如果我们可以活一万年，那么我们亦得效仿悠悠磐石，冷眼看哈雷彗星以七十六年为一周期，循环而至。并且翻览秦时明月、汉代边关，如翻阅手边的零散手札。

如果可以活十万年呢？那么就做冷冷的玄武岩岩岬吧，纵容潮汐的乍起乍落，浪花的忽开忽谢，岩岬只一径兀然枯立。

如果真可以活一百万年，你尽管学大漠沙砾，任日升月沉，你只管寂然静阒。

然而，我们只拥有百年光阴。其短促倏忽，只如一声喟

然叹息。

即使百年，元代曲家也曾给它做过一番分析，那首曲子翻成白话便如下文：

号称人生百岁，其实能活到七十也就算古稀了，其余三十年是个虚数。

更何况这期间有十岁是童年，糊里糊涂，不能算数。后十载呢？又不免老年痴呆，严格来说，中间五十年才是真正实数。

而这五十年，又被黑夜占掉了一半。

剩下的二十五年，有时刮风，有时下雨，种种不如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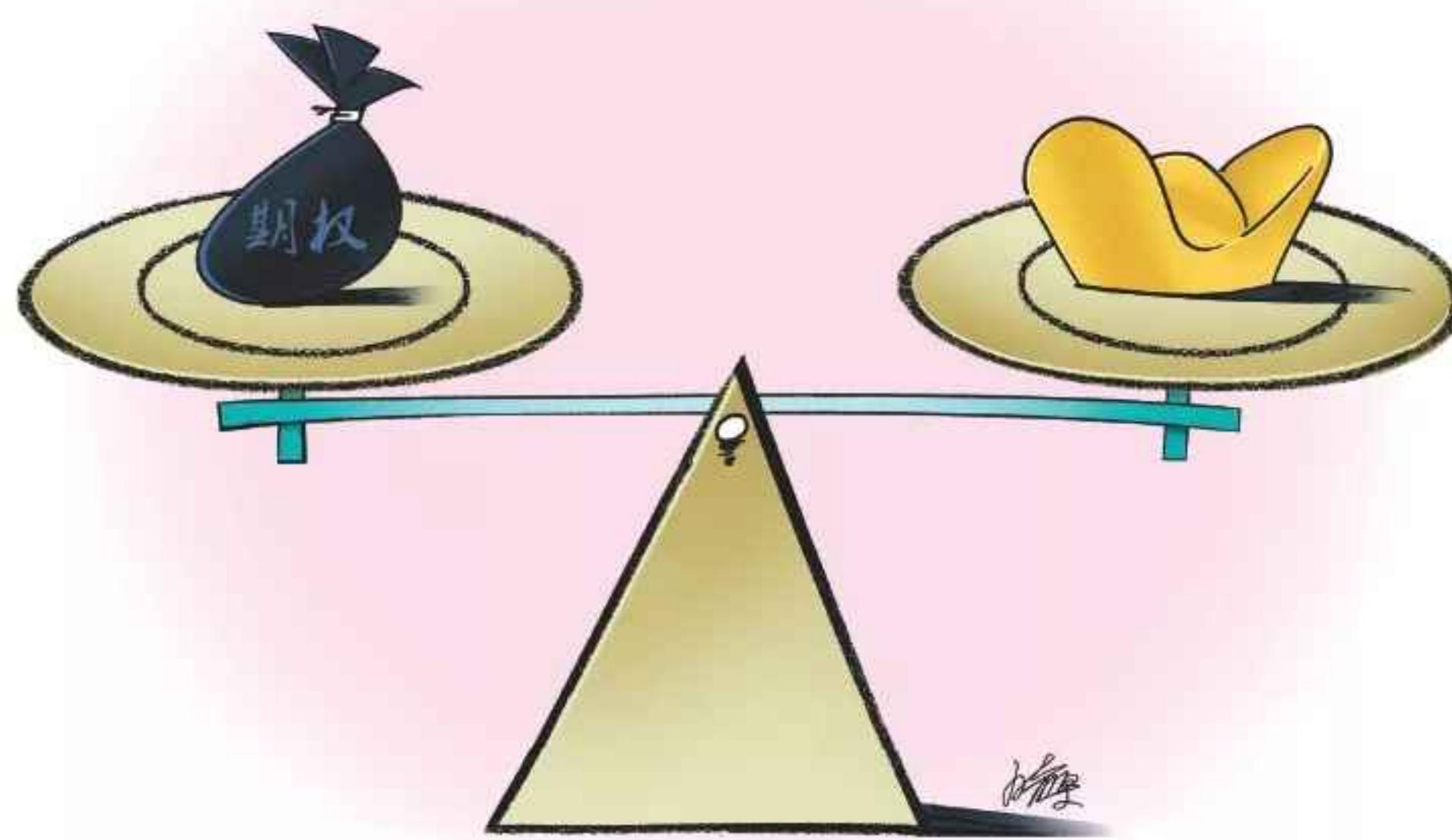
至于好时光，则飞逝如奔兔，如迅鸟，转眼成空。

仔细想想，什么都不如抓住此刻，快快活活过日子划得来。

元曲的话说得真是白，真是直，真是痛快淋漓。

万古乾坤，百年身世。且不问美人如何一笑倾国，也不问将军如何引箭穿石。帝王将





期权和现金，孰轻孰重

● 崔 璞 ←

一个男生问我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期权和现金，孰轻孰重？

他说：“最近在面试，我发现很多公司会把期权作为薪酬的一部分和候选人谈判，感觉是希望用未来的更大收益劝说我接受现在低于我预期的薪水。但是，期权价值如何，后续是怎样的退出机制，这些公司都没跟我讲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抉择啊？”

“你问对人了。”我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我就是那个会把期权作为一部分筹码的老板。”

作为老板，为什么会考虑释放期权？

其实期权挺珍贵的，也不是向谁都释放，它一般只面向非常少的高阶人才。比如，老板觉得一个人能为公司带来价值，跟公司彼此契合，所以希望能通过期权跟他达成某种“长期价值”的共识，而不是合作一天算一天。当然也有一种情

相虽然有他们精彩的脚步、犀利的台词，我们却只能站在此时此刻的舞台上，在灯光所打出的表演区内，移动我们自己的台步，演好我们的角色，扣紧剧情，一分不差。人生是现场演出的舞台剧，容不得再来一次，你必须演好当下。

生有时，死有时

栽种有时，拔毁有时

.....
哭有时，笑有时
哀恸有时，欢跃有时
抛有时，聚有时
寻获有时，散落有时
得有时，舍有时
.....
爱有时，恨有时
战有时，和有时
以上的诗，是号称“智慧

况，就是优质人才的薪资要求很高，以公司现有的能力，付不起这么高的日常薪水，也有公司会把期权作为未来价值的“现实折算”——如果接受期权，那就意味着候选人相信这个公司的未来价值，也愿意通过自己的付出争取到这个价值。

候选人做出判断最简单的方法，是了解其他员工的兑现方式。已经有兑现的，那就相对比较清楚了；如果都还没有兑现过，那就要求看“期权协议”，了解兑现条件和期权价值。

当然，这个未来价值是存在风险的。

很多公司处在探索阶段，期权走向也就不确定。公司可能被收购、上市，每年都有分红，也有可能因为经营不善，有一天清算破产。

没人能预测未来。你只能在充分分析公司状况的前提下，再做出判断。

但我认为最能影响这个判断的因素应该是：这份工作你想不想做。

如果期权没有如约兑现，那在这里的每一天，是不是能实现自我价值，能提升你的核心竞争力，能让你变得更好——这是我认为除金钱价值之外更重要的增值。同时，也要判断，你是不是能让这家公司变得更好，这也是能让你兑现期权更有效的作为。

越是充满不确定，我们越要把握内在的某些确定性。

这是我作为一个创业者的真心话，祝你知已知彼，百战百胜。

（短桥雪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职场晋升101》一书，喻 梁图）

国王”所罗门的歌。那歌的结论，其实也只是在说明，人在周围种种事件中行过，在每一记“当下”中完成其生平历练。

“当下”，应该有理由被视为人间最美丽的字眼吧？

（止 水摘自现代出版社《走着，走着，在春天》一书，陈 曦图）



我留学时所在的小镇是典型的美国中西部大学城，小镇四周被玉米地包围着，商场里也没有太多好一点儿的品牌。

时日一久，留学生们都养成了自嘲精神，戏称这里是“村儿”。在高速公路上开两个小时车去一趟芝加哥，叫“进城”。在品牌店扫一扫货，去唐人街吃一顿重庆火锅，将买的东西开车拉回来，一路夕阳相伴，玉米地绵延无边，便是“回村儿”了。

解馋、扫货之类的事可以进城解决，但理发成了不大不小的难题。女生还好，往长留就是了。可男生就不好办了——更准确地说，是家里条件没那么好的男生不好办。

韩国大姐李金姝的理发店，刚好方便了陈焕生这样每月剪一次、每次最多消费二十美元的男留学生，所以很受欢迎。

李大姐的店在镇中心的主街，门脸小。当街挂个牌子，再穿上一对风铃，朝九晚五迎风叮当作响。下午五点一到，她就收了风铃，牌子哑了，便是收工了。留学生们虽频繁光顾她的店，都说那风铃声好听，暗地里却笑她的英语太差。

李大姐的店前后有四位理发师：康德姐、纳沙、迭戈和老板李金姝。先说这康德姐：只要她出工，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就肯定排她的号，一者大家同是中国人，二者小费不用给那么多。

据说，康德姐在北京也拿过博士学位，可惜

专业太形而上，搞的是什么存在主义，若非在五道口淘香烟时认识了一名美国人，漂洋过海嫁过来，她怎么可能出现在这村儿里呢？

她嫁过来后生了一个女儿，女儿是地地道道的混血儿，脸上那漂亮劲儿就像迪士尼的卡通人物。可惜她丈夫出了车祸。那是一个细雨天，她丈夫在高速公路上开得飞快，为了躲一头站在路中间不知所措的鹿，车和人在空中翻了两圈。她丈夫生前是这里大学的助理教授，跟许多三十出头的美国人一样，处于偿还各种债务的爬坡阶段。康德姐这边绿卡还没办下来，英语讲得也没那么利索，一夜间就成了遗孀——还是偿还各种债务的遗孀。

正是从这时起，康德姐抛弃了那一书柜的萨特和加缪的著作。她抱着女儿，跟来自世界各地的黑白黄肤色的兄弟姐妹分享她的苦难。虽然她的英语磕磕绊绊，但人们还是听哭了。各种援助纷至沓来。

中国人一般直接出钱，将现金塞进信封里，不见得很多，却实实在在。美国人毕竟在自己家门口，能玩儿的花样就多了：有人帮她找律师，周旋于各种债主间，并加快绿卡的申请进度，有人帮她申请政府救济和医保，还有人建议她在幼儿园帮忙看小孩，打零工。

这些人当中有一位韩国大姐，便是李金姝。李金姝最开始带来各种吃的：一罐罐辣白菜，一板板冷面，一盒盒烤海苔片。两个女人

康德姐

● 小 杜

来往几次，李大姐就问：“你会不会剪头发？”岂料康德姐被问哭了，当下从卫生间里拿出一把剪子。原来丈夫出车祸是因为去底特律开会，穿的西服衬衫是她给熨的，头发也是她给理的。得知丈夫出车祸后，她从垃圾桶里翻出给他剪掉的头发——淡黄色的一缕，收在一个小盒子里。因为亲手碰过，所以头发比骨灰更让人伤心。

李大姐也听哭了，第二天就把康德姐招进店里，让她从零工做起，扫地，洗头，吹风，接电话。康德姐也确实能吃苦，一大早把孩子放在幼儿园，上午在李大姐的店里打工，下午去镇里的社区大学培训，晚上接孩子回家，连哄带喂，看着睡着了，再偷偷开车去福建人开的“唐王朝”中餐馆端盘子。

如此熬过大半年，康德姐虽然瘦脱了相，但英语说得溜了，社区大学也听说了她的情况，提前给她颁发了毕业证。她拿了执照，便在李大姐的店里正式出道。剪普通男发收十五美元，李金姝抽九美元，剩下六美元加小费全归康德姐——照这边的行规，李大姐已经没法儿再够意思了。

结果康德姐和她的剪子受到中国留学生热捧。这首先归功于她的母语，无论剪什么发式都能顺畅沟通。不像李金姝，虽然剪得卖力，但英语太差，说不明白，唰唰唰剪完，都一个模样，就是时尚杂志上那些韩流男演员的机械翻版而已。连陈焕生这样自以为英语还不错的，都受不了李大姐的发音。若非价钱便宜到不剪就觉得吃亏的地步，他早去别的店了。

但让康德姐理发就舒服多了，不但能用中文讨论发型，还能聊一聊哲学。康德姐说她的专业虽是偏现代的存在主义，但她真正喜欢的还是古典主义哲学。她最爱读的是康德的著作，因为康德有点儿像古代那些隐居的贤哲，独居在德国的一个小村，生活简单，作息规律，村民们甚至以他的起居活动为钟点：康德起来散步，大伙儿起来种地；康德中午回家读书，大伙儿回家吃饭；康德晚上出来遛狗，大伙儿也准备洗洗睡了。

康德姐用一口嘎嘣脆的京片子，跟所有留学生讲康德遛狗的段子，很快就有了“康德

姐”的绰号。大家私下里说她为了省车费，晴天骑单车，雨天坐公交车，比天气预报还准，所以论其规律性，恐怕也不会输给康德。

康德姐的操作奇快无比，一手捋头发，一手下剪，简直就是在薅羊毛。这一点中国留学生也喜欢，因为大家不会像美国人那样，把理发当成一种享受。留学生们都是用中午下课或晚上吃饭的零碎时间过来排号，剪完立刻走人。因为消费理念有本质差别，小费就给得不大情愿。康德姐表示理解，毕竟国内也没有给小费的习惯。所以她就更有理由剪得糙、快、猛了，反过来小费也给得更可怜，留下皱巴巴一美元的大有人在。好在双方都不在乎。

赶上秋季入学，康德姐突然单飞了。东挪西凑盘下主街对角的一间小屋，自己当老板，店名起得也够哲学，Kant's Clock，字面意思是“康德的钟”。这可是狠狠摆了老东家李金姝一道，因为这是每年争抢顾客的旺季，而李大姐新招来的理发师纳沙还很不成器，最紧缺的就是人手。

偏偏“康德的钟”又花样频出：剪一个头只需十美元，只排十分钟，比煮两包方便面的时间还快。许多留学生被吸引过去了，但陈焕生还坚持在李大姐的店里理发。

“我很理解那个中国女人，不是不让她走，可跟我打一声招呼就那么难吗？星期天还聚在一起，星期一就在街对面成仇家了？我给她女儿买了礼物，还要认干亲呢！”

李大姐的英语依旧是一股大酱汤味儿，头发依旧剪得一丝不苟，可陈焕生依然听着她絮叨。

剪着剪着，李大姐突然停住了，直起腰，晃一晃脖子，仰头长叹一口气。在她家做过的理发师都会这套动作，估计是一天到晚扭脖子弯腰落下的职业病。舒展完身体，她口气也变了，还是从“我很理解那个中国女人”开始，说那个中国女人的婚姻，说她丈夫的车祸，说她有一个女儿，女儿如天使一般漂亮，却患有重度孤独症。

陈焕生听得倒吸一口凉气：这个中国女人不知给他理过多少次发，讲过多少回康德遛狗，可除了一口京片子、一个戏谑的外号和一条瘦削的身形，他对她一无所知。

（流芳摘自上海三联书店《人间漂流》一书，李小光图）



爱人的秘密花园

●任蓉华

何为孤独？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这世界有那么多人，我却独自走过晨与昏。其实，习惯了形单影只还好，怕的是原本相濡以沫的两个人，转眼间成了孤家寡人。法国小说家斯蒂芬·朱拉的长篇小说《重拾加布里尔的花园》里的主人公马丁恰是这样的不幸者。性格孤僻的他难以接受爱人加布里尔的突然离世，对她展开了近乎疯癫的追忆式挽留，也由此发现了她留下的秘密花园，并从中寻找到了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马丁自幼失怙，与加布里尔的相识相知，让极度缺乏爱的他拥有了可以栖息的避风港。遗憾的是，这部小说却是由加布里尔遭遇车祸去世切入的，沉重的打击几乎击溃了马丁，使其成为一名抑郁症患者。马丁在痛苦中奋力挣扎，他也有过几次尝试，努力让自己不至于与社会完全脱节。现实却是，在他生活的社会，人与人的交往有着太多隔阂，没有人真正愿意花时间深入另一个人的内心，他们只是把马丁当成一个因爱落魄的“非正常者”。

马丁被无论如何也弄不懂、搞不好的人际关系困扰。同事们的恶意揣测，让他精疲力尽又无从辩解，最终，他被辞退

了，离开了工作近20年的岗位。小说中，那一棵独立于墙外的杉树，虽然外形高大美观，却因没与其他树木生长在一起而饱受行人指责，这正是马丁的现实写照。

幸好，加布里尔给马丁留下了图书和一处秘密花园。这是怎样的一座花园呢？其实，这

座花园并不大，是一个绕着公寓楼的后墙、宽五六米的“L”形花园。售楼广告上说它有100平方米的样子，比公寓面积还大20平方米。“要进入花园，必须先经过一个3条边都搁置了许多大小、形状都不同的花盆的露台，一棵形似圣诞树的松树就种在这其中的一个花盆中。而阳台的第四个角落有几个温室，里面的插枝都已变得干硬，枝头挂着一些奇怪的荚果，颜色发黑且卷曲着。”

“只需随便看一眼就足以发现这座花园无视于一切风格上的定位——它既是蔬菜园，又可被称作观赏性花园，也可以说是混合式花园，既有英式花园的特点，又混有法式的风格，甚至可以找到日式花园的影子……”书中这样描述这座秘密花园。

进入园中，马丁如同到达人迹罕见的自然丛





林：公寓的墙及被常春藤缠满的木栅栏之间，是枝繁叶茂的山茶、山梅、黄杨及杜鹃，它们不分种属地被混种在一起，盘根错节，将一条林中小径覆盖得几乎看不见。马丁不得不在长满生菜、草莓、洋葱及大蒜的蔬菜地里，开辟出一条新路。而在花园拐角处，巨大的树木高举起粗壮的枝干以及蓬乱的枝叶，向天空炫耀着这里过度旺盛的生命力。

加布里尔的花园，与其说是城市混凝土中的一块绿地，倒不如说是马丁的“我心安处”。树荫下，他感受到爱人并未离去，他们是永远在一起的。唯有在花园里，他才感到安全，才不会受到来自外界的伤害。马丁给两只鸡取了名字，和它们在花园过起了自由自在的生活。当然，不是绝对的自由，因为没人知道马丁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也没人想知道。即便是在花园，邻居们也不时抗议他的反常行为。马丁只好将自己藏在花园深处，更深处，与花木相伴，只有在那里，他的与众不同方能被温柔以待。

固守在与世隔绝的孤岛，马丁渐渐混淆了现实与理想的界限，他把自己当成了“鲁滨孙”，过上了放纵灵魂的生活。这虽不为社会所

容，但对其本人而言无疑是温柔的，甚至是快乐的。在花园里，他重构了自己的人生信仰，彻底放弃了与世界、与他人的对抗，与生活的坎坷和解。事实上，罹患抑郁症的马丁只是世界上众多孤独者的一个缩影，他们被困于孤岛，且没有“星期五”的陪伴。

每一个与孤独相伴的人，背后都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自己。只是他们没有像马丁一样在挫折过后，走进“秘密花园”，活出另一个“我”。可是谁又能说孤独者就不能好好生活，就非得被这个世界排斥呢？王尔德曾说：“能在美好事物中发现美的意义的人，方为文明之人。对他们来说，美好的事物就只意味着美，别无他意。”秘密花园之于马丁，美好得如整个宇宙。

人间孤独，却有温度。小说最后的重要隐喻，是那个突然出现的小女孩，在暖阳下迎着雾气放声大笑。她明白了给花浇水的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完全可以更多样、更有趣——打破常规，冲破界限，爱与包容，或许才是加布里尔的花园的本意，才是生活的本来面貌。

（帘波摘自《检察日报》2022年10月30日，刘璇图）

有一种人，是天生的伤心人。

晏殊为官几十年，富贵荣华，妻妾美姬，亭台楼阁，谁也不知他为什么能写那么多心事重重、缠绵绵绵的情诗。



伤心人

●潘向黎

还有李商隐、纳兰容若，其实那么深切的爱之哀伤、恋之凄酸，并不全来自现实。现实中，他们的感情创伤不见得比常人多或者深。

可是，他们是天生的诗人。也许花谢、叶落、风过、雪化，也足以伤怀。一个梦，一个身影，一句话，一声箫，亦足以撼摇心魄。

何况，知己会离散，美人会老去，韶华匆匆，飞一般掠过的都是好时光。

元好问写下“问世间，情

是何物”，催生这句词的并非他本人的感情，甚至不是人类的，而是飞禽的痴情。

苦苦追索所谓“本事”，是寻常人以寻常思路来探究，但这些伤心人都不是寻常人。因此，大可不必追索，只管沉入诗境，不辜负他们的伤心，也就是了。

林黛玉也是天生的伤心人。或者说，曹雪芹是，但这和大家族是否败落没有关系。贾府不败落，他也许写不出《红楼梦》，但他是宿命的“伤心人”，诗意地感受和对待这个世界，却是天生的。

（林梦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万念》一书）

上周末过生日，我跟大姚约好，一起去市中心吃饭。大姚是我的助理的姐姐，一个大学刚毕业没几年的社会新人。我经常在她身上看到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二十五六岁女生的烦恼无非是，减肥不成功，没有男朋友，钱不够花。三大烦恼贯穿生活，不过喝一杯奶茶又“满血复活”了。

大姚说：“你别开车了。你过生日，我们喝一杯。”

我想了想，打车来回要200元，不禁揪心地疼痛，出门时还是情不自禁地开上了车。

到达目的地和大姚会合，我忍不住问了一句：“你是坐地铁吗？你怎么来得这么快？”

她脸上浮起一种莫名其妙

的笑容，说：“哎呀，天气这么热，我不想坐地铁了，我打车来的。”

“多少钱？”

“80元。”

“哇，你真舍得花钱。”

说这句话是因为我琢磨了一下，大姚作为外企员工，收入大概是我的十分之一。

大姚沉默了两秒钟，说：“可是天气真的很热，好吗？你怎么跟我的老板一样，我的老板也问我每天怎么上班。”

“你怎么上班？”

“打车啊。”

对她来说，打车上班好像是一种最正当的需求，除了一点，早高峰期间总是要排队。如果排队15分钟以上，她就

有迟到的风险。

我哀叹了一声：“我怎么这么想不开？过生日还舍不得花200元。”

大姚安慰我，说：“我的老板比你还省呢，他骑电瓶车上班。”

“什么？你的老板不是那个公司大中华区的负责人吗？他骑电瓶车？”

“对呀，他家就一辆车，给他妻子开了。”

我一时有些迷糊，有点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感。几年前我还经常批评我妈，嫌她舍不得花钱，老是买便宜的东西。

人的消费习惯，好像跟口味一样，都是儿时训练出来的。我有一次跟最后一班地铁擦肩而过，但因为舍不得100多元的打车费，最终在快餐店里买了杯咖啡，和朋友一起坐了一个通宵。

我猜大姚要是听到这种故事，肯定跟我听我妈忆苦思甜一样，内心不停地翻白眼：以前这些老皇历就不要再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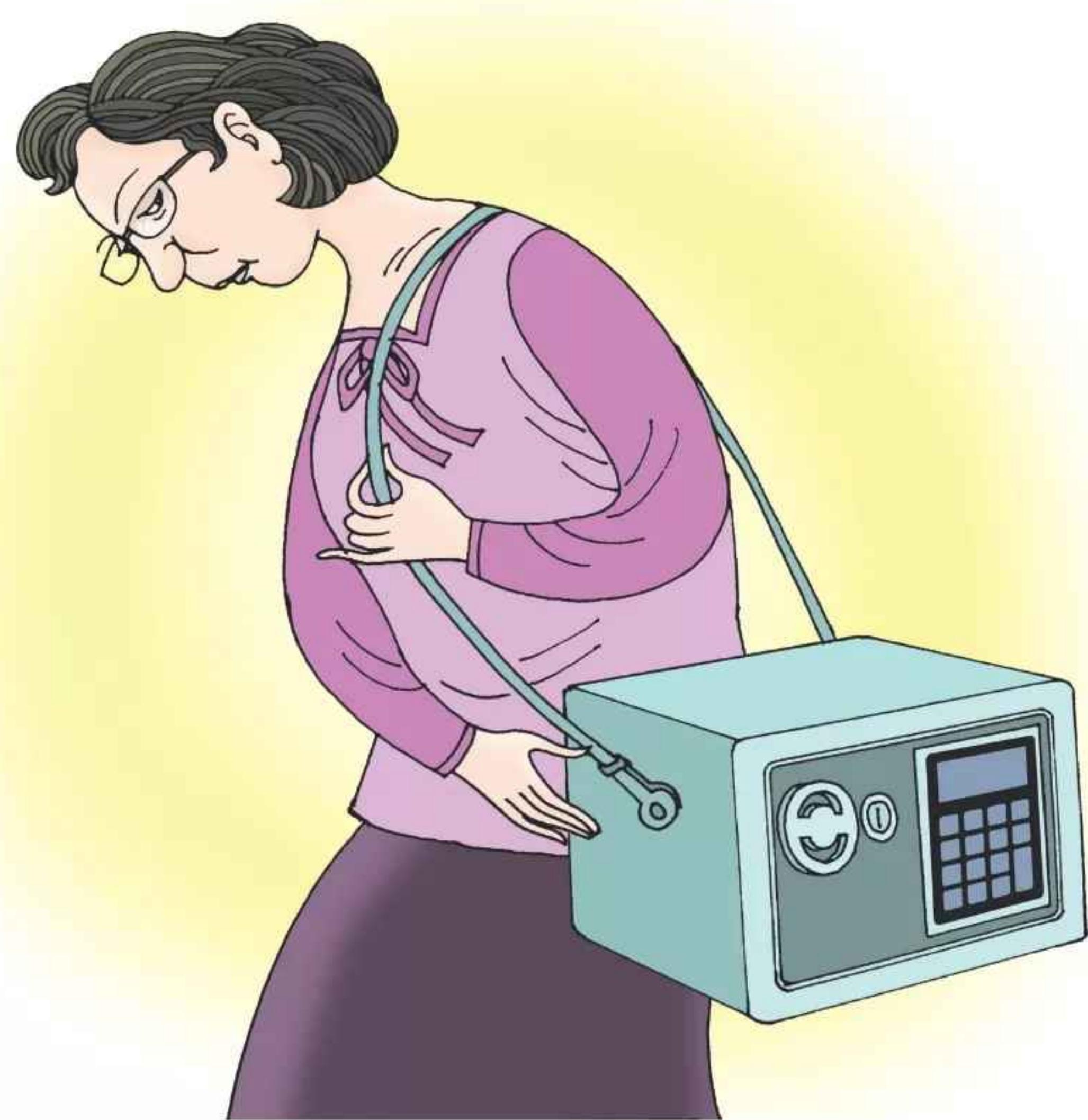
最挫败的是，我终于也来到对自己抠、对小孩大方的年纪。像无数中年人一样，给小孩掏学费时不假思索，给自己花钱会先想想，有必要吗？

不要瞧不起那些衣着朴素的中年人，他们不是抠，只是没有了给自己花钱的欲望。

一家公司大中华区的负责人可以骑电瓶车上班，一个住别墅的朋友某天穿着她的家居外套说：“这件衣服是二手的，你看，是不是喂奶很方便？”我看着那件黑乎乎、毛

为什么我们会越活越抠

●毛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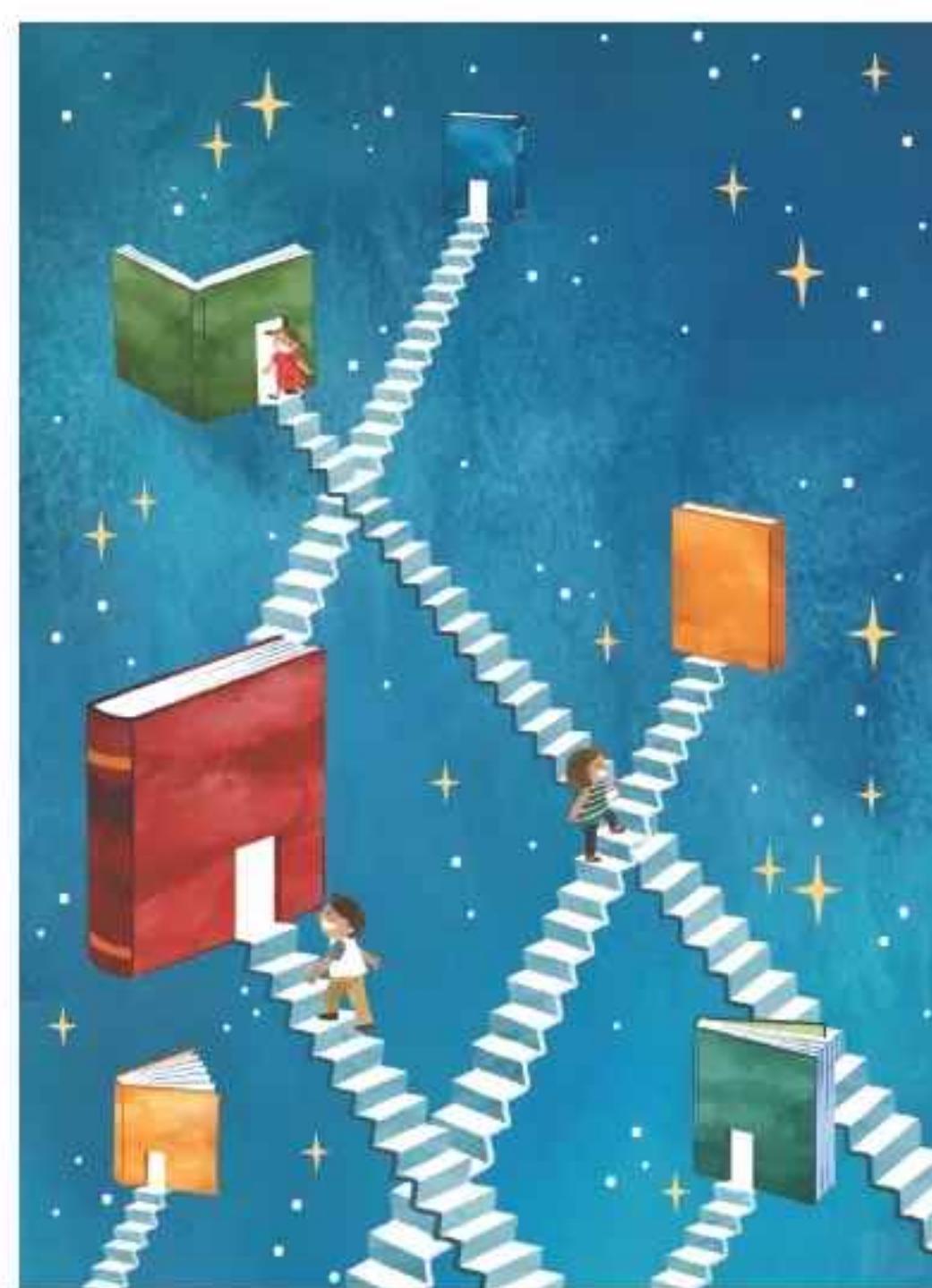


依然爱文学

●李雪涛

波恩火车站附近有一些乞丐和酒鬼，一般来说如果天气好的话，他们都会出来晒晒太阳。有一些则是一年365天每天都在。有一次下大雨的时候，我从火车站的地下通道出来，一个提着啤酒瓶的酒鬼冲我喊：“这天儿真好！”我赶紧离开了。

有一次，时间已经很晚了，我搭地铁从大学回去，离我不远处坐着于乐斯教授。他坐在两节车厢连接的地方，因为人比较多，虽然他在读着什么，我也没打算凑过去跟他坐在一起。



我上车就听到那边有两个拿着啤酒瓶的酒鬼在争论什么问题，竖起耳朵听了一下，得知他们在谈论托马斯·曼某一部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好像两个人互相都说服不了对方。结果一个说，那我们问问于乐斯教授吧。将近20分钟的时间，于乐斯给这两个人讲解了那本小说。下车前，两个酒鬼还好好感谢了教授一番。

回家的路上，于乐斯教授告诉我，有一些很有才华的学生，因为经济或其他原因，后来没能读出来，很可惜，但他们依然热爱德国文学。“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也不一定就是不好的生活！”

（火箭熊摘自《羊城晚报》
2022年10月23日）

茸茸的袍子，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跟大姚在巴黎的时候，一人置办了一件某奢侈品牌的大衣。买的时候她在店里像在思考人生大事一样犹豫着，到底要不要买一件2万元的大衣？好像真的有点儿太贵了，万一父亲不报销怎么办？我一边喝着美丽的导购员送来的香槟，一边说：“不贵不贵，毕竟是大牌啊。”

当时我想，都到法国了，能不买吗？

回国后，小陈说儿子要交1万多元的英语班补习费，我本来心不甘情不愿，心想难道交1万多元他就能学好英语？后来，我看了看身上的大衣，买一件大衣的钱够小孩学一年的英语。我到底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大衣？值得吗？

不值得。

中年人花每一分钱，都会自然而然换算成小孩上补习班的钱。一双鞋2000元，那买3双的钱就可以让他参加一个高尔夫球营队；一件真丝衬衫2000元，那买4件的钱就够他去一趟三亚学冲浪；一条项链2万多元，小孩可以用来买好多乐高玩具了。

我终于彻底理解了那些只在房和车上花大钱的老父老母了。

生活的琐碎彻底击碎了我们，毛姆写《月亮与六便士》，说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看到了月亮。

中年人都是忙着捡六便士的人，人生大纲拿出来：能省一分是一分。

我问起大姚的奢侈品大衣，她说：“真的很值，幸亏买了。”我想了想，我的大衣只出场过两三次，大部分时

间，我就跟那个要喂奶的朋友一样，蓬头垢面，随便穿穿。

年轻人总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天天都在看着天上的月亮。有人赚到第一个100万元就买一辆豪华轿车，有人一毕业就打算环游世界。

就算花光最后一分钱，那又怎么样？月亮好看就行了。

但最终你会抠得像只铁公鸡，甚至会为自己过去的虚荣感到震惊——居然能乱花那么多钱。

大姚总结发言：“我还没结婚呢，我不能过得跟你一样。”

但生活总会把你——一个看月亮的人，逼成捡六便士的人。

我希望有人站出来告诉我，他不会，他没有。

（张晓玛摘自微信公众号“和毛利午餐”，黎青图）



孙洪正把2018年9月19日这个日子记了5年，但贾永婷起初并没放在心上。

那就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三，25岁的贾永婷忙到晚上9点才下班，在回家的地铁站帮助了一位问路的大爷。这种事她经常做。

那天，是75岁的孙洪正独自从山东省莱州市枣林村来北京办事的第三天，他常在这些城市绕晕头。在地铁5号线惠新西街南口站，他又迷路了，路过的贾永婷上前问了情况，说：“我跟您在同一站下车，您跟我走就行了！”最后还硬塞给老人100元钱，并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在接下来的5年里，贾永婷不断收到来自山东莱州的快递包裹：6月是樱桃，10月是石榴，11月是花生。每到9月19日，老人便来信问候。

2022年10月17日，贾永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第五年收到的石榴。有人说，这个像小学课文里的故事，名字应该叫《最珍贵的礼物》。

一

指路是“爱管闲事”的贾永婷做过最普通不过的小事。抗疫捐物资、抗洪捐款、扶贫助人，都是贾永婷经常做的事。

2018年9月19日这天，在地铁站，她跟孙洪正多交谈了几句。

她问：“您晚上住哪儿？”孙洪正回答：“还没有住的地方。”他已经在大街上睡了两晚。这趟来北京办事，他只带了三四百元，除去路费所剩无多，白天也只是吃冷馒头填饱肚子。

贾永婷的心被揪了起来，猜他舍不得花钱。她从自己的兜里找到100元，然后塞给老人。她想，既然他不舍得花自己的钱，可以花别人的钱，起码住暖和点儿。

贾永婷见不得老人和孩子吃苦。半年前，

她把妈妈在蛋糕店抽中的1980元的甜品券兑换出来，送给了家乡山西介休一所乡村小学的孩子。她听在那儿任教的朋友说，班上有一些孩子家境贫寒，有的连买文具的钱都拿不出来。她加入介休市的助学协会，几乎每月都给学生捐款。

在地铁上，孙洪正说什么都不肯收她的钱，贾永婷坚持：“您拿着！在街上睡，您这个岁数扛不了，去找个旅馆住，别嫌贵。”交谈间，车厢里的一位男青年，拿了50元塞给孙大爷，旁边还有一位老家在山东的男青年，邀请大爷去自己家留宿一夜。

分别前，贾永婷掏出纸笔，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大爷，叮嘱他：“在北京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她想，他即使不打，也能落个心安。

最后，孙洪正在这个山东青年的家里睡了一夜，几天后便回了村。

半个月后，贾永婷接到一通来自山东烟台的电话。电话那头喊了一声“小贾”，夹杂着手机的噪声，用山东方言激动地“一顿说”。贾永婷只听懂了约五分之一，大意是：我回家了，我回来就跟老伴儿说，一辈子忘不了你，想感谢一下你，我要给你寄东西。

贾永婷谢过之后，以运费太贵为由拒绝了。接下来的一天，她陆续接到了十多通电话，内容始终如一：“你给我地址。”

二

怎么感谢？没有别的办法。孙洪正有七八棵石榴树，每年结三五十个果，但小石榴多，大石榴少。他挑挑拣拣，摘了树上最大的，勉强凑够8个。他家里还有两亩地，常年种花生，于是又装了3小袋剥好壳的花生仁。

怕石榴被压坏，他又削了几根树枝，钉成一个四角框架放进箱子里。最后写了一封信，封好箱子，骑着摩托车带到镇上，寄往北京。



山长水阔情谊长

●杜佳冰

贾永婷出差结束回到公司，同事惊呼：“你买了什么？这么一大箱！”大家分享石榴的间隙，贾永婷打开了箱子里的信。

她在自己的名字之前看到一段长长的前缀：“金容、厚德、尊贵、美丽的永婷姑娘，2018年9月19日，地铁站素不相识一面，您降福老朽的救助，回家日复浮现脑海难忘，今寄本土产物，微表寸心，忘（望）您不嫌品赏……”

书信结尾，孙洪正还附上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贾永婷想，他大概是想让她放心，自己不是骗子。她眼底发酸，急忙避开众人，跑去卫生间。这封信被她仔细装裱收藏起来，虽然后来她搬家数次，但从未弄丢。

她很快买了些家乡山西的特产和零食回寄了过去。半年后，她又收到一箱烟台的特产樱桃。贾永婷再次回寄了山西的牛肉、小米和太谷饼。

孙洪正收到后想感谢，但又不会用他的老年机编辑短信。于是他把话都写在纸上，骑摩托车带到镇子上的营业厅，让那里的工作人员帮他发出。有时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他也来信祝愿：“6月健康，7月健康，一生永远平安健康。”

2019年9月，贾永婷又给孙洪正寄了中秋节的月饼。到了9月19日，孙洪正再次发短信表达想念之情。贾永婷决定去山东看他。

三

出发前，贾永婷其实已经记不起孙大爷的模样了。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她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一大早，她和朋友从北京出发，到烟台后

租了一辆车，买了礼品，直奔村里去。

孙洪正这天凌晨4点就起床了，扫院子，倒垃圾。他起初半信半疑，8点多打电话又确认了一遍，转头跟老伴儿说：“真来贵客了，小贾从北京来了。”

他急忙去早市买了几条鱼放在院子里，又给她装往北京带的土特产。为表重视，他又通知了村主任，请他届时一起为小贾姑娘送行。

这个瘦小的老汉换上了干净的白背心，套了一件军绿色的短袖衬衫，独自在村头站了一个多钟头，才终于盼来了贵客。

“哎哟，把我高兴的！”孙洪正回忆，“在北京工作的人，能上我们农村来看我，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两个人一相见，贾永婷就没了顾虑。眼前的孙大爷激动又拘谨，掏出兜里的党员证给她看：“小贾，我不是坏人，我入党都50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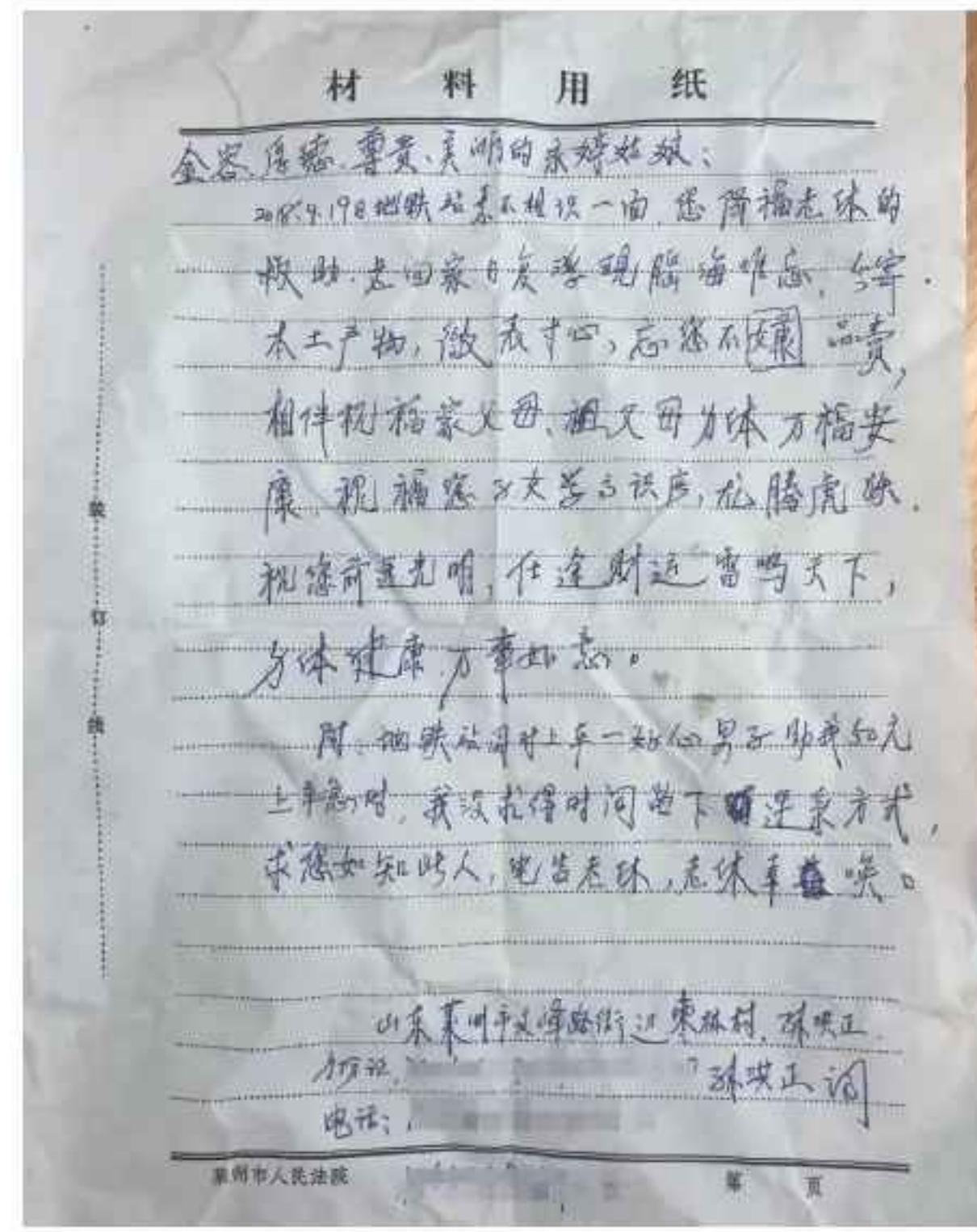
回到家，孙洪正又是拎起大鱼给她看，又是给她摘树上的无花果，又拿着晾衣竿，指着墙上的全家福，一一介绍家庭成员：老伴儿半身不遂，行动不便。儿子在村里开了一个夫妻小餐馆，很是孝顺，知道母亲爱吃包子，基本天天都给送过来。

中午，贾永婷就被安排在老人自家的小餐馆里吃饭。一桌子的海鲜，梭子蟹比人的脑袋都大。贾永婷一行二人，直说“吃不了”，才说服老人，别做那条还没下锅的大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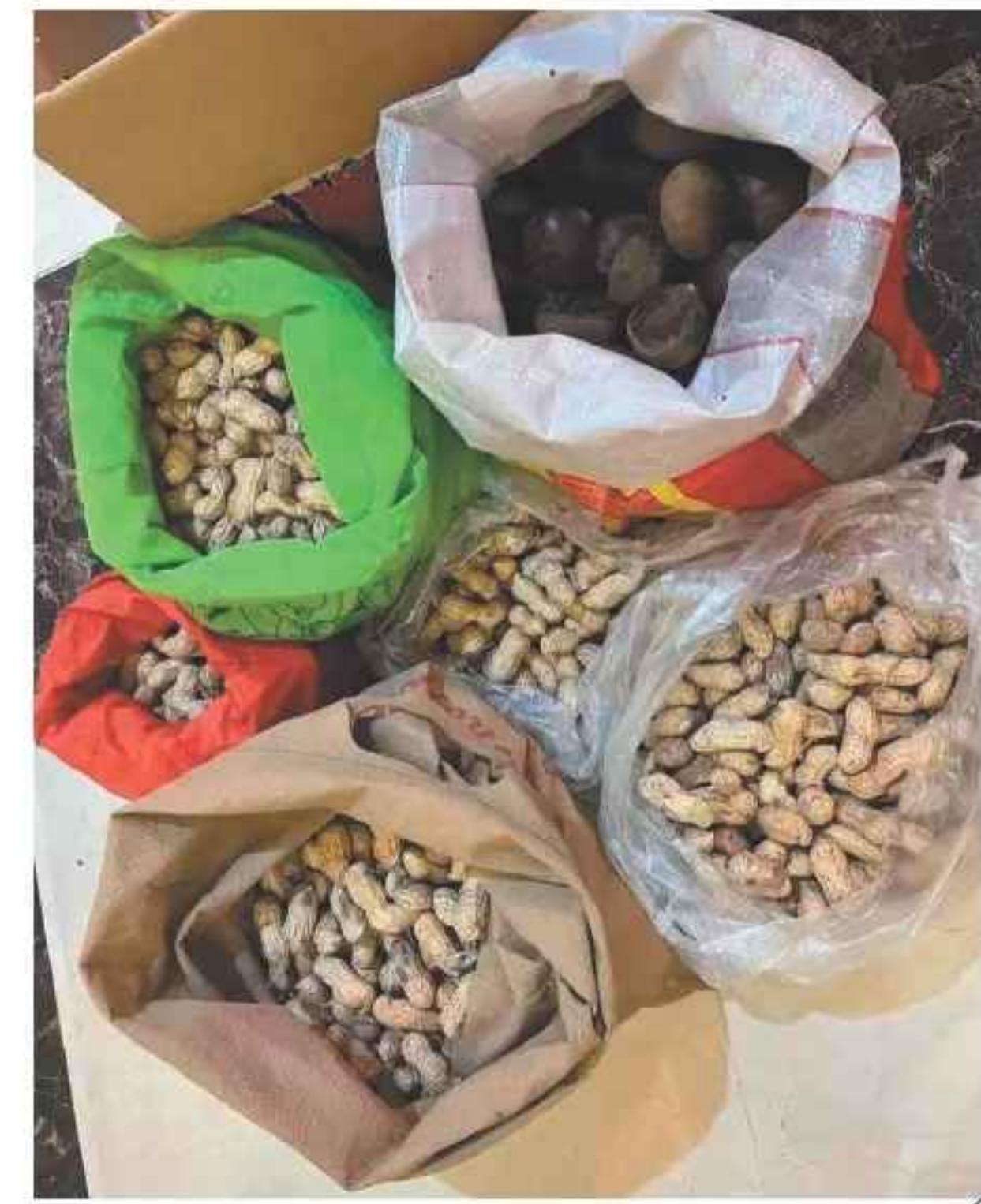
贾永婷看了大爷的家，再看这一桌子菜，心里不是滋味。“人家都说编凉席的睡光床，



孙洪正老人



孙洪正老人的感谢信



孙洪正老人寄给贾永婷的土特产



卖盐的喝淡汤，他们住在海边，可能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吃这些。”贾永婷说。

她本想买点儿东西来看望一下就好，但心一揪起来，又包了800元红包，临行前交给老人。孙洪正眼眶泛泪。看着老两口，贾永婷只想“赶紧走”，“再不走我也要哭了”。

四

回到北京，快递比以往更加频繁地寄过来。

2019年10月10日，她收到一箱东西，一张字条上写着：“甜石榴21个，酸石榴5个（石榴皮上用胶带贴着‘酸’字），甜梨5个，美人红桃子，地瓜2块，花生，核桃（不好看，请品尝）。”

事实上，不仅酸石榴皮上有字，甜石榴上也一一写了“甜”字。

不过后来，她没再收到过酸石榴。“他应该把最好的都给我了，个个又大又甜。”2020年10月收到的石榴，甚至在办公室引起一小阵轰动——其中一颗直径有20厘米，一只手都握不住。“同事们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大个儿的石榴，应该是树上最好的一颗。”难怪她此前婉拒时，孙大爷十分着急，一天打来好几个电话，说石榴在树上舍不得摘，“给你留着呢”。

孙洪正总是算着日子，在霜降节气前后寄出，那是石榴最甜的时候。10个石榴的运费是60元左右，但不是每个快递驿站都愿意发货。有一年他跑了5家快递站才寄出去，实在不行的时候，还得去客运站找客车代寄。

后来，贾永婷也不再推辞了。她开始理解：“人活着总要有个念想，这件事孙大爷坚持了这么多年，不让他寄，他肯定会失落。”就像去奶奶家不带走她准备的食物，她会生气一样。

每次收到石榴，贾永婷都会发一条微信朋友圈，连留言的朋友都熟知：还是那个大爷。

你来我往，5年间，两个人的快递收送不下30次。

五

2021年，孙洪正换了一部智能手机，有

了微信。每当有想说的话，他就写在纸上，拍照发给贾永婷看，因此两个人的沟通更频繁。这一年的“纪念日”问候也来得更早，才9月17日，孙洪正就急切地问候：“九月十九又一年，还有两日如隔年。老朽只能反复看，夜里梦中笑喜欢。”收到贾永婷寄的快递，孙洪正会把字大大地写在快递纸箱上，让老伴儿站在那一摞箱子旁边，拍张照以示“收到”。贾永婷看到图片里的箱子上歪歪扭扭地写满了“谢谢谢谢”“太多了，吃不完”“小贾姑娘太破费了”，总被逗笑。

她常常同步自己的人生大事给孙洪正。结婚、生子，都给他发照片过去。孙洪正让家里的孩子替他发了红包过去，并写字祝贺“母子平安”。听说紫皮花生有补血的功用，他又剥好皮给贾永婷寄去了一箱，让她坐月子时吃。老家的房子新装修了，孙洪正也给她拍照分享。在那张照片里，贾永婷才发现，孙家客厅的全家福照片旁边，竟放着一张自己与丈夫的合影。这是孙洪正从微信里下载下来，自己拿去照相馆打印的。他将照片放大，还专门花28元买了一个立式相框，和全家福放一起，他说：“看见小贾笑嘻嘻的，我心里的烦恼事能去一半。”孙洪正还曾来信问过贾永婷两次，是否知道另外两位帮助过自己的男青年的电话。他只知道那位留他过夜的山东青年是哪个村的，他曾坐车去找，但那里“不通公路，下车得走六七里地”。这份恩情，孙洪正已经不只看作自己一个人的事，而是整个孙家的缘分。他让孙子也加上了贾永婷的微信，日后常联系，“我拉倒（过世）了，还有俺孙子”。

贾永婷新添加的朋友在她的微信朋友圈看到，2022年9月底，她筹款近3000元，通过助学协会捐赠给一个父母双亡的女高中生。有人曾留言：“你是我的微信朋友圈中最有温度的一个。”

2022年10月20日晚，寄完石榴的孙洪正和老伴儿坐在灯下挑挑拣拣，又收拾了满满一箱花生和地瓜要寄给贾永婷。干瘪细瘦的花生留给自己，箱子里的都是今年地里最饱满的。孙洪正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反正也不是啥好东西，但地瓜是甜的，代表我的心情也是甜的。”

（归径摘自《中国青年报》2022年10月26日，本刊节选）





表弟之前是位足球编辑，他认为自己是为足球而生的。

他因为热爱足球而找到工作，与懂球又懂他的人恋爱、结婚。他如此专注于这个行业，以至在亲戚聚餐闲聊时也总以足球为话题。借助职业平台，他亲自策划采访了马尔蒂尼、内马尔、马斯切拉诺、梅西等球星。突然之间，这个看似可以干一辈子的工作，似乎变成90分钟一场的球赛，到点必须结束。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他供职的公司优化裁员，他所在的团队被解散了。

对大多数人来说，热爱和工作本来就是两件事。而对于表弟，热爱与工作要撕裂成两件事，对他的打击可想而知。

和表弟的热爱受阻不同，我的一位朋友在追求所爱之事的道路上一直前进。她编曲、创作、出版音乐绘本，在专业上很有追求。她迷上了笛子和手碟，就潜心钻研，出门也要随身携带乐器，说每天会找僻静角落练习她的乐器。如果出差，她甚至要在车站找到适合练习乐器的地方。她说当好多天吹不出来的最低音，突然有一天从自己的嘴里清晰低沉地传出来，那种如打通任督二脉一般的狂喜让她热泪盈眶。

凡是热爱，皆有所源。

画家刘小东从20世纪末开始，就离开画室走到全国各地写生，主要画各种人物肖像。2012年，有篇专访评价他：“我们在刘小东的绘画中，看到了自己。这些绘画像镜子一般，我们在观看画中人的时候，看到自身的卑微、自身的庸碌、自身的琐碎、自身的习性、自身的历史。绘画中的人，毫无喧嚣的光芒，亦无

热爱 ● 沙子

罪恶的阴影，他是我们所有的在饱尝艰辛的同时又将艰辛转化为乐趣的凡人。”

你我皆凡人，苦在无热爱。

艺术来源于生活，人生就是艺术。2021年，刘小东举办个人画展——“你的朋友”，画展中的人物，都是他身边的朋友、亲人，在他们被记录下来的生活中，你能看到一种凝固的过去。用刘小东自己的话说，画画和生命过程一样，是个“熬”字，不用着急、慢慢来，坚持走自己的路，不停地画，一切都会自然出现。

叶芝在诗歌《当你老了》中写道：“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艺术家就是这样一群朝圣者，他们坚持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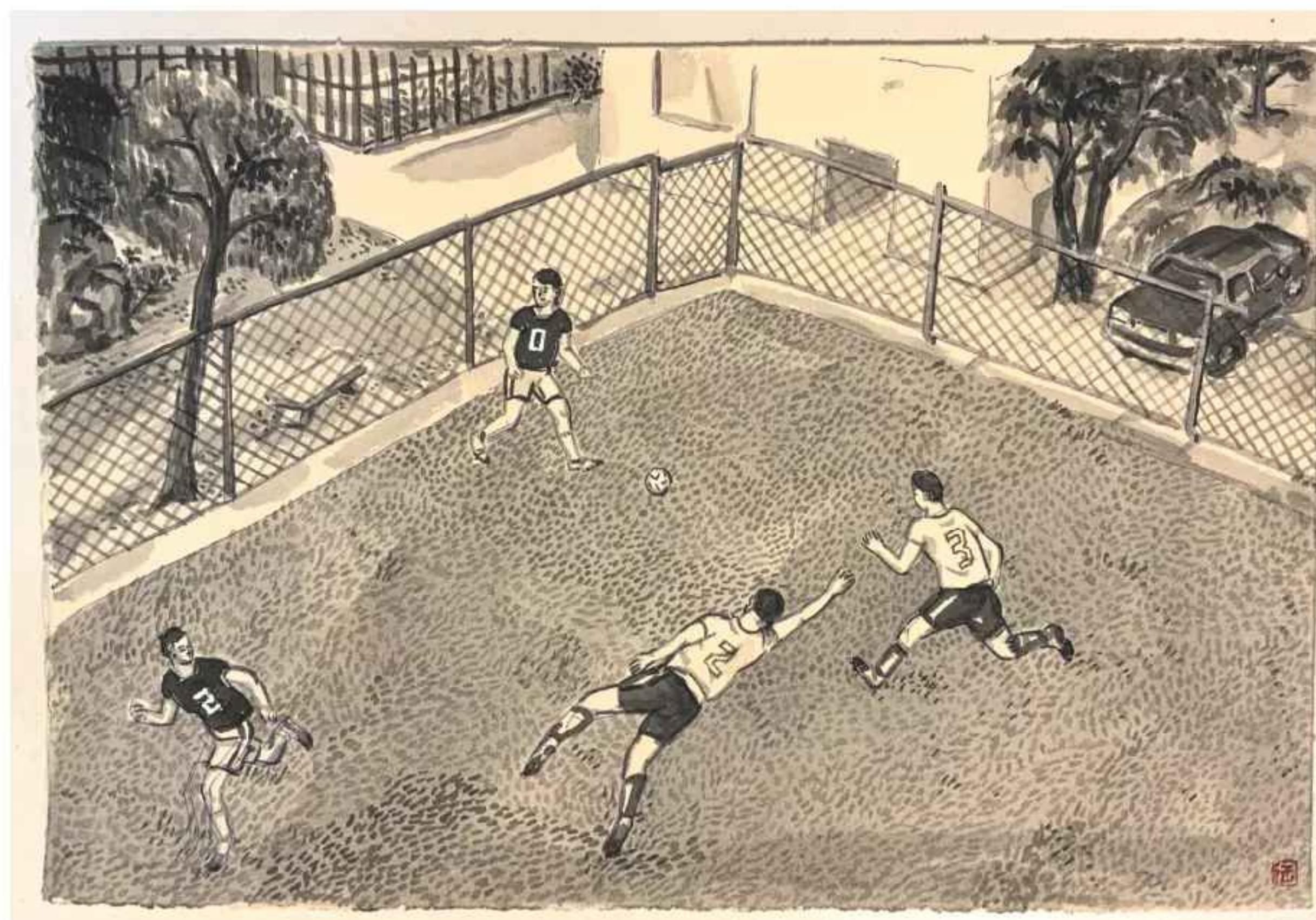
己的热爱，几十年不动摇，正如屈子那般，“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但有时候，艺海茫茫，你的绘画无人看懂，你的音乐无人聆听，你的文章无人赏识。在漫长的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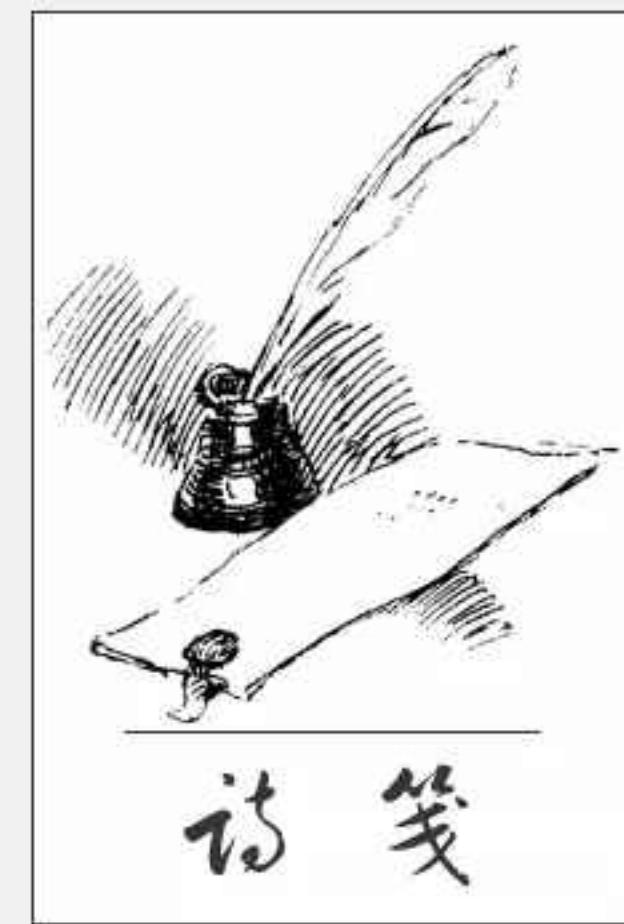
里，可能有一二知己对谈交流，更多时候，孤寂冷清才是人生常态。在成名背后的寂寥时光中的坚持和执着，才是这些朝圣者闪现出的光辉。

不被外界迷惑，坚持热爱会让每一个普通人闪闪发光。谁说只有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

“睡一个好觉，踢一场球，就是我的幸福。”我的表弟仍然坚持每周踢球，隔三岔五会通过自媒体的直播间侃他心爱的AC米兰队。尽管世事纷扰，2022年的世界杯依然如约开赛。

热爱足球的人们，会在这个冬天继续狂欢。
(赵泽浦摘自《小康》2022年第28期，张伯陶图)





时间的裂变

◎何怀素

在宇宙浩瀚中
我找寻一粒希望的种子
它曾藏身于花粟鼠颊囊的一侧
历经时间的裂变
成长为一株倒置的巨杉
它穿过宇宙的边际
将本不可知的未来的谜底送回
抵达我在地球深处的居所
这是一个深藏于地心的秘密
在熔岩沉默的回声里
我跳起宇宙的踢踏舞
直到灵魂虚晃在肉身之外
永生让我沉默也让我孤独
我提起我美丽的裙角
丝绒的裙摆从死的边缘滑过



(过 庭摘自上海三联书店《困兽之诗》一书)